



福昕PDF编辑器

• 永久 • 轻巧 • 自由

升级会员

批量购买



永久使用

无限制使用次数



极速轻巧

超低资源占用，告别卡顿慢



自由编辑

享受Word一样的编辑自由



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001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經名：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撰人不詳，約出於隋唐。一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
本文類。參校本：杜光庭等諸
家註解本。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①。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

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②，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靜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仙人葛仙翁曰：吾得真道，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升為天官；中士得之，南宮列仙；下士修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入金門。

左玄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干，衆聖護門，神升上界，朝拜高尊。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① 此句原作『動者靜之基』，與下文義不符。茲據侯善淵、劉通微二注本及《清靜心經》改。

② 『亦』，原作『以』。茲據《清靜心經》及杜光庭、侯善淵、無名氏、李道純、劉通微等注本改。

（丁培仁點校）

002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左右街弘教大師傳真天師
賜紫廣成先生杜光庭註

經名：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註。一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
玉訣類。

太上老君

太者，大也。上者，尊也。高真莫先，衆聖共尊。故曰太上老君。老者，壽也，明老君修天修地，自然長壽，故曰老也。君者，尊號也，道清德極，故曰君也。以明老君為衆聖之祖，真神之宗，一切萬物莫不皆因老君所制，故為宗祖也。

說常清靜經

此明清靜之理。且常者，法也。常

能法則此經清靜也。清者，元也。靜者，氣也。經則法也，一則為聖人之徑路，二則為神仙之梯櫬。凡學道之人皆因經戒而成真聖。聖人未有不假經戒而立，不因元氣而成道者也。此一章之句分為三段，先明無形之道，次說運行之理，下明無名之法。第一明大道無形，第二明大道無情，第三明大道無名。第一明大道無形，能匠成天地，分判清濁。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道者，開口動舌、發言之詞也。又云：道者，虛無之炁也，混沌之宗，乾坤之祖，能有能無，包羅天地。道本無形，莫之能名。無形之形，是謂真形；無象之象，是謂真象。先天地而不為長，後天地而不為老；無形而自彰，無象而自立，無為而自化。故曰大道。經云：視之不見。故曰無形。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分為陰陽，故為天地也。育者，養也。長養陰陽，故為生育也。陽者，清也，上騰為天。陰者，

濁也，下潛為地。天地者乃大道之子也。此一段明無情而運行，陰陽之用也。

日月者，是陰陽之精氣也。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自無而生有，造化以成形。故天無精氣，無以制日月之明；地無精氣，無以制山嶽鎮焉；人無精氣，無以制身形之存焉。故曰日月稟陰陽之所運行。故知道之無情，隨機而所化。又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經云：用之不可既，無情而運行日月也。日月者，大道之用也。此一段明無名，而萬物自生，長養萬物。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故元氣無形，不可名也。經云：道隱無名。乃生於天地。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者，五行之子孫也。三才者，萬物之父母也。道者，三才之祖宗也。故元氣清靜，不可常名也。凡學道之人且在觀宗察行，若能智性無礙，

可以登涉大道之徑，游於三才之外，常人無所能知也。前章明無形無名，故能運行於日月。此兩句乃是太上之自稱，無名之名，強名為道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吾者，我也。此明太上自言，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此故亦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義也。老君匠成天地，開闢乾坤，變化萬物，不言我為緣。道法自然，不能名號。一則從有入無，或從無入有，隱顯無方，存亡自在，豈有常名之稱焉。故經云：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又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前兩句明太上之所自稱，緣道無名。此後九句明大道尊卑之體，以元炁清靜，以天地男女為喻。就此章中，分為三段：第一明道分清濁動靜之喻；第二明天地男女動靜之機；第三明萬物本末之由。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天也，正陽之炁上騰為天。濁

者，地也，正陰之炁下結為地。夫者，發語之詞也。夫道能清能濁，能動能靜，以至大道無測，常名清濁動靜，皆為至道之用。凡曰學道之士，若能明動靜之炁，安其位，則至道自來歸之。動靜合宜，故為正色也。此四句與前三句俱明清濁、動靜之理。並後二句，共成一章，以契至道尊卑之位、本末之由。於三段之中，第二段明男女清濁之用、動靜之機。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列子》曰：天積炁爾，地積塊爾。天地相連，終不相離。自地以上皆是天也。有諸天諸地，其名不一。四面八天，上有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皆清炁也。下有九地，九地之下謂之風水。風水之下，冥冥不測。自九地之上，上至諸天，皆出混元之圖也。《上清經》云：諸方各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重天，天地之數亦然。此乃以彰至道之尊，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也。男者，陽也；女

者，陰也。夫人在於母腹之中受胎之日，皆稟天地陰陽之炁，以成其形，稟天地純陽之炁者，以成其男。十月之中，常在母左腋下者，男也。稟天地純陰之炁者，以成其女。十月之中，常在母右腋下者，女也。女之水性，極陰之炁，故為靜也。男之火性，極陽之炁，故為動也。動者飛昇，上應於天。靜者濁滯，下應於地。故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男尊女卑，陰陽分矣。故曰男動女靜。此二句明本末之由。與前七句合為一章，義分三別。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本者，元也；元者，道也。道本包於元炁，元炁分為二儀，二儀分為三才，三才分為五行，五行化為萬物。萬物者，末也。人能抱元守一，歸於至道，復於根元，非返於末。末者，化也；本者，生也。人能歸於根本，是謂調復性命之道者也。《南華真經》云：生者，神凝也；死者，物化也。人能歸真神，歸真神是謂返本

還源，不可逐物也。此一段四句明清濁之源、動靜之基，人能有道，道自然皆歸。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①。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清者，天之炁也；濁者，地之炁也。皆因清濁之炁生育萬物。世人若求長生之道，鍊陰為陽，鍊凡成聖，皆因清自濁之所生，動因靜之所起。清濁者，道之別名也。學仙之人能堅守於至道，一切萬物自然歸之。故《西昇經》云：「江河淮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自來歸之。人能清虛，寡欲無為，非欲於至道，至道自來歸之於人。但能守太和元炁，體道合真，萬物悉皆歸耳。此四句明心神本來清靜，皆因世欲之所牽也。」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神者，妙而不測謂之神。心者，神也；神者，心也。心擾則神動，神動則心浮，心浮則欲生，欲生則傷神，

傷神則失道。人能調伏其心，內安其神，外除其欲，則自然清靜。謂下文也。此一段四句，明修行之功，遣欲澄心，自然清靜也。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遣者，去除之喻也。人能去其情欲，內守元和，自然心神安靜。心既安靜，世欲豈能生焉？故引《西昇經》之言，所謂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故以令人絕利一源，修真養性，次保心神安樂。故聖人云：「修真養性，載神扶命，則離苦昇樂，福慶延流，而成真道矣。此兩句為一段，明修真至神，六欲、三毒自然消滅。」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六欲者，六根也。六根者，是眼、耳、口、鼻、心、意也。欲者，染著之貌、情愛之喻。觀境而染謂之欲，故眼見耳聞，意知心覺。世人若能斷其情，去其欲，澄其心，忘其慮而安其神，則六欲自然消滅，豈能生乎？內

神不出，六識不動，則六根自然清靜，故不生也。三毒消滅。三毒者，三塗之根、三業之祖也。三者，身、心、口也。人有身時，身有妄動之業，心有妄思之業，口有妄語之業。此三業又為三毒。又云，三毒者，乃三尸也，彭琚、彭瓚、彭矯。上尸好華飾，中尸好滋味，下尸好淫欲。人若能斷得其華飾，遠其滋味，絕其淫欲，去此三事，謂之曰三毒消滅。三毒既滅，則神和、炁暢、精固，三元安靜，三業不生，自然清靜。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也。上為三境，生於萬物，天下三元掌人性命。且上元主泥丸腦宮，為上丹田；中元主心府絳宮，則為中丹田；下元主炁海，屬腎宮，為下丹田。此之三元，上主於神，中主於炁，下主於精，故乃掌人之性命也。人若能絕其三業，保此三宮，更辯四時之炁，運轉精華，往來無窮，則三丹田固實，萬和柔順。心若太虛，內外貞白，皆因三尸消滅，除假留真，乃為清靜之道。

矣。前明修真至神，六欲三毒自然消滅。此明迷惑未斷，而心有所染著，故未能窮於妙用。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

人若能去前三業，則三尸滅，三尸滅則保其三丹田，三丹田固實則炁通暢，往來無窮，即無世欲牽心，故爲清靜之道。若未能專勤志意，澄心絕慮，則心不能內修至道，難窮妙用之理，則無所制伏於心猿，即漸失精神。精神既失，則六根妄起，世欲牽纏。此謂自不能解於生死之羅，難出輪迴之網者也。前章明能與不能修習。此章獨明能修而不著，破執而成真。九句正經，義分三別，合爲一段。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人能斷情，絕貪去欲，即無三業之罪。不以專志，修於內行，守於絳宮，自內觀己心。心者，火也。故引《內觀經》之言，心者，火也，南方太陽之精，主於火也。上應熒惑，下應心也。心爲絳宮者，神也，妙用不

測，變化無定，神明依泊，三葉如蓮花。又云，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故使學人可以觀之者，心處於形內，不以形觀心。既使形觀，則爲二義。形者舍也，心者主也，舍不能觀主，故不可觀也。可使神觀心。神者炁之子，炁者神之母。但心意引炁，存神而觀之，自然感應。何以知之？古德云：爲使炁神，神之與心，炁之與道，不相遠離。故聖人設法教人，修道即修心也，修心即修道也。心無所著，即無心可觀；既無心可觀，則無所用、無所修，即凝然合道。故心無其心，乃爲清靜之道矣。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心者形之主，形者心之舍。形無主則不安，心無舍則不立。心處於內，形見於外。內外相承，不可相離。心形俱用，不可觀執。凝然混沌，有若無形，亦非無也。若非無心，豈能忘於形體乎？心忘形體，故曰無心。

本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心之與形，動無所染，靜而無著，此謂形無其形也。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五行造化謂之物。又云，塊然有凝謂之形。凡有形質者，俱謂之物也。物無其物者，謂之真，真空也。本經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者，道之妙用也，非世之常物。

三者既悟，唯見於空。

三者，心、形、物也。內外中間，俱無所著，是名無爲。既入無爲，是名空法。空者，道之用也。有用有著，不名於道矣。前一段分三事。此一段獨明無空寂，雖名空寂之理，則俱無所著，即爲真道也。此一章六句，合爲一段。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

空者，真空也。空法之相，乃有二種：有大空，有小空。大空者，無爲不爲之理。小空者，破有歸無，以無爲爲無，是名小空。此二空俱無，即自然不染正性，乃成真道也。空無

大小，亦無所去，有著即顯，無著即隱。空法之相，即隨影而見形，若言無見即斷滅。其法長存，如水似鏡，在人之身，掌人之性命。凡居有質，皆藉道以成形。一切物類，無不從道而生。大道坦然，常存於物，非為斷滅者也。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

空者，亦非大非小，喻如道性，本無長短；亦無塵垢；悟即謂之真空，不悟謂之假相，非為至道。《上清經》云：空假之相，還復成假，亦非為假。道法自然，本無空假。天尊慈悲，乃立空假之相，善巧方便，隨機應化，教導人天，皆歸至道。所說空相，亦非空相。空相是道之妙用，應道用即有，不用即無。非無非有，非名為道。道本無形之形，真之能名；德本無象之象，是謂真象。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非無為也。萬法俱無，是為空無。空無之道，亦非自然。破此空無，還歸於無也。

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無無者，無執也。雖無執見，歸於寂法。寂法亦無，非為寂也，亦非空也，亦非無也。非空為空，謂之真空。非無為無，是無中之法。法亦俱無，歸於真寂。真寂亦無，非為無法，不有不無，非空非色。假名稱見，化導衆生。種種分別，皆為執見。執見既無，名曰自然。清靜非為空寂之法，空寂既無，則湛然常存，豁然無礙，即謂之真常之道也。前六句明空寂之理。此一段四句，明空寂俱無，自然無欲，即成真道也。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

此明法相皆歸寂滅，真道自然，長存不去，無著無欲，自然成道也。

欲既不生，即是真靜。

真靜者，自然無欲也。有欲則患生，無欲則道生。本經云：吾有大患，謂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無欲也，無欲謂之真身。真身者，道身也。前四句明無欲無寂。

此四句明真性之道，隨機應物，無所不應，自然清靜。

真常應物，

真者，體無增減，謂之真。常者，法也。常能法則，謂之真常之法也。法則真常，應物隨機，而化導衆生，無所不應於物，道之物也。常者，道之法也。應者，道之用也。法用無有，皆為常道，常道之中，自有真應之道。故云真常應物，道之妙用也。

真常得性。

凡欲得成真性，須修常性。而為道性得者，動也。動其本性，謂其得性也。

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既在道性，本求清靜，自然應物，常用於世，無染無著，無垢無塵，隨機而化。本經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云：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存者，道也。本清靜常應，而無所不應，隨方而無所不靜。故云常清靜矣。此一段六句，標前清靜之性，道性既清靜，乃得真性；既

得真性，返歸於無得之理也。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

此言清靜之性，名為真道。經中不言，令人須假性修，漸進而成真也。真者，能長能久，不增不減，與天地齊壽，故為真道也。

既入真道，名為得道。

既入真道，名悟修真。鍊凡成真，鍊真成神，神真者，道也。故與天地同壽，日月齊明，造化萬物，故名為得道也。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道者，無得無失，亦無常形。本經云：道本無形，莫之能名。故云雖名得道，實無所得也。大道常存，亦無去住。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前明真性之道返歸無得之理。此明大聖立教，以無名之名，強名為道，教導人天，應接羣品，雖無正形，悟者必得。

為化衆生，名為得道。

化者，返以守真謂之化。化者是遷變之義，逐換應見之名。化別種種，

應見容儀，有無莫測，誘化時人。誘化者，指事為喻，恒勸開悟教道之名。普令後學之人捨惡從善，惜身保命。故要歸於聖教，只如太上西化流沙八十一國，亦法視相；或見大人，身長千丈，或見小人，身長丈八，變見無方，易形改號。或為金仙，或曰梵仙，隨方設化，同體異名。教人修道，去妄成真，乃立清靜之教，皆為化也。應見降生於太清，渦水之右，真源之左，九井長存，雙檜猶在，見其道相，以化人天。又《聖紀經》云：老君自上古混沌初分，或以未分，開闢天地，安置日月星辰，分配五行，造化萬物，代代不休。為天王之師，時人莫能知之，非獨為西國演化。所言道本自然，無所不入，十方諸天，莫不皆弘至道。普天之內，皆為造化。蠢動含生，皆有道性。若能明解，即名為得道者也。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悟者，覺也，猶通也。通者，達也。凡學仙之士，若悟真理，則不以西

竺、東土為名，分別六合之內，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為尊，亦不以象教為異，亦不以儒宗為別也。三教聖人，所說各異，其理一也。本經云：同出而異名。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能悟本性，非分別所得也。但能體似虛無，常得至道歸身，內修清靜，則順天從正，外合人事，可以救苦拔衰。以此修持，自然清靜。傳者，付度之名也。人能清靜，至道自來，不求而得，不學而成。本經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清靜自然，聖道歸身。所以言可傳聖道也。凡此一段，前獨標無爭無德。後學衆生皆執偏見，妄情所起，失道迷源。老君又徹其前意，以上下有殊，乃破執性。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爭，求靜也。所言上士好爭處而求安，靜本性而自靜。爭者，執有也。上士不執有見，非為喧爭也。緣下士求達本性，故好爭而求靜，以其執

見而求之者也。是名能體道合真者，不著於耳、目、鼻、口、身、意之病，亦不著於鹹、苦、辛、甜之味，亦不著於宮、商、角、徵、羽之音。此之執見皆非本性。此者下士好爭之理，諸見無心，豈有爭乎？人若無爭，為清靜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德者，貴也，有名稱也。上德者，明上古之君本無名號，亦無所稱，故言不德。本經云，上德無為者，道德所稱也。又云，有若無，實若虛。道者若執有見、有名，即非上德也。本有不無，不虛不實，應用即有，昧用即無。故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而不言者，隱也。又知可如不知，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故云知者不可言也。故云上德不德，下德執德也。下德執德者，有名跡功業，以成稱名自見。凡諸有見，皆生分別。又本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何以分別？既有分別，即為執德。若能除兩件之心，乃名為自然

之道。兩件者，有為、無為之法。或立無為為是，破有為為非；或執有為為是，乃破無為為非。此是兩件之心。至道自然，亦非有為，亦非無為。故至道自然，湛寂清靜，混而不染，和而不同，非有非無。凡學仙之士無以執非，但俱無執見，則自達真道，超越三乘，悉歸一乘。道不為下，故執德者不名為道矣。

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前說執德以為下德，故執諸相，行流涉于有為，不名道德也。道德者，通變無方，存亡自在，應用即見，能尊能貴，悉皆自然，非執見之人。若執見之人，豈能知之乎？此一段明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至常清靜矣。

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

妄者，動也。情浮意動，心生所妄，動者思之，因妄者，亂之本也。一切衆生不得真道者，皆為情染意動，妄有所思，思有所感，感者感其情而妄動於意，意動其思而妄生於心。人若妄心不生，自然清靜。又云，妄動

者，亡也。皆亡失其道性，故逐境而感情，妄動其心，故不得真道。

既有安心，即驚其神。

驚者，心之極畏，名曰驚也。非祇指於心驚也。驚有二說：一則內修清靜，乃忘於形而驚其神。二則外習事業，乃勞於心，而驚其形；外既驚其形體，內誘則驚於其神。若得心神安靜，則外欲不生，欲既不生，自然清靜也。

既驚其神，即著萬物。

凡人若驚其神，則外有所著於境，內則失於正性。萬物者，衆多之名也。緣道貴守一，不可著於萬物而驚其神也。夫人得生於世，故稟地、水、火、風四大之中，和炁而生，按三才而所育，貴亦難勝。若能安然不動，內守元和，則思慮不惑，自然清靜也。

既著萬物，即生貪求。

貪者，是愛著之貌。雖名愛著，亦有二種分別之義：一者貪於世事，外求華飾，欲樂其情，則為陰咎，不合

於陽教。既屬於陰，即不能清靜，乃為濁滯也。二者貪於進修，窮尋真教，堅求至道。此為內貪。名為貪，其理合於陽教，即輕清而為正，陰即濁滯而歸邪。若能體道合真，自然清靜也。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

然貪外事，漸漸斷除；貪求內事，勤勤修進。雖即內求至道，不可堅執之，亦乃生煩惱。凡言煩惱，亦有二種，分別輕重：一者輕煩惱，二者重煩惱。一輕則是貪求至道，執之亦生煩惱。二則是外求世法，名重煩惱。輕即合陽，是名為清；重即合陰，是名為濁。雖分輕重，則不可執之。執猶著也。既貪著即生迷惑。但以捨重棄輕，內守元和，湛然不動，故謂之懷道抱德，自然淳朴。夫長生之道全在養神，若守元和不失，神即居之，神若居則心大安，忻忻而若喜，自然清靜，豈有煩惱生乎？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身心耽著外境，憂苦自生於內。濁者，染也；辱者，污也。身心染污，自歸流浪者，返復也。返復生死，不離輪迴，流浪於苦海之中。苦海者，憂苦之海也。海者，大也，憂苦事不能免也。非干至道不慈，自為人心造作。夫學道之士，但內守其一，外除其想。一者，身也。聖人皆云存三守一。三者，精炁神也。但守其身，必存於三也。故《西昇經》云：守身不失，常存也。專守其一，不生妄想，即免於苦海沉淪，憂苦不著於身心，自然解脫，合於清靜。故聖人遺其經文，以正其義，施大法橋，開其徑路，教化未悟，令入妙門。此明人皆自失真元，故非為至道不慈者也。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真道者常存，非古非今，非生非滅，外包天地，內入毫芒，法則萬物，常用於世。人能悟解，雖已自得，非為化物也。夫太上所言，人能覺悟，悟

則本性，謂之得道也。亦非至道難求，亦非易得也。本經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云：道本無形，莫之能名。得悟之者，唯已自知。善人常能守於清靜，即皆為得其真道者也。

此一章至書而錄之，總為一段。先明仙翁誦持此法，次明傳授帝君，天宮洞府，悉皆祕隱，非為常輕者也。仙人葛玄曰：吾得真道，曾誦此經萬遍。

仙人姓葛諱玄，字孝先。初學道之時，常誦此經，後得神仙之道，今位登左仙翁者是也。仙翁有孫，名洪字稚川，今之世人皆只呼抱朴子。祖代求仙，皆成真人矣。仙翁初入道之時，居長白山，或居東嶽。自後遍歷名山，懇懃求道。成道之後，隱跡潛形，唯留經教於世，勸悟後學之徒。凡言誦經萬遍者，萬遍即萬行圓備也。又《靈寶經》云，萬範開張者，乃明諸天梵炁彌羅，無不周遍也。範者，法也。萬法皆同，內外俱

應。分即為萬象之形，聚為萬神之體，此乃為圓滿之義也。又云，萬遍道備，飛昇太空，萬神之備。萬遍既周，乃成清靜之道，非祇為誦持經文，何必苦於形而勞其神者也。

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

天人者，極陽之仙也。天仙者，碧落飛騰，遊行自在，兩腋有毛羽，亦名羽客也。凡是天仙羽客，住於三清之上，常行於經法，亦非輕傳下士。世人若修天人之行，即謂天上人也。凡欲修學之士，何不誦習此經，日有進修之業，若無退慢之心，是謂有進無退之士也。亦不令輕傳下士。又聖人云，經法流行於世，學人若遇，須當寶而貴之，不可輕泄。如逢賢士，有心即授，有善即傳。此蓋流通救度，要其悟解者也。可傳可授，弘在人矣。

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

吾者，仙翁自稱也。東華者，按《上清經》云：東方有飄雲世界碧霞之國，翠羽城中蒼龍宮，其中宮闕，並

是龍鳳寶珠合就，上有五色蒼雲覆蓋其上，故號蒼龍宮也。乃是東華小童君所居之處。此明仙翁自云吾逢彼帝君，即傳受此經，且非輕傳於下士也。

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

金闕者，西方有琅玕世界瓊瑤之國，瑠璃宮內，其中宮闕，並是琅玕寶珍瑠璃合就，故號曰瑠璃宮也。有一帝君於宮內亦寶祕此經。又云金闕帝君者也。應其名號，或太上分形化體，名號有殊。《上清經》云：後聖金闕玄元黃帝老君，太上是也。又《尹氏玄中記》曰：太上老君常居紫微宮，或號天皇大帝，或曰太一救苦天尊，或號金闕聖君。故知太上隨方設化，應號無窮。即知先聖金闕西方瓊瑤國主帝君是也。上聖帝君盡皆寶祕此經，何況後學傳受，修持諷誦，豈不欽崇，重而行之者乎？

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

王母者，諸天神王帝主之母，居於崑崙。按《天地論》曰：王母居崑崙西

側黃河出水之處。王母者，是天地之母。又云，天公、地母主統衆真，總攝三界，天上天下，是王母為至尊之母也。昔於金闕帝君受得此經，其帝君受此經於西王母之時，亦非輕傳於下士也。

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

口口相傳者，古聖人傳受經法，皆以內藏心腹祕受經文，流通行化，教導人天，並不記文字，即不以今世所見也。自仙翁後來，故書此經，傳於下世，普遍流行，即要拔度後學之徒者也。前明先聖傳受，次明後學尊卑，若能悟解真道，則隨功而獲果矣。上士悟之，昇為天官。

上士者，外鍊形質，內養精神，外和其光而同其塵，內修功而保其元也。元者，元炁也。元炁是神之母。人能常存於元炁，下保於丹田，上固於泥丸，中守於絳宮，如此愛重，保於三元，是謂內養於神。神者，炁之子；形者，神之舍。神是身之主，身

無主則不安；形無神而不立。上達之士常服日精，保於下丹田，飲於月華，保於腦戶。腦戶者，泥丸上丹田也，屬陽，故使太陰精炁保之。下丹田，腎宮氣海屬陰，故使太陽精炁保之。又《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且能待日月二景扶身形而行之，必昇為天官也。是五雲五炁者，是五行之正炁也。凡上道之人，五臟既真，五臟炁自生，五行真炁化成五雲，扶其形質，上游三界。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也。下游十方。十方者，四維上下是也。三界十方俱無滯礙，然後昇入上清，得位為天官之號也。

中士悟之，南宮列仙。

金者，肺也。玉者，骨也。凡學道之士先須鍊骨，謂之寶玉；鍊肺保津，謂之炁金。石者，腎也；丹者，心也。安心息炁，保於腎臟，乃得延年，非為世間金石寶玉也。此之金石能保其命。又圖南子云：外寶如何內寶存。此之謂也。若能內保於

性命，然上參於上清聖文。聖文者，皆上清祕寶之書。下達玄微者，下元腎也。又《上清經》云：南方有丹靈天，內有藥珠宮，內有一真君號曰靈天君。又云，朱陽宮或云朱陵宮，其天中內有炎炎火鍊池，池有七寶宮殿，亦號曰紫陽宮。若有下達之士學道成功者，乃同司命真君錄其姓名，奏上南宮，得為仙官之號也。

下士得之，在世長年，

下士者，未能絕利一源，皆求資身益命之道；或服靈藥，或餌丹砂，或休名棄位，或淡靜安神，或依倚林泉，或藏跡於朝市，內修至道，外合五常。或隱或見，體道合真。如斯不退，尚保延年，何況高士英賢隱於巖谷，學神仙餐藥，而得白日昇天。何故後人不能專至？即今西嶽華山山居隱士丁、陳二人在世延年，注名以入仙位，況後人不能相效。故舉此數喻，乃明至道無偏，求者必達。故本經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又參同歸一。

游行三界，昇入金門。

《靈寶經》云：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第六名上明七曜摩夷天帝，名恬愴延，此是欲界也。雖有此說，凡學道但去其欲，即名真人。又色界在二十四重天，無極曇誓天為色界，其帝君號名飄弩穹隆。又太素秀樂禁上天為無色界帝君，名龍羅覺長。此名三界，乃指天地而言，此為外，約大綱之說也。若喻人身而言之，三界即三丹田也。下丹田為欲界，中丹田為色界，上丹田為無色界。人若保守於三丹田，則精氣神存上中下三丹田之境，真人游於三界也。若得三丹田神俱足，則自然昇天矣。故經云，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此之謂也。《上清經》云：大羅天在三十二天之上。又《靈寶經》云：三界之上，渺渺大羅。大羅之境唯有三清宮闕，莫不上聖高尊游於其上。又云，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重天。此不具載。又唐賢樂朋龜云：原夫八十一天，比太上之半壽。此者大

約而言也。學道人若先修內行，保固守於三元神，三元神俱備，自得昇天，游於三清之境，出入金闕之前，朝拜太上，得為真人。故曰昇入金門也。前仙翁書錄乃標至學尊卑。此明真人所說，導引羣生，普令誦持真經，得善神擁護其身，漸入仙真之階。

左玄真人曰：

左者，陽也。玄者，一也。道君號得一，真人乃立其左右，陰陽一是也。故言左玄真人。左玄真人者號法解。為此真人大慈，仁者多請問因緣，下游五濁，救拔一切；復歸三境，侍從尊慈，太上保之，稱其名號。學仙之士但能存一，守於陰陽二炁，則為真人。何為守一？一者，道之本性。一為大也。又云身也。故引《西昇經》云：愛人不如愛身，愛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舍神，舍神不如守身，守身長久，長存也。學人未悟玄微，但且護形愛炁，輕物賤名，思慮不惑，則血氣和平，如此即其一可

存也。陰陽二炁即坎離之用也。故謂為真人之身。然後朝於太上，皆得為道之臣也。上則參於三境，下則游於十方，開導衆生，教化未悟，引接群生，普令得其道，此即為真人之所作也。

學道之士，持誦此經，

持誦者，依本曰讀，離本曰誦。學道之士，若能心正，道念不退，依法奉修，如對太上，行住坐立，常持專一，是謂誦持者也。

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人。

此明學士心常念道，持誦真經，即得善神擁護。十天者，八方上下是也。《因緣經》云：每月十直齋，各有善神直日，亦為善神也。且人有三業、六根身形之業，故有十惡。十惡者，淫、殺、盜、嫉、妬、恚、惡口、兩舌、妄言、綺語，此為十惡。十善者，身不妄行，心不妄動，意不妄思，性不妄亂，耳不妄聽邪聲，口不妄言綺語，目不妄視邪色，鼻不妄受邪穢，舌不妄貪邪味，識不妄受於驚怖，即名十

善。十善既生，十惡自滅，乃得真聖相護。十行既周，自然清靜。既生清靜，則無煩惱。煩惱既無，乃成真道。

然後玉符寶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玉符者，玉皇之符也。令人學道功圓行滿，昇入仙階者。先得玉皇符命，然後昇仙也。玉符於身而論之，可明中元之事。中元者，心也。學人之心若能安靜，自然無染於塵垢，清靜而保固形神。若上等之人悟鍊金液之道，以固形質。中士未悟，身外求藥，合和修鍊，以佇性命。若論出入之道，亦先固形體，然後養於神識而形體固，形瘦力倦，神者為彼之主，主安則外固。假如世之屋宅無人，則不能全矣。內外之事如此也。故引《西昇經》之言：我身乃神之車，神之舍，神之主，主人安靜，神既居之；躁動，神即去之。又云：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

同，更相生，更相成。此事表裏相應之道。又云，神常愛人，人不愛神。神常愛人者，願其人生。人不愛神者，為心所擾也。心亦神也，其神名曰靈童，能惡能善，能昧能明，能喜能怒，能正能邪。使意馬如風驅，心猿如箭疾，巧生千種，機出萬端，皆在此神。又《內觀經》云：心者神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黃，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曲非直，非柔非剛，非厚非薄，非圓非方，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人能清靜，內修至道，制伏其心，心既安靜，其神則生，神生則形固，形固成神。神藉形而成，形藉神而生，形神相藉，安靜修功，形固神全。故云形神俱妙，內外相應，自然與道合真也。前明誦持威力，修鍊成真。此明真經道德貴重，世人悟解玄微，即得身超三界也。

正一真人曰：

正者，真也；一者，大也，亦為心也。

心者，南方太陽之象，元處北方。因何太陽處於北方？為坎離中有一畫，故為一陽，是謂心也。一是陰中陽位，二是陽中陰位。此是五行返復之理，陰陽變化之用，是謂正一也。正一真人者，漢天師也，姓張諱道陵也。今為三天大法師，位任正一真人。又為三清度師。其真人今居聖真之位，亦曾鍊五行，修功為國，扶衰救苦，除害興物，利濟庶民，功圓行滿，超凡成聖，位居高上正一真人。人若能修鍊其心，自然關府通泰，神和氣暢，皆由正一之事。今有天師所行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道、銅符鐵券、金丹寶經、祕訣靈章、二十四階品錄，此不一一載也。

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灾障不干，眾聖護門，

家者，身也。經者，心也。外學喻則家宅也。真人曰：家有此經，若能悟解玄微，清靜身心，修行念道，持誦不退，即得眾聖神人護衛其門。既得神人護門，則灾障不干於家庭，

邪魔無犯於住止。皆因主人清靜，故得神明護門。內舉此喻，則家猶身也。心則經也。人能清靜，行其至道於心，則謂之有此經也。悟者，覺也；達者，解也；通者，了也。覺了則謂心有經也。無經則未悟解，故有灾障，煩惱所生。若心了達，則無煩惱。煩惱既無，自然清靜，灾障不生，故不干也。眾聖護門者，人身中有三萬六千神，左三魂，右七魄。身有一萬二千形影，體有二萬四千精光，五臟六腑二十四神，耳、眼、口、鼻皆有也。一一各有官闕所居。人若清靜，眾神歸身，各居官闕，故云眾聖護門。又三萬六千神各居瓊官，即知烟蘿先生語不虛也。

神昇上界，朝拜高尊。

神者，心也。道典云：聰明正直謂之神，陰陽不測謂之聖。故云心靈則道降，道降則神靈，神靈則聖也。神明既聖，即可昇也。昇者，登也，昇登於上界。上界者，則三界之上三清之境大羅天也。人能保精、養

炁、愛神，調和於元炁，填補於腦，烹鍊神水，變化精神，神炁若全，即得上昇三界，朝禮太上高尊。凡學仙之士，所說朝元，即有二種：一論天地，二論人身。即明三丹田、且三界朝元者，即上中下是三元也。上元者，上應玉清，始炁所化，號天寶君，理玉清聖境清微天，總一十二部聖行之經，為洞真教主，下於人身中為上丹田腦宮，亦號泥丸宮帝君，以主於炁；中元者，上應上清，元炁所化，號靈寶君，理上清境禹餘天，總一十二部真行之經，為洞玄教主，下於人身中為中丹田心府絳宮帝君，主於神；下元者，上應太清，玄炁所化，號神寶君，理太清仙境大赤天，總一十二部仙行之經，為洞神教主，下於人身中為下丹田炁海腎宮帝君，主於命。此三元三宮三寶者，天地得之以成，失之以傾，人身得之以生，失之以死。故《黃庭經》云：一身精神慎勿失。故要保愛也。又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炁以

成真。凡學道之人，若能運用精華，存想神炁，朝拜三元，修功不退，久而行之，自得真道。故聖人云：心為使炁神，若知行炁主，便是得仙人。此明存想之道，皆以心而使之也。

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此明修道得果也。功滿八百，行滿三千。功行者，乃是修鍊之功行也。學人若能行胎息之道者，日行八百，即可以昇天，功行感應，自然昇舉也。古德云：功圓行滿，昇為金闕之臣，獨步玉京之上道也。學人若能專守三宮，朝拜真元，百節關府自然通泰，萬神和暢。相感帝君者，既存守三元，三元各有帝君也。誦持不退，則心念正道。謂誦持也。身騰紫雲者，內觀之道乃有正說。人有五臟屬於五行，人若修鍊五行，真炁傳於五臟，故為實腹。五臟真炁既成，自然尸解，出有入無，變化自在，存亡恍惚，此為得道之中也。紫

雲者，五行真炁結成紫雲，乃是上天之誥命之炁。故凡得道之人皆乘紫雲而去，上昇三境，朝拜太上高尊，以表得道人證於尊貴之貌也。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① 此句與下文義不符，侯善淵、劉通微本為「靜者動之基」。

003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無名氏註

經名：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原題無名氏註，約出於宋代。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杜光庭等註本。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老君論其大道三無之德：一者，大道一無形質，而生育天地；二者，大道二無情性，而運行日月；三者，大道三無名相，而長養萬物。如何是一無形質而能生育天地？言大道清而至靈，靜而至虛，靈虛杳邈，自然之炁，故無形質。雖無形質，而能生

育天地。此大道之德也。二無情性而能運行日月，言大道又無情性，自然之炁而運行日月，能照於萬象，此大道之二德也。三無名相而能長養萬物，言大道既無形質，亦無情性，而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又無名相之呼稱，一炁潜通而化生萬物。言此大道稟而行之。天地者，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足底湧泉穴；日月者，上至左目、右目，下至腎；萬物者，身中萬神也。夫人之受身，皆從道之一炁所生，承天順地，合化陰陽，父母生育，結成形體。是故一月為胞天，二月為胎地，三月為三魂，四月為七魄，五月生五臟，六月化六腑，七月明七竅，八月八景降，九月神降一萬八千，內外相合三萬六千精光。神降形具，十月滿足而受生。故知大道無其形質，元炁而能變有形之炁。有形之炁者，元氣也，乃八百一十丈。保而愛之，愛則身不敗失，如大道無其形質而運其真精。養其腎精不敗，而目自明。又知大

道無其名字，而得真精之炁為其形。形為受炁之本，炁是有形之根。有其氣而有其精，有其精而有其神。故知氣者神之母，神者炁之子，子母不離，謂之得道。故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人能愛形則養炁保神，則達真常清靜之道。文中子曰：靜以思道，清以修身。如此者，能清靜矣。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吾者，太上自稱也，亦是我也。太上言此大道，雖有三無之德，一無形質而能自然生育天地，二無情性而能自然運行日月，三無名相，自然長養萬物，而我不知其的實之名，謂上無復祖，唯道乃獨尊，故且強呼為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言物在杳杳漠漠之際而不知名，降而顯之則有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用無名之樸治天下。文中子曰：用無跡之物而自化。《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昔唐太宗治天下，臣

服萬方，以無名之化，不用威刑，而斷死囚三百，天下無有犯於司獄；斗粟三文，道行千里，人不齎糧。此之道盛矣，而用其無名也。故太上云：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人之修行，初無其名，修之而有，其真人名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

道者，顯其大道也。老君言，吾不知大道之名，且權稱之道。雖無形質，雖無情性，雖無名相，而能潛通一炁。一炁之中，有清而有濁，有動而有靜。修真之士，要體其道。體要清而返濁，神要靜而返動。清濁動靜得所，可謂道矣。故曰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文中子曰：時清則清，時濁則濁，時行則行。此之謂和光同塵，守清淨之道也。昔唐慶元中，有獵者孫壽，居於海濱，以畋獵為生。有日，於大澤之中，忽野火所燒草木，連天煙焰，草木焚盡。唯有一叢草木茂盛，獨不焚燼。孫壽疑而往之，乃見草木之中有道庵一所。

孫壽推而入之，其裏面有一老叟，年可七旬，惟於案上展經一卷讀之。孫壽拜之而詢曰：先生讀者何也？老叟驚曰：何人至此？孫壽告曰：某乃一獵士，適來見炬火燒野皆盡，惟先生獨燎不延。先生曰：吾居此庵四百餘年，未常見水火之變也。壽曰：先生早來誦者何經？先生曰：是《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真經》。壽曰：何者名為《清淨經》？居，吾語汝。夫清靜者，道也、德也。故吾之宅清淨者，吾之素也。清淨而柔和者，吾之守也。清淨應化而無窮者，吾之變也。清淨而澹泊者，吾之德也。吾能守此清淨，而變化無窮，又何懼火災？時清則清，則濁則濁，時動則動，時靜則靜。吾能行此道，何懼火焉？孫壽聞道，乃棄弧矢而禮，授其經，悟其道，亦名於世。蓋大道者，有清則有濁，有動則有靜。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

言大道至無，潛通一炁之中，有清有濁。清炁凝而上昇，為天；濁炁流

而下降，為地。故天為陽，陽好動；地為陰，陰好靜。動者，天之炁也；靜者，地之炁也。故曰天清地濁，天動地靜。文中子曰：天清而安，地濁而結。結者，可與立也。天動而變，地靜而寧。寧者，可與權也。此乃天清地濁，天動地靜。此經念者還有驗乎？答曰：昔唐時有白仁哲，為朱陽縣尉，因差運米於遼東，忽逢大風起，四望昏黑而盡，波濤湧沸。仁哲乃惶怖不已。而忽於空中有人言曰：公念得《太上老君清淨真經》，何不速誦？仁哲急念三十餘遍，只見金光從口而出，不久，風息浪靜，同舟濟者三百餘人，皆見金光從口中出。仁哲歸家，捨其一任俸作黃籙大醮，設無遮大會，鏤板印施真經三千部。仁哲壽年一百一十九歲，坐亡。是故《清淨真經》之驗也。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男者，陽也；女者，陰也。男陽清而主動，女陰濁而主靜。此二品大底言陰陽，清而復濁，動而復靜，故云

男清女濁。此者乃太上再分大道，以混元一炁而包裹天地，斡旋陰陽，天主輕清則陽生，陽生則主動；地主重濁而陰生，陰生則主靜。如此陰陽，因動靜而交感，交感則元精降，元精降則萬物生。《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淳。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修真之士，若能運腎中真水為嬰兒，心中真火為姤女，使其真火下降，真水上昇，此萬神長守而不散。萬神不散，長生久視，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文中子曰：天陽地陰，謂之陰陽，交而生萬物，動靜相合，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若看此經，而有驗乎？昔唐高宗時麟德中有寶德玄為官，奉勅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其德玄謂篙師曰：此人孤寒，與渡過。篙師撐船，却至岸，令此人上船。渡之至中，見其人飢色，德玄令左右取其糧食與此人餐而飽矣。乃濟其岸，德玄上馬而去，其人緊逐之行數里餘。

德玄怪而問曰：汝乃何往？答曰：予非人也，某乃酆都之鬼使。今往揚州，追寶德玄。德玄聞說大驚。而下馬拜曰：某乃德玄。遂涕泣請計，何能解之。其鬼使曰：君能誦某經否？德玄曰：平生長誦《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鬼使曰：我怪有道氣，慈心惟甚，有愍恤之德。謝公船中賜食之恩，且放公一月，其限罪我，即耽之一月之內，可誦經萬卷，必有聖降。道罷，忽然不見。德玄忘食忘寢，專心而誦之。前後誦經三十日，其數已足，便回至家庭焚香再誦其經。彼使者復見於前，使者曰：公乃經數已足，其壽蓋終。前者感君之飯恩，陰府怪責我違限之愆，背上決我三十。遂袒下衣。德玄看之，背上果有青赤之痕。德玄於是就枕乃卧，而絕其氣，惟其魂魄，遂使德玄回顧，其屍卧於榻上，魂乃隨使者出於北門。可行十餘里，見一大城。到城中，但見荆棘而已。又見一府衙公署甚嚴，門上牌

曰：此乃酆都北府。其鬼使曰：我當先去，且等於門。候不多時，其使乃出。使曰：大帝因公降勅且喜言，次有紫袍官執笏言謝。寶德玄到，乃迎德玄至衙，見有寶殿，有王者執寒玉珪，使者甚肅，香案上有紫泥詔一道。王乃接之。德玄便拜。勅上金光奕奕，而起拜畢。公為上士，年至數十。常誦《太上老君清靜經》，今為天官。酆都之獄，罪者各降一等，此陽間顯報之事，可延一紀之壽。令使者送歸。德玄拜王，王乃謝拜，令使送德玄至一寶殿。忽然而醒，德玄乃甦。開目起來，見家眷圍榻泣之。家眷曰：你今死三日。德玄云：有此聖事。遂捨其家，緣入景靈觀出家作道士，唯修清淨之教。後十二年，有紫雲從空而來。見碧衣童子引仙鶴一隻，降於庭前，而謂德玄曰：請上鶴背，跨而去。遂德玄躍鶴背上，冉冉而昇天。其異香一月不散。乃留詩一首云：人事紛紛百萬端，蠅名蝸利不堪看。

爭如悟此清中靜，功滿昇為天上官。論曰：動靜相磨，陰陽相感，而萬物相生。悟此道者昇為天官。竇德玄知之矣。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本者元炁。道生一，一者，元氣為本也。末者，萬物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大道之本。此句太上再序清濁、動靜之理，言道生元炁，元炁降而本流，本流則萬物生，故為末。此為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也。文中子曰：統元炁者天也，總元炁者地也。無形生養元炁，元炁無形，生養萬物。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元炁既降，流行為末。《易》曰，元炁降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顯見矣。在天成象，為懸象，日月星辰也。在地成形，謂山川草木也。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莊子曰：至陽天也，至陰地也。而肅肅之炁，至於心火，乃水火既濟，而養萬神。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或曰：看此真經，還有驗乎？

答曰：看此真經，須要救物度生。昔有唐時防州宋知玄，為青州司士參軍。參軍到彼，人言參軍之宅大凶，有鬼怪妖異，住者十死六七。知玄自來好道，而心正直，兼少年好誦《太上老君清靜真經》，深達其義，又能體而行之。遂不信：吾安居，何信此事乎。堅住其宅，乃修《呂真人詩》一首：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鼎追四季中央土，藥遣三元八卦行。齋戒與功成九轉，少持清靜鬼神驚。知玄乃危坐，行其火輪罩體，紅光滿室，默念《清淨》之經。至二更已來，忽見一婦人披髮，而血污滿面，立于前。知玄曰：爾乃何人也？婦人曰：我是啣冤之鬼也。其人拜而哭曰：與妾為力。今日遇有道之士，而得訴事。妾本十年前，乃劉司士之妻也。夫奉命為使外國而不歸，其弟乃逼妾私通。推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氈裹其屍于堂西北角，溷廁之中，不勝穢積。

人來多欲陳告，人人怯懼，無其道氣，見妾之形，心懼而死者多矣。公持此經，功德至大，仁慈。願為憫之。知玄曰：吾初官，新上任三日，當救汝。汝且滅。婦人遂滅。後三日滿，使人於溷廁掘之，其尺，不及。知玄是夜依前危坐，焚香誦此經。未及二鼓，其婦人復現。知玄曰：我令人求汝之屍，未獲，何也？婦人曰：求之者，向北不及二尺，即妾屍也。明旦求之，以終其惠也。婦人乃滅。明旦使人于北求之，果獲舊氈一片，而裹白骨一副。知玄再為誦《清淨經》，以衣一襲，而選一吉地葬之。是夜，其婦潔衣淨面，而再拜燈下。知玄曰：汝身既為人殺之，何以不報？答曰：前人在江州為司錄之官，其人自小能誦《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數年冥司陳告，終取不得。知玄曰：我與告彼官，使彼官修齋作醮，書篆黃籙白簡，汝可生天。肯解此冤乎？婦人再拜曰：深相感也。道罷，其婦人遂滅。知玄

來入假狀于官，因得其假。遂乃裹糧，便馬逕至江州，乃見劉司錄。既見，乃以其事告曰：汝為司錄，孰為此事？聞君唯持《太上老君清靜經》，是有道心也，而行此事。豈不

明有官法處之，暗有鬼神沐之。若不改過，冤業如何？劉司錄聞之，大驚曰：謝公遠來，蒙為紛解，安敢違命。乃整其家財，作黃籙大醮七日七夜，請道一百餘人，及印《清靜經》一萬本散施。是日午時，有一婦人，年可三十，牽一寶馬，駝經萬卷，乃曰：吾乘此經醮力，奉太上老君勅，使我入朱陵宮煉其真神，當為南宮列仙。吾在世長年，宋參軍亦為列仙。道罷，冉冉昇空而去。知玄與劉司錄號為道友，求奉真教。知玄却回防州，至家，有青鸞下于庭。知玄乃焚香，遂青鸞冉冉而亦南去。留下一詩云：來生清淨悟真經，拔罪扶危出罪刑。今日乘斯功德力，朱陵宮裏煉神形。

論曰：修真之士，乘斯功德，體道行

功；識降本流末之義，知萬物化生之因；扶危拔困，救厄解冤。有此清淨，行此慈悲，豈不為南宮列仙也。南宮列仙之位，宋知玄得之。此者能悟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也。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①。

清者，一炁也；濁者，萬物也。動者，神也；靜者，形也。太上言道以一氣為萬物之祖，祖為源也。人神以一形為舍，故舍為基本也。形不得神不能動，神不得形不能存。神為主人，形為舍基。此二句大底言道炁為萬物之本，分其清靜。清者元氣，濁者萬物之形也。人能以神動保固其形，故為萬物之基源。故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白雲翁曰：不濁無以見其清，不清無以見其濁。無一炁而不能生萬物，無萬物不能分一氣。故曰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文中子曰：至清則見濁，此清者濁之源；至動則思靜，此動者靜之基也。修真之士，以一氣養神，故清；以五味養腹，故

濁。則神要動而順，形以靜而安形，此乃清濁動靜之道也。此經還有驗也。答曰：昔唐人袁通，天水人。自幼年好道，專誦《太上老君清靜經》，日誦七七遍。年至二十，被祿山驅為軍戰，忽失陣而敗。袁通乃走，不知來路，遂於山叢之間不得食，其困不能興，唯誦此《清淨經》，無力可誦以待死。忽有一碧衣童子，持一盂飯來與食之。袁通食之，其香味不可名狀。食其滿足矣，其童子曰：真人以清氣養其清腹，凡人以外物養其濁腹；真人以氣運神而安其靜，凡人以亂神敗精而樂其形。汝自幼好道而能堅，至念《太上老君清靜之經》，已有道果，太上而使贈也，從茲以充餐，用神為道，更不食矣。乃今黑簿落名，朱陵排號，清淨之道更不虛矣。道罷，忽然不見。袁通從此不食，乃得六通之慧。至於宋哲宗之朝猶在。唐玄宗時事，五百年間，面若三十歲許。常遊洛汭之間，唯只念《清淨》之經，人不

見其飲食。人呼之清淨先生。若人有患，不唯遠近之疾，以手摩娑，人皆無有不愈者。後又被人呼摸著效。後至汴京門外，高聲曰：你待亂，我不亂；你待濁，我不濁。你東西，安能活？從得道，五百年，斬却邪魔神快樂。乘雲駕鶴背，朝玉帝天宮，永住逍遙閣。道畢，自有仙鶴從天而飛下。先生急上鶴背，冉冉乘雲而去。人皆俯仰而瞻之。從空墜下紙一張，其上寫曰：清淨道生。道生數十律。論曰：大道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雖不知不見，修之者實有道焉。太上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故道降而為元氣，清而為濁之源；動而為靜之基。一清一濁，而通大道。故袁通能至誠，悟《太上清靜經》，終為上昇而列仙。宜乎哉。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天地者，乃大道之子孫也；人物者，大道之苗裔也。太上言人能稟大道之祖氣，使身心之虛靈，神氣之清

靜，如此能體其大道也，與天地合德。故天地自然而從順，悉皆歸依也。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行清靜之教者。《易》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言。修真之士亦要清靜無為，體大道真常之教，窮萬物之性，能知鬼神。是以天地相似，所為所作，故不違於天地，悉皆歸順矣。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文中子曰：能清靜者，與太極同德，與天地同鄰，與神道並行。能為此者，天地盡皆歸也。如此者，有驗乎？答曰：昔唐慶曆中有韓侍郎坐運州，有女年二十六歲，適左司員外郎王珪。珪乃上官，其妻韓氏有妊娠，在父母家。至日早離夜至三鼓已來，於西北角有其聲。左右侍婢皆睡，唯小娘子韓氏不睡，見一將軍披戎衣，執金鏐，乃曰：吾晉朝韋將軍，於此居數百年，爾敢於此處作產居，血腥之氣觸吾。若三日不移，殺汝。其記之。韓氏曰：願移之。遂滅。達旦，令侍婢報知韓侍郎。侍

郎曰：婦人真氣虛弱，乃胡見之。安有此乎？不肯移之，唯添侍婢相伴。又至三更已來，其將軍復現，侍婢皆見之，驚而走。其將軍乃叱之曰：吾道與汝，何不移之？來日不移，必殺汝矣。韓氏曰：告將軍息怒，來日必移。其將軍不見。達旦，侍婢乃以小娘子之言哀告韓君，韓君曰：產婦未滿七日，安敢移動？婦人血氣虛而胡見亂言。答曰：侍婢亦見。韓君曰：婦人之輩皆信邪。堅不從之。至夜，其韋將軍又現曰：吾三次語汝，汝終不肯移。韓氏及侍婢曰：故訴於侍郎，侍郎執性不肯移其宅。將軍見不移，怒從心起，以其鏐于韓氏心上，其一鏐，韓氏只叫一聲，遂殞。其父執一劍而徑至。其父哀慟不已，父母甚慈，泣之，以飛書報其夫。夫聞之，大慟，而不顧差使，而歸至寺莊鎮西十里，見一婦人遙遠而來，其近，乃認是妻也。王珪忽然下馬問妻曰：何由到此也？其從皆見。妻曰：妾

為晉朝韋將軍所殺也。今日此屈無由申訴。爾為大丈夫，不能避一妻子乎？遂哭。珪乃大慟，欲近前行。妻曰：人鬼異路，不可近妾。我聞此鎮有田先生，自小念《太上老君清靜經》，行此之清靜無為者也。此能剪滅鬼神，有通天之德。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斯其以報妾之冤。其先生在此鎮。珪謁先生，具以前事實告，先生然：吾為汝上禱玄穹，下達后土，救汝之妻。遂引王珪至於別室中。田先生一鼓已來，披朝服，執玉珪，把香一爐，合目跪之，點燈七盞，念呪啓禱。忽然室中有一天丁力士曰：奉天之勅，入于幽府。會其力士放下勅，忽然不見。先生曰：我今奉天帝之勅，與汝同往地府，令捉韋將軍。先生取淨席一領，使王珪卧於席上，迷而不省。先生於傍坐出神，引王珪神，二神相引出門。乃行數里，見一大城。天色昏暗，左右鐵衣兵吏皆執戈戟，見先生，盡皆倒戈唱喏。既入其門，

有朱衣吏急通報，又數十人皆見先生，亦然仰啓，只聞言：田真人至。俄頃有綠衣童子，皆執旌節，迎一人，衣龍袞服，戴遠游冠，執寒玉珪，導之曰：乃酆都大帝。見田真人，相揖動問畢，使真人前行，讓禮如凡世。鬼使問王珪曰：爾乃何人也？珪曰：我乃田真人從侍也。鬼使更不問。既上其殿，真人與帝對坐，先生展勅現帝視之，王珪等一齊賀勅。王珪階下立不多時，碧衣童子傳曰：遊奕將速於陰司，捉取晉朝陰鬼韋將軍去。有一人黃金鎖子甲，手執大劍，應喏，俄頃間報曰：捉到陰鬼韋將軍。王曰：擒來。見數人申衣兵吏，傳一人頭至階前曰：汝數年陰鬼。汝在世之時，殺害生靈太多，更害平人。韋將軍曰：某數次禱他不肯移之，某一時之怒殺之。念某晉朝勳官。帝曰：陰鬼尚敢殺害生靈，何言汝有功勳？可決鐵杖三百，配北陰山千年而放。左右捽縛付地，背上決鐵杖三百，號叫之

聲，不能忍之。決畢，有一吏曰：奉勅押至陰山。王問韓氏遊處。左右曰：如何在此，押過來于東廊下，乃韓氏，軟拜於王，王問左右：如何？左右曰：其舍以壞，可令借身托生。判官乃檢簿，韓氏合壽六十六歲。更有四十年壽。即目青州王官人女壽娘，合年二十六歲命終，可令韓氏投屍於壽娘還魂，遂准奉行。王請先生離，王珪亦隨之未「離」，忽然而覺。先生曰：官人將談此是祕。王珪重重拜之「問」，先生曰：何直遊至此也？先生曰：我能持誦《太上老君清靜真經》，能依此行之，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爾到家，速於青州王官人家認取汝妻。王珪辭先生而去。在路速到運州，其妻韓氏已殯矣。逕往青州王官人家，認其妻子。王官人女壽娘死經三日，再活，却言：我是韓侍郎女，現今我父為運州知州。說其所以，未罷，王珪至入王官人宅，見壽娘，便言：王郎來也。其聲

音全不似壽娘往日聲音也。王珪曰：壽娘只是韓氏聲音也。具說其辭因，王官人乃入運州，見其父母，與向日女之音無異。二人猛悟大道，而盡其家財，雕造印經十萬餘卷，散施四方，作羅天大醮而謝天地。畢，其王珪與妻再往寺莊鎮拜謝田先生。到彼謝畢，先生曰：汝可與妻同修。王珪依言，休官不任。王珪掛冠裳，作道士，居長安福德觀；韓氏作女冠，居玉京觀，各壽一百二十歲而殞。論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清淨無為。田先生遵太上之經，行天之法，上感穹蒼，下通后土，使天降勅北帝評冤，可謂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夫人之生也，本乃神清心靜，及其長也，為情欲所牽如此者，欲生也。故欲字從谷，從欠，谷者無漏之稱，欠者不足之號。神有所愛為之情，心有所欲為之貪。亢倉子曰：水性本

清而不得清，為土渾之；人性本靜而不得靜，為事汨之。汨者，亂也。太上言此二品，夫人神本好清靜而不得清靜者，為心不能體清靜之道，心有愛戀之情，故擾亂之，心不能得清靜矣。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元本好清靜，而所以不得清靜者，為心中有好欲之貪而牽引之。故曰：人心好靜而欲牽之。文中子曰：靡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靡者常樂無求則神好清，心好靜；貪者常憂則不足，心擾之，欲牽之。白雲翁曰：欲者，貪愛之源，奢淫之本。若人能稟此清淨之道，神必清，神清則心不能擾之，心靜則欲不能牽之。或曰：看此經者還得神磨而心不擾，還得心靜而欲不牽，有驗乎？答曰：昔唐懿宗皇帝有女號曰同昌公主，娶韋駙馬。公主欲其宮嫌不自在，帝乃賜一宅，奇過王宮，金樓玉閣，賜內庫錢五百萬貫。公主心中不足，重奏曰：無寶貨也。皇帝罄內庫之寶以實其宅，至于房櫳戶牖，

無不差珍異寶飾之。又以金銀為欄藥臼、食櫬、水槽、金鐙、金盆瓮，以銀絲為笊籬箕筐，以水晶、瑠璃、玳瑁為床榻，以金龜銀鰲。又琢五色為合盤，百寶為圓案。公主尚起欲心，又奏無米麥。皇帝開內庫，將到金麥銀米五十斛賜與公主。又奏曰：堂內無坐室幃幕。於是帝又賜公主連珍帳幔，綴珍珠為邊。又賜與公主寒溫藥一把，冬懸即暖，夏懸即涼。又賜公主九鸞寶釵一隻，每戴之頭上，有九色霞光。公主每出，乘之七寶車駕，四面綴五色玉，香囊貯辟寒香、辟邪香、辟塵香，皆別國之貢也。其輦上以雜寶龍腦，金屑刻鏤，水晶碼碯等盤為龍鳳瑞，四面纓絡、珍珠裝綴於輦上，周圍之頂用碧玉蓮花，上綴金珍一顆，珠上霞光高三尺，四面用金絲掛玉流蘇，其中自然有天樂之音聲。每一出遊，香風滿路，馥郁芬芳，奇香半載不息，珠光燦爛，熒熒照耀。往往看之者唯見其目，不見其端。公主富貴甚

極，尚有不足之心，意想皆不及蓬萊之境，因此而病。公主居於大內，自小常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甚謹。公主召醫官至，乃米宗為治之。至晚，與香臘燭二寸，使米宗歸之。其香氣酷烈異常，而散於四鄰。或有人登門而問之，米宗以實言之，是其燭香也。燭長二寸，被五色文，卷之而焚，至於天明，不盡香氣，三二百步聞之。其煙上結成華蓋樓臺之狀，仙花朵朵而奇異也。公主疾甚重，令左右取《太上老君清靜經》，於碧玉匣中取寶香名為通天之香，焚之，念此真經。未及一七遍，有朱衣使二人曰：「府君請。」公主曰：「我乃帝王之女，安能坐邀我？」令左右執之，左右弗應。其使曰：「乃陰府之事，何管帝女。」二使以手拽之起，公主叫左右，左右無救，被二使駢擁而行。似出長安北門，行數里，公主害脚痛，不能行。一使曰：「我取馬一疋。須臾牽馬，引白馬一疋。陰暗之中行百餘里，前到一大城中，亦有

人煙。」公主曰：「我乃飢也。」吏曰：「此中食皆焦乾爛心，不可聞見之。須臾，風吹復初如故。」公主掩目不敢睹之。又見數十男女，脫衣露體，以火燒鐵錐通紅烙其身，流血滿地，皆成血泥。公主問吏曰：「此人何罪，受其苦痛？」吏曰：「此人於陽間乃奢侈之罪也。」公主驚曰：「我還如何？」吏曰：「亦復如是。須臾之間，有鬼吏，頭生兩角，手提鐵槌曰：『公主脫衣。』」公主曰：「我乃帝王之女也。」鬼曰：「此間不管帝王女，脫衣。」公主知不得已，而乃脫其冠服，默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一卷。其鬼吏曰：「疾脫衣。」公主念經，又脫一件。其鬼吏遂以手攬其衣。公主身如熱油沃心而痛，又急念之，至三毒消滅之處，忽然見金光一道，其鬼吏盡皆乘空而禮拜，見一真人乘紫雲而下，乃太極真人也。太清宮中聞念《混元老君常清靜經》。自念經一卷，已達三清之境，太上老君使吾下降幽獄，赦宥罪人。公主至心禮

拜真人。公主曰：「是弟子念經來，是當今懿宗皇帝女也。」真人曰：「犯何罪而至此？」其鬼吏曰：「犯貪欲之罪。」須臾，衆鬼吏曰：「乃酆都大帝。皆禮太極真人也。其太極真人身放光明，照耀幽獄。真人謂其帝女曰：『不可有欲，罪莫大於欲。欲者，淫亂之本也。罪莫大於貪。貪者，僭妬之源也。謂重也。小則滅身，大則亡家。世間不悟道者，不達清淨之理，不知恬淡之機，唯知醴餽以充其口，富貴以榮其身，而顧其甘口之食，是傷命之斧，富貴奢華，惹怨之機。既有其怨，豈不入地獄，而何不虛無清淨、慈惠忠信、孝敬和順、謹儉柔弱、清潔則與道同也。無顧奢華守寂淡。奢華者，地獄之因；謹儉者，天堂之本。真人謂公主曰：『吾救汝，陽間能改奢華之欲否？』」公主再拜曰：「能改。」真人曰：「吾有五戒十善、六齋三會、五臘五忌，汝能行之？」公主曰：「能行。」真人曰：「能持則為天官，不能持則為

下鬼。真人曰：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嗜慾，三不口是心非，四不盜物，五不淫亂。十善者，一孝養父母，二忠奉君師，三忘心萬物，四忍怒防非，五止爭解惡，六損己救窮，七生養濟人，八道邊義井植樹，九為人興利除害，十讚三寶經，為人解說，常生善念。凡人常行此五戒十善，別有天人善神衛護，永免災殃，長臻福祐，唯在堅誠。而公主曰：何名六齋？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九日。公主曰：何名十齋？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此十日乃十方救苦天尊救度地獄三塗五苦應諸等衆罪魂。公主曰：何名三會？真人曰：正月七日遷舉上會，七月七日慶生中會，十月五日建生下會。公主曰：何名五臘？真人曰：正月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道德臘，十月五日民歲臘，十二月王侯臘。公主

曰：何名五忌？真人曰：一忌甲子太一真君錄人罪犯，二忌庚申三尸言人罪犯，三忌本命星官計人功行，四忌八節八神計人善惡，五忌三元天地水三官錄人罪福。太極真人曰：遇逢此日，可設醮修齋，持經供養，以祈求景祐。公主再拜禮真人曰：一一遵依道旨。真人乃放光明，照其幽獄皆得生天矣。勅使碧衣童子，引公主速歸。真人乃昇天而去化。北陰酆都大帝、一切鬼神皆大歡喜。其碧衣童子引公主至一金門已，推而入，其公主忽然驚覺。公主身在碧牙床上，蓋其錦被。公主開目視之，見駙馬、官人在側，乃圍而泣之。公主擁被而坐。官人曰：公主睡多時，不敢驚動。公主曰：富貴乃若石中燧火，榮華如水上浮漚，時光有若南柯一夢。其病頓愈。公主乃入宮內奏帝，所有珍寶盡數還納於內庫，乞身歸道。帝曰：何也？公主具說陰府之事，一奏帝。帝乃歡喜，依公主所奏，以

崇仙坊金仙觀改為玉真觀。公主自入觀之後，而不出觀門，雖有貴戚、駙馬親等，公主令人監門，並不能得見公主，每日唯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不曾惰慢。至三年後，復見真人於紅光之中，乃謂公主曰：上昇至近，證為天仙，火急修為功果。道罷，不見。公主乃建黃籙大醮。至上元十五夜，鸞鶴自天而降，月華如晝，香風馥郁。其鶴至於庭前，公主乘鸞背，冉冉登空而去。遺留下《唐多令詞》一闕云：性命兩如何，奢華勿太過。守貞廉謹儉安和，以己方人無橫禍。歎緣分，少貪多，也囉。擊破是非窩，敲開名利鎖。澄心取性且蹉跎，暗想高低哀與樂。猛省悟，若南柯，也囉。人皆具說。人皆寫其詞，京師乃為供養。此者同昌公主悟此《清靜真經》乃為驗乎。故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淨而欲牽之。論曰：能守清淨者，貪欲不能移，險阻不能危；不以祿位惑其志，不以

貧賤改其心，不以毀譽度其色，不以榮華亂其神。同昌入夢鄴都，感太極真人說戒，能受之，猛捨富貴而甘其寂淡，三戒行周備，可為仙人也。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欲者，流浪之相；澄者，定水之相。此二句是太上再言去愛捨欲之心。若能去愛，不生情慾，而不起貪心，則神自靜而心自清也。若能流浪之愛想而心息，又若更能澄心如水平之相，則皎潔不動；皎潔不動則神自然清靜。故云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文中子曰：捨其所爭不爭，乃遣其欲而心自靜。萬物所棄則無貪，無貪則心自澄矣。能澄心者，其神自清。如此者，亦修真之士不亦悟清靜之道也。白雲翁云：君子以清靜洗其心，小人以貪愛移其心。是以聖人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劉子曰：神者，心之主，是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亂而

心蕩，心蕩則傷其形。先理其神。故以聖人以恬和養其神，和者，去嗜欲也。如此則以和養其神則安於內，清思棲心則不誘於外，神和心清，形無累矣。無累者，則因遣欲者也。故云遣其欲。問曰：自古人能遣其欲？答曰：有之。昔有南史時宋帝朝，有宰相元田夫有貪欲之心。國朝有事，不唯大小，須要財帛而後行其事。偶因街下二人，因醉而爭淫濫之事，而殺死一人。田夫語於殺人者：汝能出絹千疋，可令汝活。其人出絹八百疋。田夫曰：未能可免。被殺之家聞之某，願出絹一千疋，可使此人償命。殺人者怕死，出絹一千二百疋，被殺之家無絹可酬，乃斷判醉而有誤，可決六十而放之。百姓無處告論，民受其屈者多矣。徵歛無度，家中修樓閣庭臺，用其金碧千有餘間，制過王宅；美女盈庭，皆國色者；每一食，可費用錢百貫。朝歡暮樂，又好黃白之術，多取其利。忽有道人立於門前曰：能黃白

之術。田夫聞之，急令人召至宅。田夫見之，降階而揖之，問曰：有何術教予？先生曰：願求一醉。田夫曰：不見其術，先要我酒飲得，非欲乎。先生曰：想君回生作死，回死作生，率歛無度，屋宇千間，金玉滿庫，美女千人，淫欲至甚。又求黃白之術。汝孰欲過乎，而謂我欲也。田夫被先生責之，而怒曰：爾乃何處野人？焉放觸我。令左右執之。忽然不見。乃遺《點絳脣》詞一闋云：富貴榮華，高官一品功勳大。由自貪愛，待鐵打亭堂蓋。家計方成，隄備閻王怪。如何奈？怎生得解，難免諸人債。田夫見而悶悶不樂，歸小閣中。忽於睡夢，見一塊黃金，田夫喜而自取，身墮地下，冥冥而去。忽見甚明，田夫覲時，睹數百人戴其桎梏，或拚或昂，以大石壓身者。又見一牌上寫貪愛之獄。忽見一白衣人披髮而言曰：相公來何晚矣？等候相公多時。相公曰：爾乃何人也？其人曰：我乃被殺之人

也。相公受絹一千二百疋，不令償命。只要相公還我命。以誤殺數百餘人，叫相公將我金來，並珍寶等。田夫驚而走之，衆人拽住，為索其債。又數人抬一巨石，長三丈，厚五尺，但壓相公。然後左右拽倒相公，欲抬其石壓之。或有一人喝住：且休壓相公，其人壽數未盡，更有六年之壽。相公覲時，乃是獻黃白之術者。遂引田夫於獄中坐一大石。先生曰：吾太白星君也。相公官居一品，不積德行，唯有心貪意欲，是禍之本也。相公曰：今日深謝先生相救，粉骨難忘。先生曰：相公自來曾念甚經？答曰：曾念《太上老君清靜真經》。先生曰：怪然有道氣也。是經云力能過吾也。相公何不聞經內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相公曰：居，吾語汝。夫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香味，肌體之於安適，皆出於欲也。此欲若不遣之，則精神馳駭而不守，志氣靡散則耗五臟陷而不能安。嗜欲連綿

於心腑，蔓衍於荒淫之浪，留連於是非之境。如此者，而不以財德倡生，蓋以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忘害，貴身而賤物。故尊勢而忘動，樂道而忘貪，故厚利而不能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炁浩浩，蓋首於故養形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先生曰：相公旦夕宜千萬省之。田夫辭先生。而有喚元相公，相公覲時，乃被殺人趕來，相公乃蹶倒及地。忽然驚覺，冷汗流體，心怖而不已。是時田夫猛省曰：財者禍之源，貪者罪之本也。遂已解印休官，出寶庫之財賑濟貧窮，深閨之妓使嫁良人，施其宅舍盡作官觀，身脫羅衣而穿布素，口餐糲食，頓喫淡飯，每日唯念《太上老君清靜真經》。遵而行之十年之期，忽見本來夢見者先生。田夫見而禮之。先生曰：進道數年，甚有勞乎？今已釋冤債，但無可昇於仙路。真遣慾忘貪之人，乃澄心養神之侶。今已朱陵挂號，碧

落標名。還與神丹一粒，可吞之。先生曰：已不食矣。故《仙經內傳》云：飲食不止身不輕，聲色不止神不清，思慮不止心不寧，心不寧而神不靈，神不靈，功不成。其要道也，不在瞻星禮斗，苦己勞形，唯在方寸，湛然無所。神仙之道，永保長生。故道者，即修心者也。老君曰：道以心得，心以道明。心明則道降，道降者神明則在身也。如油火在卮，明從火起，火因油在；炷因油潤，油藉卮停。四者若廢，明何在焉？亦如明緣神照，神托心安，如形有心，道全一物，不足何依焉？所以為之神明。神明者，目見、耳聞，意知心覺，分明物理，玄微悉析。此為神明，切宜記之。朱陵宮相候。忽然不見。田夫乃依龍虎相交，陰陽間隔，五行離合，水火既濟而修之，乃築環牆而修之，鍊更三年，通前一紀之數。至重陽日，田夫乘空而去之。後人推牆開門，看之而不見田夫，唯見《清靜經》一部，案上花牋一

幅詞，《寄唐多令》云：性命兩如何？根元牢閉鎖。守陽魂、陰魄盡消磨，運火周天烹大藥。向海底、看紅波。也囉。貴賤片時過，榮華一擲梭。待三千、功滿行成，合驂鸞鳳遊碧落。朝玉帝、應仙科。也囉。

論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自先生有元田夫，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心靜神清而自至，此之謂道。至若無修之實有，今已身超碧落而拜玉帝，可謂得道矣。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六欲者，六賊也。何名六賊？六賊者、眼、耳、鼻、舌、身、意。三毒者，三尸。何名三尸？三尸者，上尸彭琚，管人之上丹田，使人好華飾之毒；中尸彭質，主人之中丹田，使人好貪欲、嗜滋味之毒；下尸彭矯，主人之下丹田，好淫欲疾妬之毒。上句言人稟道，常能遣流浪之相，而心自靜，澄其心，如水定之相，神自清也。太上言，若人能心靜神清，自然

六欲不生，三尸不為，三毒乃消滅。故云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文中子曰：君子之學則進於道，進於道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小人之學則進於利，進於利者，則六欲乃生，三毒不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故六欲不生，三毒不起，則自消也。何人能六欲不生，更得三毒消滅？答曰：有之。昔唐貞觀年間，有一人名沈會，因有欲心，取受民財，事發配於竹蘭。日夕常念《太上老君清靜經》，罷面望泰山而禮拜，言曰：惟願得還鄉里。有東嶽泰山府君之子，乃炳靈公也，因遊西嶽赴會，回見沈會念《清靜經》，靈公乃於虛空之中言曰：其人不可得也。回東嶽語於府君，府君曰：善哉，令使取沈會於偏閣之中，坐時，天色正午。見朱衣吏曰：府君召汝足下。沈會曰：那府君？吏曰：乃東嶽府君。沈會大驚，急取章服，與吏同行，至於城外。其吏曰：即今脚下，至泰山三千餘里。沈會曰：

何能得到？其吏曰：此間借一疋馬。沈會只於樹下等候，其吏入於廟中，須臾牽一疋青馬至，但小如驢。吏曰：乘馬可緊合目。沈會上馬，合目，急如猛風。吏曰：開目。乃見一城，遂入其城。近城只多荆棘。又至一府衙，左右皆鐵衣衛護。其吏乃牽住下馬，引沈會入于府衙。兵吏乃問曰：何人也？奉府君勅，故取之入於第三重門。吏曰：官人但於此候，容某先入報之。吏既入去，不多時，有一通引官出曰：府君召沈會官人來。沈會急隨而入之，乃至於一寶殿，四面皆珠簾絳幕，榜其殿曰朝曦之殿。其吏止沈會於殿下，左右皆金甲鬼兵侍衛。有二碧衣童子乃軸其簾，見一人正坐，戴遠遊冠，衣青色盤龍衣服，手執寒玉珪。傍立一人，是金蛾帽子，茜紅，繫藍靛玉帶，年可三十許。令碧衣童子請沈會上殿。沈會上其殿，戰兢兢，步不能移。碧衣童子策上殿，沈會拜之。府君約拜，令左右取

榻賜坐。府君曰：凡人為惡，不為人誅，必為鬼戮之。汝昨有至欲之罪，而得此報，故有責配之報。汝能念《太上老君清靜經》，一年之間，誦之萬卷之餘，其德甚重，至能拜禮於吾，奉天帝之勅，不令汝入於輪迴之路。汝念此經而能誦之，若通其義，依而行之，乃與人講論。若化一人歸道，其功以加焉，不為上仙而為神仙，不為神仙而為地仙，不為地仙而為鬼仙，安能入生死之路？語畢，有一鬼官著緋衣，乃鋪文字於案上，而指之曰：有慕仁軌執笏殿下，乃沈會之姑夫也。沈會回面而不敢顧。王曰：汝既為官，任東海郡牧，而不能清白治化於民，却生貪欲之心，殺平人阿趙。其慕仁軌曰：不敢。王喚取被殺阿趙來。遂於東廊下喚過阿趙，身著白衣，披髮，年約三十。阿趙曰：有阿婆年七十有餘，因老病而死，有小姑欲奪其家財而妬謀新婦。婆有郡主慕仁軌於小姑處，得金百兩，以憑小姑所告而受其情，

便將新婦斷處死。有此冤屈，望府君裁斷。其仁軌諱之曰：是此婦人實殺阿婆。王令左右將過業鏡照之，仁軌實受其金，枉斷阿趙。仁軌難諱。王曰：過莫大於欲，禍莫大於貪，罪莫大於殺人。汝三愆俱占，安可赦乎？令左右將來。見二鬼扶一鐵床放在殿前，令仁軌脫衣。未脫之間，其鬼以挑其腮，其腮火著，已燒半面，其身自脫，乃扶於鐵床之上，以鐵釘釘其身，有火焰於床下自著，苦毒之聲不可見聞。卧移時方罷，已見其體燒作焦灰。須臾，又有一鬼吏手執一扇，乃曰：慕仁軌。乃扇一扇，其體復故。以鐵枷枷之。沈會乃越席而起曰：此人乃某之姑夫也。還能救之。王曰：冤枉爭奪，損人性命，何由赦之？炳靈公曰：除此婦人肯罷則休，除陽間作大功德，祈萬聖，禱千真，除太上老君有此飛詔，先令含冤者上登雲路，即證天界，方可免。沈會曰：臣使慕仁軌改過前非，除其六欲，不生三

毒，啓建太上羅天大醮、天尊赦罪之科。趙氏生天，而免仁軌苦乎？王曰：如此者可。仁軌數未盡，更有五年壽。唯攝二魂歸陰府受罪，一魂在陽間守其形。形體亦有惡瘡，疼痛不已。受五年數足而死矣。今歸地府受罪畢，然後為猪、為羊，或為人道，遭其刑法而處死。沈會聞之，速念《清靜》之經，府君恐震地獄，乃曰：汝且可歸，無生貪欲之心，莫起三毒之意。謝禮念非有天恩赦之。汝歸鄉，即於仁軌處勸少生貪欲之心，乃可也。一吏曰：送歸沈會。沈會下殿，拜別府君而退。吏曰：緊隨我後而回。乃過一河。過其河，大作一聲。沈會大驚而覺之，冷汗流體，見家中人圍之，而皆哭泣。沈會舉身而起，家中人語曰：你今死三日，唯心頭微熱，遊氣不斷。沈會乃抬身瞻仰曰：有如此陰靈乎。謂衆曰：勿得起貪欲之心。依前謹念真經，後三日果有皇恩，大赦天下死刑、徒配邊流，得免

其罪，普得還鄉。是時沈會乃去東海郡，有姑夫慕仁軌果然卧疾，乃三月，遍身瘡癰，濃血滿床，疼痛不忍。時仁軌見沈會，大喜曰：我一月前夢見汝救我。乃說地府之事，一一合同，遂乃省其過，乃作黃籙大醮，命羽流三七員，而造《太上清靜經》一萬卷，散施十方道友。又結清靜之會。功德既畢，其日午時齋罷，於空中有婦人來謝曰：感君大醮功德之力，妾已生天，上昇雲路。乃留詩一首云：幾年冤業不曾伸，今日蒙君設醮筵。六欲三毒俱盡滅，却承功德上青天。沈會望天而禮謝。未半月，慕仁軌瘡疾盡安，形體如故。沈會以《滿庭芳》詞勸之云：六欲難消，三毒不滅，貪求狡行忙忙。一朝數盡，誰肯替無常？富貴堆金積玉，臨行後、一物難將。傷心處，從前惡業，自家當思量。何計，免鄴都罪責，無由商量。恰如冬瓜，秋後著霜。奉勸吾人猛省悟，清靜快樂之鄉。功成就、朱陵宮裏，澄淨鍊真

陽。仁軌聞之，陰靈如此之驗，豈忍不避乎。乃留詩一首云：思量伶俐不如憨，六欲三毒莫強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沈會云：流年如電掣，爭忍不修行？遂乃屈指而大哭泣。二人便乃棄家計，休官解印，同往天台山，折諸茅草，蓋庵而坐，日誦《太上老君清靜經》三百遍，修行年至九十餘，皆得道矣。

論曰：情慾之至，如水火也。煙生於火，水出於冰，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真人云：人以欲愛養身，養者如愚人養魚鳥也，見天之寒，魚則以湯之中，鳥於火林之上，水火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於聲色所以悅人，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沈會、仁軌二人以愛欲在身，一為配者，一為死徒，乃猛悟，休官入山修行，行清靜之教。捨惡從善以得道，豈無驗乎？

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太上再復上句之義也。言人欲所以

不能遣者，為心未澄，欲不能遣也。文中子曰：言不忠節謹密，是未能澄心遣欲之人也。故云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白雲翁曰：人不能澄心遣欲者，是漂浪愛河、流吹慾海之人也。或曰：何人不能澄心遣欲而生妄想乎？昔有唐時劉懷珍，字道玉。太平二年，以功勳除授河間樂陵太守。至郡貪圖賄賂，徵索不已，有錢三二百萬，不生慈愍，常取索民錢物，不曾正決一件事。士民嗟怨：家貧家貧，取髓抽筋，寧逢南山白額虎，切莫撞著劉懷珍。其受如此苦。乃移鎮中山府，其民甚憂。有其妻乃謂懷珍曰：今日錢物，富貴稍足。官居一品，而作方面之侯。年可數旬，不修來世之福德。懷珍曰：此時如何？妻曰：我聞著紅騎馬累世修來，若今世不修，殃墮後世；若今世能修，後世必主富貴。懷珍曰：然。妻曰：我粧閣之中寶貨約賣百萬貫餘錢，不如休動民財，而修其寺觀，招二三十僧

道時復齋供，一乃自家作福，二乃獲後世富貴之緣，三乃國家知道，是為善之事，四乃不傷其民而得美善之名。此乃全身足世之果也。懷珍大喜，於是盡將夫人櫃中錢約百萬，而選日施工，聚料買地三十餘畝，前後下手，修之二年而成就。又建一座寶殿，三門經閣，法堂聖像，一切俱全。懷珍與夫人逐日燒香求福，二年之間，諸事乃畢。又買常住地五頃為常住，所用約費錢百萬餘貫。然而如此不動民錢一毫，而暗刷民肌膚膏脂，只是不能澄心遣欲。有日懷珍與妻曰：我今修起一座福地寶殿等，不動民財，而不知後世果因。夫人曰：此陰中之事怎得知？懷珍每日心常不滿曰：作如此功德，又如此虔心禮求靈報，何神明全無靈驗。一日午睡，夢見有一道人直入其屋，亦無禮貌，謂懷珍曰：相公貪而且欲，所修殿堂等，雖曰自己錢物，然平日常取民之脂膏，豈有福乎？今世為官一品，又望後世福田，

其貪欲之心不止，福乃為中山府南門張小婆婦得之。懷珍問曰：彼人何以得之？道人曰：此人賤時糶物，於貴時只依原價糶與人，不增價；別又常念《太上老君清靜經》，扶危救困，惜物護生，其功勝彼修寺觀之功。道人言畢，遂不見。懷珍不樂，遂使急脚子喚此張小公婆婦二人，問其因，與道人所說同。懷珍有悟，遂解印休官，於密室修清靜之道，澄心遣欲，與夫人對其寂淡而雙修，及延道侶而講談《莊》《老》。壽一百二十九歲而終。

論曰：道之大也，唯心感之。若不澄心遣欲，何以得之？劉懷珍取民財而修寺觀，望消業而求福緣，不亦難乎？若放心於無有之鄉，養神於逍遙之境，乃其悟也。澄心遣欲，散金玉以濟貧，以獲延年而正寢，豈不賢哉？宜為真人矣。

能遣之者，

言能遣六欲、三毒者，可以觀三元之妙道也。其三元，在下文說之。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物無其物者，心澄而欲自滅。欲既俱喪而自亡，如此者，可以觀大道三元之相也。何名三元？答曰：一元者，內觀心識如虛無之境界，見一切無心。既無其心，六欲之賊何由生，三毒之尸自然滅也。故言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心無其心者，外觀其形，形無其形者，相不滯於形相者，漸入無為之境，不能誘動其心形，六欲何能而生，三毒自然消滅。故云遠觀其物，物無其物。白雲翁曰：內觀欲心而無欲心，外觀色心而無色心，遠觀外物而無外物。如此三無盡，可謂得其道矣。文中子曰：不執利，不執有利欲之心，故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不違害，不違害傷色身之狀，故曰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不強交，不與外物而強交易，是故無外物也，故曰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或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何人也？昔戰國時有文摯善醫，有龍

叔謂文摯曰：我聞子之妙矣。吾有疾，子能醫乎？文摯曰：唯命是聽。然先言子病，吾當察之。龍叔曰：吾之病有數般，鄉中譽我，我不以為榮；國中毀我，我不以為辱；此一病也。吾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二病也。吾不親富貴，不傲貧窮，三病也。吾視人，如人視我，四病也。吾處吾之家，如道旅之舍，五病也。吾觀吾鄉，如蠻戎之國，六病也。七魔：一賞罰不能動，二刑罰不能滅，三盛衰利害不能已，四哀樂不能易，五不可視國名，六不親交友，七不能御妻子制僕。此七魔也。奚病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皆面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虛也哉。聖人之心有七孔也。子之心有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也。今聖智為疾，此之謂無其心也。故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或曰：何人外觀其形，形無其形？昔吳季札入燕為使，至路，忽於道上見金一錠。季札

見而不思其意，前所步見一負薪者，告之：汝貧，此處有金一錠。季札引而指之曰：汝貧，將此金玉去。負薪者乃顰眉而責季札曰：觀君氣槩甚豪，而意甚下，顧我身何為嚮金之人？負薪者遂不顧而去。金乃物之最貴也，而不顧之，乃是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論曰：龍叔得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負薪者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悟此三無，能通聖道矣。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上句言六欲既不生，則三毒自然消滅。因此不生六欲，消滅三毒，則能內觀無欲心，外觀無色身，遠觀無物。此三者皆名為色空，應有形者，俱為幻化之境。《定觀經》云：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寂然無物。其能識者，可以內觀無心，外觀無形，遠觀無物。此三者觀之，無心、無形、無物，並同虛空。然後既悟，唯見真空寂境。故曰三者既悟，唯見於空。《易》曰：顯道神之德

行。言悟三空之理，明顯無為之道，而自神靈其德行之事，如太虛以萬物，惟見於空之境。文中子曰：聖人之德，為道之本。為道者無心、無形、無物，此三者既悟，唯見顯道之德行、神之德行者，太虛之至空也。故云三者既悟，唯見於空。或曰：何人能悟此三無而見於空、達道也？昔唐時柳子初於大曆年中會試於南宮，失利，不檢其身，恣遊放蕩，花街月夜，取一時之樂。非久行囊空虛，於人多厭之，糊口之用，及形容枯槁，日不聊生。或一日，出東門，徐步而進，欲覓自盡之計。柰死期難捨，遂坐於古柳之下，因默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三遍，神氣欲絕。忽有一道者，青巾白袍，皂條草履，携一竹籃，亦來坐於樹下，氣貌堂堂，乃謂子初曰：君有道氣，一何困也？子初開目，見而甚喜之，乃謝曰：僕一書生，當於壯歲，兩上春闈，而遭命蹇，因此失利，放蕩狂遊，囊空資盡，日不聊生。家鄉東海難

歸，西秦無住，體無完服，腹無所食。今日之困，陳厄之不若也。言語蹇澀，氣漸聲微，忽然而倒。其先生見之曰：何以如此？遂於籃中取棗二枚，與子初強起，接而頓食之，唯食一枚，但覺作食之味，乃拜先生。先生曰：觀君之氣，似有奇骨。子初言：僕乃心中不足。先生曰：汝乃得其甚足。子初曰：大丈夫心中足位高貴可也。先生曰：爾但瞑目。子初既合其目，便覺飄然而昏似睡，忽見一紫綬金章人秉其象笏，奉夫餘國王詔，徵足下子初。子初曰：僕乃東海下士，沂水儒生，兩失龍榜，今為孤迹之人，安辱國主相徵乎？道罷，子初喜而隨使者出東門，既出東門，有十餘人錦衣繡帽，玉帶紅靴，見子初盡皆拜，遂牽桃花之騎，玉鞍金韉，寶轡龍駒，翠蓋圍鳳，紅旗映日，乃簇擁子初上馬。子初喜不自勝，乃攀鞍上馬，頭達叫唱甚嚴，從騎至多，駟牡追風，八百餘里，乃至一城。見人煙窈窕，地里風光，

數百朱紫之官列拜馬前，道引見一所，珠樓寶閣，玉殿森森，煙霞重霧。忽有一騎從衆中出，曰：且交駙馬解鞍於東華館。軒窗戶牖，皆水晶、玻璃為之也。是時紅粧繡閣，寶結花冠，數十妓人動其弦管。是夜，子初宿於東華館下，高閣鍾敲，曉月清風，一妓傳宣，請駙馬引見公主。子初大喜。忽一美人捧一寶箱，內有寶玉衣一襲，更夜牽一駿騎，遂請上馬。笙歌一隊，皆吳姬越絕，遂引乃入其內，見紫殿金階，玉庭森森，兵衛肅肅，朱紫班班，圭笏相亞，大立羣班，拜舞待之。須臾，鳳簾齊捲，鳴鼓一聲，山呼震動。夫餘國王昇其寶殿，見華冠龍袞，雉扇輕開，嬌娥窈窕，傳宣曰：令駙馬見帝。引子初拜舞畢，王曰：寡人愛女，小字淫芳，願絲蘿於卿，納聘在于今日。承其詔命，奏鈞天之鼓樂，列其御宴，卿富貴不可言也。是夕燈燭龍膏，香虬鳳髓，霞衣綵帔，不知其數。忽鳳閣擁一女子，年可一十六歲，其

貌其姿，西子、嫦娥之不若也。嫦娥古今無如此貌。子初見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是夕鳳帳盤龍，以衾展雙鸞，太真為伴。至天明帝乃勅降，特進領三省駙馬都尉，贈武安侯，鎮武郡公主。至武安郡，道士、僧俗、屬郡官僚並皆接之。治此郡一十年，遂生二子。政聲大振。奉勅征南夫餘國大元帥，鎮兵數萬，一擊而勝，功勳成就。帝乃賜金山一座。五年二子封侯，其富貴不可言也。金玉如瓦礫所為，功蓋天下。有日樂極悲來，後三年其妻公主身殂。後二年，二子亦殂。子初不勝其悲。又有告變曰：南國王柳子初欲叛其地。夫餘國王遣使，命詔之。子初不敢抗命，遂至此國。其王曰：汝一微生，不能自料。寡人召汝為駙馬，一十五年，封王立土。朕於汝不輕，汝何叛也？子初曰：臣本一布衣，今日駙馬。謝王封第列土，非敢叛逆。王曰：告叛之由不虛，何更言之？令左右烹之。力士

解衣取刀，欲割其肉於鑊內，子初甚驚惶，乞復作一布衣，今不可得也。力士欲下刀，油鑊其滾，哀聲一叫，忽然而覺。先生曰：足下何乃昏然？子初既覺，汗流遍體，戰戰而已，乃具述之事。先生曰：汝念《清靜經》，經中有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子初始乃孤貧，而有欲心。今子初作駙馬，此三者皆無實跡，如一虛夢間，是唯見於空也。子初又要身高貴，使子初封為南餘國王也。又不能遠觀其物，賜子初金山一座也。子初釋而悟曰：人生一世，虛幻自然，何可嘆美之？遂禮先生，先生曰：後三年於蓬萊相見。汝堅持此真經，道心勿退，是其願矣。道罷，乃乘雲而去。子初因食棗而已，不食。後尋勝地，乃茅庵，默然而坐，屏絕人事，堅持此經，三年不退。忽一日，有白鶴自空而下，子初乘鶴背，乃騰空而去。乃留一小頌三首，

一云：色是花豔而不久，莫厭虛花豔色紅。花光虛豔似浮雲，爭如悟取玄元理，心上無心道自通。二云：形似虛幻而不永，形是虛形莫強尊。耽家積業落於空，爭如悟取玄元理，形上無形道自通。三云：物是浮寄而不久，白玉黃金即是空。來時空手去時空，爭如悟取玄元理，物上無時道自通。

論曰：萬物自無而有，有極則歸於無。故人以幻化色境為實，豈不愚哉？柳子初因不第而有欲心，感得上仙來化，為夫餘國君之壻，以為色樂其心，故不知心無其心也。又外以封侯之貴樂其身，故不知形無其形也。又以金山之貴物樂其意，故不知物無其物也。此三者皆不實之相，乃色是虛花，形是虛幻，財是虛景，乃其禍也，而有悔悟。既乃悔之，身遊三島而上玉京，豈不良哉？《易》曰：無思也，無為定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政，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文中子

曰：山宜附地，人宜附靜，湛然寂者，道在其中矣。或曰：何人常寂而通其道？答曰：有之。昔者天寶年中，有進士李通，年五十餘，累舉不及第。日誦《太上老君清靜真經》，大得其理，寢膳不離其手，口不輟經。忽日，妻乃亡之。通嗟嘆而已。惟一子。後一年，子亦殂。通曰：吾脫其枷也。常日詩酒自娛，相知或有勸之曰：我聞妻者，齊也，同棺共葬，乃人之常情。子之不為，慟嗟而已。君之無情。其子死，一慟而已，忘遺體之慈，是失父子之道。君何為知書也？通曰：我聞莊子亡妻而鼓盆，東門喪子不哭，此真達理也。吾何憂哉，吾何憂哉？太上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也。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常寂者，道也。道既常寂，吾何有焉？遂散家財與不足者，棄田土於

鄰里也。李通乃携《清静經》而入華山，拔茅累石作庵，誦《清静經》，默食藥苗而修堅志，三年如一日，道心不退，感太上使神人教之。其人化道者，入其庵中。道者遂問之曰：子於此學道深山安有乎？凡問七次，而不對之。道不在忘言而不達，不在論言而得馬駒牛犢，又何言哉，又何常得其道也？夫欲修道者，先能捨外事，外事都絕，無以與心逆，然後安坐內觀，心覺一念，起速須除滅而安靜。又若有浮游亂想，亦當盡滅。亦不知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然後呼為湛然常寂。李通聞之，願然而拜曰：先生所命，願一教之。乃跪于前，而授其教。先生曰：學道者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者，空心也。不可定中之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至此，名真慧也。慧而不用詐，慧而貴，實智若愚。此乃益資定慧，此羨無極。若中念想，

多感衆邪，妖精百媚，隨心應見。又多謂李通：汝若能定得心，湛然常寂，其道有成。李通曰：弟子能之。先生曰：來日我教汝，吾且去矣。先生遂出庵而不見，候來日辰巳時來，先生却來此庵前。通乃出庵，喜而迎之，而入其庵。李通乃禮：念弟子身為腐儒，不通大道，而守頓空，何異膠柱鼓瑟？先生曰：吾欲燒一爐丹，汝以鎮爐，唯以無語為湛然常寂。汝能之否？通曰：弟子能之。先生乃於庵中立一爐，于袋中取出一鍋子，放數粒丹藥其中，望太陽取氣一口，吹在爐上，其火乃然。仍戒李通曰：汝正南於爐而坐，此是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如此者乃事湛然常寂之法也。若有千魔萬魅，感即是無，得而言，若爐中之丹則不成，汝道不就也。千萬記之。三日後，吾却來覲丹，丹必熟矣。與汝共服，可以羽化為天仙也。千萬記取。李通乃握固，而面於爐端坐。其先生乃

出庵而去。不多時，忽然四方雲起，雷電交空，疾風拔樹，霹靂摧山，驟雨猛水乃浸其庵。李通不動身而端坐，其水浸坐，乃至于頂，而心不動。雨水只有一寸，不入於爐，不至于口，須臾，水出既落，又有野火燒山，巨天火發，而至於庵，庵舍欲燒而著其李通，亦寂然不動，其心全無怨意。須臾火自滅。又有餓鬼而至，其鬼或藍面而赤髮，或黃體而面青，或眼紅而光出，牙若剛刀。吾等山鬼也，今日大飢，食而且度。汝若一言，吾不食汝；若無言，乃啗之。李通終無一言，其鬼自滅。又有數十餓虎而來欲食李通，李通乃不視，亦無怖心，其虎哮吼數遭，嗅而不食即退。又有毒蛇，遂遶其身而行，李通亦不動心，其蛇自去。又有一婦人，年貌二八，嬌姿無比，以其妖言豔語而惑李通。李通心並不動，婦人亦去。又有強徒三十餘人，皆鐵衣，手執戈弧矢。賊首曰：好食此人心肝。遂刀劈之，欲下手，有一人曰：

只語一聲，且免之。李通亦不言，其賊自去。然後有一王，峨冠大袖，朱履長裙，手執寒玉珪，引數人獐神惡鬼，是牛頭獄卒，手執鐵叉，大喝李通曰：閻羅大王至，何故不起？其鬼遂以鐵叉叉之，其王曰：且住。若其人一言則免之，若無言，以鐵叉叉之。李通終無恐懼，亦不動心。王曰：執取伊妻來。不多時，李通妻至，王曰：使爾夫一言，不令汝受苦。其妻曰：君與我為眷屬，恩重如丘山。今日我經地獄受苦。若你一言救我之苦，若不言，苦罪難受。李通終無一言。其王遂怒：此乃頑鄙之人，今鋸解其妻，使令看之。須臾，獄卒提到其妻，用板夾之便鋸解，血流滿地，悲聲不忍見聞。其夫亦不言。王曰：又呼其子。子果至，王曰：交汝身為萬段。子曰：父乃鐵心肝。我母因父不言，直至鋸解之苦。父今又若不言，我受剝身之苦。《孝經》云：念父子之道，乃天性也。父慈悲，乃一言，可免其

苦也。李通終無一言。王見此，大怒言：這漢頑執，攝其生魂離殼。李通但覺昏然，其魂於齊州王大郎家作女之身，生而且艷，絕其容貌世中無比，啞啞不言，年至一十八歲，人呼為啞女。父母出嫁與東村馬員外第三子，甚愛其貌美，乃不嫌啞而取之。凡三載，生一子。其夫因醉而歸，與其妻曰：爾生得一子，甚美，幼啞而無言，此乃大病也。雖此子，何為美也？遂把子脚倒提摔之，血濺其母滿面，啞女驚然，忽叫一聲：冤苦，可惜我嬌子。開目遂見其爐紅光亂撒，火星迸散，似如雷聲。其先生方至，曰：丹藥欲熟，為汝一聲而驚懷了，其丹砂是不能成。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此人而不能守湛然常寂之道也。先生以手捶胸，大哭曰：可惜一爐丹藥。更後六年，吾復再來。遂贈與李通詩一首：略修玄理問吾徒，丹熟真鉛悟色無。鶴性自閑衝碧落，道心因靜見工夫。

龍吟瑞彩籠金頂，虎嘯祥風射玉爐。更後六年功行足，湛然常靜入仙都。先生曰：六年之內，只守此經而修，因上玉京。勉之勉之！道罷，先生化白光而不見。因此李通覓一繩懸大石，可重千斤，墜於石室之中，於石下而坐，寂然不動。六年功成，其先生引鸞而復現，叫之，通乃見先生，大喜，禮拜畢，二人共話，乘其鸞冉冉騰空而去。至半空之中，乃遺下詩一首云：觀空空亦是真空，空既無時無亦通。無惠既無湛常寂，好乘鸞背到天宮。又有小詞一首，《寄減字木蘭花》：攻書學業，五十餘年頭似雪。金榜無名，始信儒冠多悞身。妻亡子夭，恩愛無時來入道。深謝師言，湛然常寂昇九天。論曰：大道者，至靈蘊妙，待感而靈，猶金石之響，待擊而鳴。李通乃悟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之道，千魔萬惑而不動，又設千斤之石，而修六年，果登天宮，豈不宜

乎？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欲者，六欲也，乃六賊也。眼是一賊，愛窺觀彩色妖艷，人不知妖艷是殺人性命之刀斧。耳是二賊，愛聽艷樂淫聲，而不知艷樂淫聲是害人之鼓樂。口是三賊，愛嗜美酒肥肉，而不知美酒肥肉是腑腸之毒藥。鼻是四賊，愛悅芳香邪氣，而不知芳香邪氣是害人之氣命。身是五賊，愛香車寶馬，而不知香車寶馬是招蹶之機。意是六賊，愛祿高位大，而不知祿高位大是害人之形命。故曰射神之天。此上句言能於常寂之中無所寂相者，是能了真空湛然之相空無，湛寂自滅，然後真空照了，見其真道矣。見其真道者，了達空無湛寂四事，但泯真照空也。如此者，六欲之毒害，又豈能於吾生也？故曰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文中子曰：寂無所寂者，與太空同體，與太極同

德，與神道並行，不化而化。如此者，安能有欲乎？故曰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或曰：何人能知寂無所寂，而不能生其欲也？昔宋時熙寧元年，儀州醫官聶處仁，其性沉靜，美而風彩。年三十餘歲。自小能持《太上老君清靜經》，大通其理。凡有患者，不問貴賤貧富，而一般下藥，無所問藥資。人皆以為救命真人。或有一黃官之家請看候其患，既至患人宅，其患之家妻年少，艷美容質，遂見處仁候脉，而便通其意。處仁避面而候脉，下瘋藥一服，畢，急辭而退。處仁乃真空照之，出而便行。其黃官之妻他日佯病，使人召之。其處仁托其他幹，不為下藥。其娘子再三使人，召三五次。其處仁不獲，更又叫曰：娘子急之。處仁推辭不及，至乃避面診之。處仁曰：娘子安常無病。娘子曰：我官人差出遠遊，今夜汝來，我當相待，每夜夢宿於君。處仁聞之大驚，深會其意，遂走出門。後及呼之，更不

復迴。至夜深，忽有人扣門而曰：有某急患，請即中候脉。處仁不知端的，乃開門而出，娘子遂拽住處仁。娘子曰：君心從我，我與君富貴。若不從我，我是黃官之妻，為期於此。汝若不從，與君其死。處仁不得已，遂允之。乃引娘子至於短牆，而攝其手，越牆而走之，不入其家，遂遁入南山之中，依此誦《太上清靜之經》，修行悟此寂無所寂之道，而欲心豈能生之。是時，本州城隍土地正神以此聶處仁不起欲心，乃呈司命君遂賜一百二十歲，昇為天官。其婦人奪其壽，至五十終，將生魂攝於地獄，其形於陽間卧疾，腹常如刀攪，其心生魂被獄卒縛於鐵柱之上，以刀剖腹，洗除淫欲之心。受此苦楚，痛不可忍。其獄卒謂之此人曰：汝受苦七年矣，更有三年，三魂俱入地獄，縱得托生，入於別腹中，為之柰何？婦人曰：如何解救？鬼吏曰：汝於陽間設黃籙大醮，乃改惡從善，每日持念《太上老

君清靜真經》，可免此苦。娘子曰：「的可免之？鬼吏曰：『的免也。一發善言，千里福應。兼懺悔淫欲之罪，豈虛言哉？於是死魂至即目得假合其生魂。汝切記之，不虛言也。其人自省，謝罪改過，更不再犯。其夫官人憫之，遂命羽客一七設其黃籙大醮，又禮念《九幽拔罪懺文》千卷，兼印造《清靜經》萬卷，散施四方善友，令人持誦。於是九天上聖特赦其罪，娘子所患漸愈。其人思往日之淫欲，是有此報，在於地獄，不唯切之一身，外更有犯此者，不可稱數。娘子乃謂官人曰：『唐則天在日，與僧人行姪，亦受毒蛇地獄。』官人曰：『如何受罪？』娘子曰：『一旦便脫衣服、冠冕，而入於毒蝎之中。其蝎攢身蟄之，受苦不已，罪畢，即著衣服冠冕去。』官人曰：『此罪何時受苦足？』妻曰：『限滿之日，須有百年，任為娼女也。』妻乃勸夫曰：『善事可作，惡事切莫重犯。果有報乎。』夫聞之此語，亦改其心。二人乃雙修，

各依太上清靜之教，每日持此真經百遍。乃解印休官，築環牆於內，卓庵而坐，修道九年，同坐亡於壁間。乃留詩二首云：『酆都地獄不堪觀，視者令人心膽寒。萬死千生重受苦，陽間岐路再遊難。自退欲情欲不生，好修清靜湛然明。寂無所寂天真境，只在人心改善行。』

論曰：『道以清虛寂靜為體，人以姪色為實，豈不知有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道廣則天堂之路，欲大則地獄之因。聶處仁稟寂無所寂而無欲心，乃增延壽筭，名書天曹。其妻滯於淫罪，以奪其壽，魂追北府，剖除姪心之垢。楚痛之疾，醮筵救愈。及其改過從善，休官同修清靜之教，日誦真經，絕其塵俗，方乃同坐亡，魂飛北落。上聖真經豈無驗乎？後之好道君子，切謹記之。』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①『動者靜之基』，侯善淵、劉通微二注本及《清靜心經》並作『靜者動之基』。

（丁培仁點校）

004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經註

經名：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金朝道士侯善淵註。一卷。底
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
訣類。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序

源之未發，流無不清；風之未扇，物無不靜。及乎流以汨之，則清者濁矣；吹而散之，則靜者動矣。此理之常也。道之生物，自然之性，何嘗不湛然而清，寂然而靜，感而遂通。性以情遷，失其天真，逐而忘返，至于流浪生死，常沉苦海。顧不哀哉？太上以大慈悲、大方便，引接迷徒，將與復其本元，使得見道。謂道雖不可以言傳，而目擊道存之士，且幾何人？斯謂道雖

不可以象教，而得魚忘筌之喻，若有所待。故經之所以作也。是經諄諄明誨，始曰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繼而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又繼之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湛然常寂，寂無所寂，即是真靜，真靜應物，漸入真道。復曰，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此真經之大旨歟？蓋自西王母授之，仙人葛玄等傳之，太玄真人贊之，世世遵奉。奈何愚者有終身不靈，惑者有終身不解，鮮克仰副太上慈悲方便之意。今驪山侯公先生，游方之外者也，念經之言，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乃即其說，為之訓解，辭簡而甚易明，理達而甚易行，神而明之。自遣欲而滅三毒，由觀心而識無空，屏執著之妄心，誠貪求之煩惱；祖述聖作，以開以明。其間有云，悟而無為者是，得而有作者非。有云，大道中無文字，文字中無大

道，天文玉訣，須憑師匠口耳相傳。有云，不執空為空，不著有為有。有云，抱出靈華潔，回還一體光。學者儻於是經誦持不退，當得造於目擊之玄，不有待於忘筌之後也。平水老人毛麾謹序。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姑射山太玄子侯善淵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

無形者，陽淵渺邈，曠大無窮，頤心同體，微妙無方。故言大道無形矣。頌曰：大道本無形，無形亦假名。視之非有物，審聽絕音聲。覺性通幽靜，頤神透目清。太空無伴侶，孤月照蓬瀛。

生育天地；

天地有形象，皆因大道育養之，故曰生育天地矣。頌曰：一炁生天地，三光在彼中。四時分造化，萬物得和融。欲了無生法，知心物外窮。至真明不盡，常與道之通。

大道無情，

道無情者，湛然非象，虛極無心，萬物生成，無為自化。故曰大道無情矣。頌曰：無情通大道，育養本無情。掌握乾坤秀，包容天地明。上穿金闕界，下徹九幽冥。蕩蕩無窮

測，玄玄覆玉京。

運行日月；

日月者，道化玄明，人神之主，運行四通，普照而不昧也。頌曰：大道澄空廓，天邊日月長。運行周匝界，昇入遍他方。現出靈華潔，迴還一體光。達人知此意，咫尺是仙鄉。

大道無名，

無名者大道，通玄微妙，至理無窮，混元一炁，先天地而生，本無名也。頌曰：道化虛空體，權為假立名。有名非有相，無物亦無形。上徹三天瑩，橫擔四海明。闡開清靜眼，飛躍似流星。

長養萬物。

道大無形，湛然不動，皓皓純一，覆藏天地，運行日月，流轉江河，掌握山川，包含谿谷，滋溢園林，成熟五穀，結秀花果。一切萬物皆稟道炁而所生，本自無為，感時而自化。道本無形，育於有象。故曰長養萬物矣。頌曰：道化芸芸長，機生物自遷。煙嵐光萬頃，鬱秀照千山。淥

野連溪壑，清音對碧天。悟茲真福地，此處隱飛仙。

吾不知其名，

太上言，我不知道之名，為獨處無礙，太真玄妙之機，無生無滅，無增無減，隱顯無方。衆生不悟，太上垂慈，假立有名矣。頌曰：妙道迷難悟，心開慧自靈。元神生固蒂，虛谷證圓明。海藏凝珠璨，山頭混日精。滿天昕寶鑑，光照玉京城。

強名曰道。

道本無名。既以有名，著於物相；若以無心，死入落空。有無相生，杳冥相對。應物現形，日用不離。難分正教之法，強名曰道矣。頌曰：道本無言說，強名分辨别。心清秀炁凝，性靜靈雲結。海上起新風，天邊生古月。沖虛物我明，萬象齊俱攝。

夫道者，有清有濁，

有清者，清空曠大，神谷寂虛，一炁沖和，故名有清矣。有濁者，周羅萬物，無所不容，無所不入，貫穿世界，

細透毫毛，故曰有清有濁矣。頌曰：清濁定浮沉，陰陽運古今。天空垂玉象，地厚產瓊林。晴倚曹溪路，神凝法海深。但能明此理，方顯道人心。

有動有靜。

有靜者，大道寂然無心。有動者，神用感而通玄。一動一靜，可成真道矣。頌曰：動靜道弘張，神丹射太陽。天魂收坎位，地魄入離鄉。海底龍翻浪，山頭虎戰蒼。生擒歸昊境，性命得延長。

天清地濁，

天清者，混元一炁，拍塞沖虛，玄遠極深也。地濁者，生人發地，無所不種，無所不收，處萬民之污，故曰天清地濁矣。頌曰：地氣接空蒼，清天滿四方。中間埋古跡，上下越新光。達者歸真路，儵然入道場。玉嬰登寶殿，遠望汨羅江。

天動地靜。

動靜者，主天圓地方，則自然千變萬化，星移斗轉，運幹樞機也。地靜

者，風吹浪捲，蠢然不避污染而無爭。故名天動地靜矣。頌曰：地靜本無為，天樞斗柄隨。生成無造作，設化有靈機。極目秋蟾朗，凝睛瑩日輝。一陽收入鼎，進火養神龜。

男清女濁，

男者，陽也；女者，陰也。故曰是真陰真陽。此言非世中男女，見之不用，用之不見。故《德經》云：萬物無不負陰而抱陽。故外陽而內陰。外者，身也；內者，心性也。何以故？乃至修行之人身靜，豈不為男清，心性擾亂不寧，豈不為女濁矣。頌曰：物靜心非靜，身清性不清。迷真疑恍惚，意亂豈安寧？返照歸金鼎，迴光入寶瓶。分明開道眼，何慮不圓成？

男動女靜。

男動者，非是交媾之為主。動則不定，定則不動。故動者，陽道所生，如撥雲見日，磨鏡得明。故曰陰返歸陽，是名男動也。女靜者，謂陽道開自然，神化虛明，不姪不邪，不憎

不愛，不貪不嗔，不嫉不妬，不起不念，不妄不想，豈不為女靜矣。又曰：離中虛，坎中實，明取坎中實點化離中虛，是名陰陽顛倒、還返之法，可成純陽之道矣。頌曰：顛倒陰陽法，爐中採汞鉛。清光輝滿地，紅焰迸周天。白虎池中卧，青龍火裏眠。鍊成真玉貌，身外舞胎仙。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降本者，末所生也。道德其本，一炁沖虛，發自然之理也。萬物得其本，長養而不槁，枝葉榮旺，人得其本，神靈莫測，通現無方也。頌曰：降本沖和秀，隨機物自生。兩行紅霧起，一道素煙傾。虎飲金烏髓，龍吞玉兔精。兩般真至寶，悟者自神靈。

清者濁之源，

水清而淵明鑒照，其形自顯，異於濁也。是清之泉源比喻於修行之人也。頌曰：心淵明徹底，道靜鑒元通。玉戶陽精益，金闕浩炁沖。合和收坎殿，匹配送離宮。始覺玄珠降，衝天耀日紅。

靜者動之基。

靜者道，太虛空也。神得其用，出入無間，杳冥同體。故曰動之基也。頌曰：默默空無物，神明道體同。天清沖浪碧，地靜湧波紅。四象攢爐口，五行入鼎中。鍊成丹赫赤，餌覺赴仙宮。

人能常清淨，

天常清淨，日月星皎白而虛明也。人常清淨，精炁神寧而不散。故曰人能常清淨矣。頌曰：色慾無情染，紅塵絕往還。性光飛皎日，心地泛寥天。一炁烹元象，雙關鍊小鮮。精神穿宇宙，燄燄遍三千。

天地悉皆歸。

人能清淨，神通妙理，昇入無為，周羅天地，細入微塵。故言天地悉皆歸也。頌曰：清靜處無為，無為達妙機。蟾宮奔玉兔，日殿走烏飛。閃出千光燦，衝開萬象輝。包羅諸色相，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情擾之，

人神者，天地秀炁，結聚靈明也。本

自清靜，隨物生情，占塵惹垢。故言情擾之也。頌曰：富貴遮心翳，榮華眯眼塵。雖然觀日月，不見本來真。寂湛頤元性，澄空鍊至神。靈童開碧嶂，仙子跨麒麟。

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心者，神明也。知內而為性，顯外而為神。神本清靜，隨風錯亂，物動而情牽之也。頌曰：開眼露天機，人心著處迷。戀情情慾擾，逐境境還隨。抱朴通精粹，還淳達細微。一真烹萬象，混合太淵齊。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

人能遣其欲者，割愛離親，除情去欲，捐念忘機，自然性靜心寂矣。頌曰：常能守靜篤，方寸育神靈。閉戶眠金子，垂簾抱玉嬰。玄霜烹至寶，紫粉鍊真精。結就玄珠燦，收來獻上清。

澄其心而神自清，

澄心定意，湛寂淵明，返本還元，如水不動，故曰澄其心而神自清也。頌曰：欲要識靈源，知空在目前。

澄澄心月現，湛湛性光圓。炁秀通神聖，神風化羽仙。逍遙歸海島，三界獨綿綿。

自然六欲不生，

六欲者，眼、耳、鼻、舌、身、意是也。不生者，眼觀無色，神不邪視；耳聽無音，聲色不聞；鼻息沖和，不容香臭；舌餐無味，不甘酸甜；身守無相，不著有漏；意抱天真，不迷外境。故曰六欲歸真，自不生也。頌曰：歸真除六害，漏盡免三灾。識性通玄路，知心道眼開。木人遊昊景，石女翫仙階。日落清秋夜，天邊抱月來。

三毒消滅。

三毒者，身業、意業、口業。消滅者，善養精炁神，除盡貪嗔嫉。故曰三毒消滅也。頌曰：六欲成金藏，三灾化寶珠。七情無染著，十惡永消除。拂拭冰臺淨，光華不卷舒。抱將遊陸地，獨步入清虛。

所以不能者，

修道不能除情去欲也。心有所著

矣。頌曰：不能行此道，性返轉生疑。打坐勞心力，參禪柱用脾。住行安有分，坐卧鎮相隨。要見開清眼，神光滿室輝。

爲心未澄，

心性不寧，擾亂乃多。神遊外景，觀於微、著於物矣。頌曰：上善水心淵，澄清照碧天。世情多苦惱，人被業緣牽。逐浪迷真性，隨波昧本源。一靈歸苦海，萬劫不迴還。

欲未遣也。

終身不救，物轉於心矣。頌曰：修幻妄施功，於真事不同。有為如電影，執相若飄風。物假心非假，身空性不空。一靈知有主，萬法悉皆通。

能遣之者，

轉於萬物，心處無形，頤神居妙也。頌曰：頤心達聖機，無相等虛齊。激灩澄波靜，陽淵極渺瀰。流通周匝界，游歷大神威。月照乾坤瑩，清風相送歸。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返觀其心，默然而無心。其心者，開

目澄空，明見真心。真心者，湛寂無物，混日純一。故名其心也。頌曰：返照見天心，圓明湛碧深。無無真實相，有有覓難尋。山海無遮障，天灾禍不侵。真人誰作伴，風月是知音。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形者，是地、水、火、風也。此者是名有漏之身。非有漏之身，是故無相之真。無相之真，如仰水看月，似天空運轉純風，神凝炁聚，可成真道矣。頌曰：外觀有漏相，幻化即真形。去住何移跡，安然不暫停。中間藏恍惚，內外窈冥冥。渙若冰將釋，沉沉覺海清。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內外皆無，即遠而何有？此者無物。無物之中，別有奇異之物。經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故言物無其物也。頌曰：恍惚遍無涯，壺中景物嘉。爐門傾玉蘂，鼎眼泛金花。虎遶明珠戲，龍噴萬里霞。撥開雲霧看，捧出夜明砂。

三者既悟，

此三者，說心、形、物，即於虛無也。悟者，了達也。頌曰：喻說分三體，知玄一也無。有無皆是幻，無慮道相扶。法眼為丹鼎，天門是藥鑪。鍊成朱汞結，傾入一冰壺。

唯見於空。

表裏中間，俱無所著，圓明坦蕩，心入無為。故曰唯見於空也。頌曰：觀空非色相，色相即真空。物我俱忘泯，方知太古同。周行行不盡，遍計計無窮。天網玄網大，夷羅覆載通。

觀空亦空，

觀空者，道弘無相，萬法無形。亦空者，神通妙化，一體歸真也。頌曰：炳耀滌晴空，神遊四海通。杳冥天地匝，恍惚太虛同。耿耿青霄月，飄飄碧落風。縱橫穿上下，南北與西東。

空無所空。

空者不執空，為空不著有。為有心同，太極之中聚於玄妙矣。頌曰：

落落遍無隅，冥冥運化虛。無形呼大道，離相號真如。一體無分別，三明有所居。廓然開妙法，萬道素光舒。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

了心達本，識性歸宗，何執有無之教？有無之教，亦是假名。若無假名，真心何顯？故有即於無。無者非落空之法，無備於有，有者非以物類窮之。故曰有無自然也。頌曰：至訣清虛道，明知物外中。娟娟輝昊景，翦翦耀蒼空。鼎破心珠赫，鑪開慧日紅。澄凝丹汞結，運入廣寒宮。

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能知空是不空，執有而不有，故本性湛然常寂矣。頌曰：湛湛無瑕謫，通幽過目星。乾坤沖拍塞，天地曠然明。性覺虛心寂，神暝絕夢驚。豁然開古道，月照水晶城。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

不寂而所以寂，故曰天真滿目，妙道歸源。欲豈能生也？頌曰：寂靜物

皆捐，虛心養浩然。面容如朗月，碧眼似寒泉。皎皎歸真趣，昏昏法性燭。一潭秋水瑩，萬派素波淵。

欲既不生，即是真靜。

欲既不生者，滌除繁慮，諸欲消亡，寂無所欲，欲豈能生？真靜者，神光虛煥，通顯靈明，返歸清淨矣。頌曰：清淨心通聖，無為化有功。珠凝金鼎內，寶結玉壺中。明似天空日，清如洞裏風。沖虛生瑞彩，光罩五明宮。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

得性者，為真常妙道，應物隨機，隨機見性，見性明空，自得其性矣。頌曰：真靜靜無疑，陽光照眼希。步虛通妙理，旋達達玄機。物物皆相應，般般總不知。返觀煙浪碧，笑指洞天歸。

常應常靜，常清淨矣。

常應者，見物見心，見心離物，離物明空，故曰真常得性矣。頌曰：清淨本根元，於中性自然。二關精鬱鬱，一道炁綿綿。混合明真理，凝然

悟太玄。空中知有象，應化出先天。如此真靜，漸入真道。

如此勤行真清真靜之人，方達希夷妙理，物外天真。故言漸入真道矣。頌曰：大道洌空淵，昕光照滿天。一明分造化，二契養胎仙。性達忘憂苦，心通合自然。點開無色界，返本復歸元。

既入真道，名為得道。

道本無名，假名立道。認得無生無死之法，鍊凡為聖，鍊聖成神，神合其炁，炁通元首，名為得道者也。頌曰：得道幽深遠，仙風播世高。九天居自在，三海任逍遙。行滿金書詔，功成玉簿標。神遊登碧落，飛步越丹霄。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了達而不居，體用而無形，取有而無物，故曰實無所得也。頌曰：迷隔千山遠，悟來一物無。取無無所得，棄有有相扶。有有將何有，無無亦假呼。觀天明大道，露現一輪孤。為化衆生，名為得道。

假名立字，化於未悟之人，權為證果之教，故曰實無所得，實有所修也。頌曰：得者非為得，無修未是修。道弘包萬象，心不繫絲頭。地魄騰空踊，天魂海底收。此般真至寶，不悟一生休。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能悟真常之道者，攝群心而同歸一體，變化無窮，出入無礙，可明聖道矣。頌曰：神明天曠骨，月照洞淵深。剖出荆山玉，揮開滿藏金。自然通聖道，方顯本來心。變化無窮測，移神入大音。

老君曰：上士無爭，

太上言：上德之人處於無侶太空，天真妙道，寂然不動，無所爭訟也。頌曰：上士知天命，焉能有所爭？丹田瓊藥放，心地玉芝生。靜室居閑坐，清空任便行。靈童含寶月，神用得精宏。

下士好爭。

執於引教之術，動生人我，競起是非，發於爭訟矣。頌曰：下士好爭

強，功名自顯彰。何勞著有相，爭似貴韜光。閉目凝神室，開睛混太陽。自然知古道，心地得清涼。

上德不德，

上德者，注：太始無象，四極淵明，知心無心，故曰上德不德者也。頌曰：上德悟無德，無修解有修。道存圓覺海，神若載天舟。得岸離生滅，辭瀾不再遊。任從空外去，返性入瀛洲。

下德執德。

下德之人執著小乘之術，施為政事，德而落空，是名不德。如此之見，永離真道矣。頌曰：下德施功果，徒勞有相求。滯空沉妄想，執幻落陰囚。太始無名號，玄元有所修。迴陽如見日，神炁自和柔。

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道者，無為清淨，空寂湛然也。德者，神通萬變，體用居常也。道德混純，其理皆一也。執著者，執著種種有為之功也。頌曰：執礙法非通，虛勞謾費功。有為迷假相，無作契

真空。恍惚乾坤象，杳冥天地蹤。上清施大道，神用在其中。

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

不得真道者，為人執著種種引教之術也。妄心者，為取小法，施為政事，常存於妄想之心也。真道者，通變無方，應用不離，至神至聖，其理自然，非為執見，不以妄心，是名清靜，斷除邪見也。頌曰：大道非空遠，都緣翳膜遮。離微翻聖智，逐物返妖邪。心靜俱無礙，神清豈有差。一輪炎日瑩，照破洞雲霞。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既驚其神者，既有妄心，眼見心移，神不居妙。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既觀其微，即驚其神也。頌曰：不悟本元神，何言身外身。妄緣生嫉妬，逐念起貪嗔。永失玄元道，常迷太古真。雖然明日月，滿眼是紅塵。

既驚其神，即著萬物。

不居其妙所，觀其物迷沉顛倒，滯於邊微矣。頌曰：生死因矜泰，輪迴

為有情。妄緣心失理，繫物道難成。離欲觀空瑩，歸真眼界明。周行無障礙，心上坦然平。

既著萬物，即生貪求。

萬法不明，萬物所拘，繫物生情，貪愛無休歇也。頌曰：即物轉貪求，迷情甚日休。利名心未罷，財色意中收。念念依他起，熙熙不自由。一生虛過了，爭覺悟清眸。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

貪求不止，煩惱憂苦，返歸殃咎矣。頌曰：貪愛六根深，情迷入罪林。憂愁宜早撥，煩惱莫交侵。清淨修身命，無為鍊本心。定睛觀昊景，物外見清音。

煩惱妄想，憂苦身心，

身受有為，勞而無功，身苦心惱，性亂神散矣。頌曰：貪心馳劣馬，縱意任猿猴。妄想生顛倒，憂煎苦用求。神昏著物相，性昧逐淪流。背覺靈明體，迷沉萬劫休。

便遭濁辱，

身心憂苦，混濁於恥辱，稟於錯亂之

人也。頌曰：邪姪身受觸，濁濫昧心情。睽目扶清粹，舒眉轉碧睛。張羅天地秀，豁落太淵清。混合乾坤象，陽精萬派明。

流浪生死，

心滯於物，返正歸邪，生死流浪。頌曰：生死何時了，輪迴甚日休。但依清靜理，好把自心修。遇夜開星月，終朝抱日頭。滿空听寶鑑，遍照大神洲。

常沉苦海，

悟者為覺海，迷者為苦海。常沉者，迷昧真源，常沉苦海矣。頌曰：心欲情無底，身如破漏舟。水深難出離，岸闊怎生收？生死隨波浪，輪迴逐境流。迷沉歸苦海，性命一齊休。

永失真道。

不達至理，亂取施為，多能已勝，馳聘落空之法，永失真道矣。頌曰：不論真常道，剛尋有所為。性迷終不定，心亂轉生疑。上善如清水，靈源似渺瀰。金泉高泛漲，溢滿照天池。

真常之道，

真常者，日用而虛化，故言常道矣。頌曰：神用至真常，明知道德鄉。玉爐收白雪，金鼎聚紅霜。地裂明心印，天開睽性光。靈童歸海藏，獨卧水晶堂。

悟者自得。

自得者，不修而修，不為而為。悟者目隱玄機，明開妙道，通現真空矣。頌曰：斂意轉睛瞳，自然見法身。運天明日月，叩道照乾坤。翕耀龍珠燦，煌輝琥珀殷。玉嬰眠寶殿，瑩淨絕紅塵。

得悟道者，

得悟者，為明開道眼，了達無為也。頌曰：知玄通古道，得悟了真常。鬱秀繚空野，氤氲滿太蒼。日魂光雪瑩，月魄照銀霜。放出神光燦，圓明入故鄉。

常清靜矣。

天清垂象，地靜安寧。人能清靜，神契大道，守一居常矣。頌曰：意靜覺心清，風臨對月明。滿天珠露降，

大地水銀平。玉戶明金子，金門現玉嬰。撞開天斗柄，走上太陽星。

仙人葛玄曰：吾得真道，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為天官；中士悟之，南宮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入金門。

左玄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干，衆聖護門，神昇上界，朝拜高尊，功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丁培仁點校）

005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經頌註

神峰默然子著

經名：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頌
註。神峰默然子（金朝道士劉通
微）著。一卷。底本出處：《正
統道藏》洞神部贊頌類。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頌序

夫源清流靜，湊法海之波澄；蒂
固根深，抱純陽之炁運。盈虛消息，六
合周流。原天地眈眈之由，探陰陽樞
機之要。夫人者委形於天地，惟清靜
自然之歸；混炁於陰陽，具變通真常
之化。清者，撓之而不濁；靜者，安之
而不動。天得一清，地得一寧，人得一
靈者，一神也。若是靈源湛徹，聖道流
通；寂然不動，應化無方。感而遂通，

生成何已。天地有斯常性，清靜無
餘；男女無此常心，昏迷有屬。孰能
濁以止，靜之徐清而已及矣。故我太
上垂大慈悲，演常清靜，設教導俗，輔
正扶宗，務化民以歸根，使含真而抱
一。體洽玄元，煉神合道，羽化飛仙，
不為乖謬。庶幾信受者體樞法要，皆
可相應，人莫非清靜以為天下正，乃至
千真萬聖，咸不出於此矣。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頌註

五太初為先，虛無道自然。混元權
祖正，妙體契宗玄。演教明無上，知
常假喻詮。因斯清靜德，闡化立經
篇。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大道隱乎形，真精混窈冥。二儀分
始兆，一氣運無停。覆載誠難測，生
成育底寧。陶甄能匠物，蠢動盡含
靈。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日月運虛空，明明甚至公。得天能
久照，麗物可咸通。有質蒙光煦，無
情混象融。陰陽常體道，不息太無
中。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妙道實難名，包含萬物生。運時充
地脉，任信稟天清。吹煦真消息，沖
和大化成。圓通歸一體，高下坦然
平。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無相杳無蹤，離名混沌中。未萌天地日，安得雨雲風。鑿破胚腴兆，衝開物象蒙。因斯分造化，權立道無窮。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

清濁陰陽氣，周流上下衝。自然成感化，終則契圓通。萬類含滋育，三元配合同。乾坤交泰定，都會一真空。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肇判兩儀分，人靈至貴尊。三才安宇宙，二物定乾坤。種種含真炁，元元實相門。剛柔相濟用，體道孰能存。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降本通真體，還元見末因。春陽敷茂暢，秋候主凋淪。太極生形化，純和造物新。樞機推大運，掌握任功神。

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

清靜理幽深，誰能究竟尋。觀空除萬境，絕相了諸心。慧月流丹漢，慈

雲覆翠岑。寂然神不動，應物顯知音。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人悟常清靜，知源妙聖機。太初無染滯，全寂隱光輝。默默藏沙界，昏昏徹紫微。三元昇降後，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心者靈之府，神棲靜可安。貪嗔癡易作，戒定慧難觀。深要正中正，堅持閑內閑。常無生六欲，法界自然寬。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若遣諸情欲，澄心妙洞觀。同真非物物，歸寂棄般般。水遠連天靜，山高戴月寒。圓融通智慧，壺內袞金丸。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正念無偏黨，沖虛合自然。六根塵頓息，三毒病須痊。妙道超空劫，全神達上天。些兒幽密處，玄牝自綿

綿。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

迷路失家鄉，都緣昧已光。心浮誠易動，境熟為難忘。欲染何能遣，邪奸轉使荒。回頭堪悟處，返照見空王。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覺了諸塵漏，分明道眼開。色聲非有礙，知見定須埋。神靜千災滅，心虛萬慮灰。清風穿玉戶，自有好音來。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諸相觀非相，其形是種无。內含真法界，體合大空虛。雲靜蟾光露，潭澄練色鋪。此般明顯示，何在覓殊塗。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

寂照觀諸物，群靈豈有殊。同真非可見，絕迹莫能模。了了堂中老，休休法外无。玄玄玄也泯，八極任寬舒。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

廓達真空界，迴觀一物無。混融同太漠，湛寂體虛無。洞照音常寂，圓通性自如。中間并內外，不屬返元初。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

達了心無物，無無實亦無。何勞除妄想，豈在辯精麤。緣靜虛施巧，歸真任不渝。這般消息密，孰敢強名模？

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萬法本來空，無無合聖功。湛然非內外，寂爾泯西東。心境雙忘處，方圓一槩同。杳冥超造化，無物悉皆通。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

假寂權為體，還當去欲因。妄緣如是息，真靜自然新。契合無生法，方知不夜春。獨超天地外，任意燕申申。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一定達真常，神光莫可量。照開三

毒室，射透五明堂。寶月晴空露，迷雲蘊迹亡。清風布消息，應物任舒張。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

曠劫鎮圓成，無暗亦無明。谷神常自寂，法海晏然清。正念投真路，澄心達妙程。永離生死繫，三界任寬行。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了寂沉聲迹，深通至理幽。真空寧有得，實相本無修。飲啄從他過，威儀任自由。豁然除擬議，安靜保全周。

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為證衆生化，俱忘種種求。頓超無漏果，寧許有根由。取捨安能動，因緣亦斷流。瞥然都放下，聖道可傳留。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士何無爭，勤常抱志堅。棲真常淡泊，養素隱幽玄。俯仰觀天理，窮

通達道淵。堪嗟未明者，競法昧心田。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名道德。

德化非求報，恩寬肯自矜。韜光藏大器，明性瑩堅冰。默契高穹遠，深通至道弘。豈同愚士執，分別強談能。

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

衆生多背道，顛倒外邊求。妄想因斯有，真靈昧了休。本來無欠少，何假強持修。頓拂迷雲盡，銀蟾照玉樓。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

謀事因生妄，乖真為動神。皆心存愛欲，着物起貪嗔。常蘊無明火，還添煩惱塵。從茲緣受報，六道轉沉淪。

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為妄生嗔慾，貪癡作障緣。憂愁長繫絆，煩惱鎮纏綿。為此迷真道，從

斯就業愆。迴光能返照，自覺妙中玄。

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煩惱緣興念，何曾覺自心？茫茫遭苦辱，擾擾肯沉吟。浪死無休息，虛生直至今。因而真道失，夢想轉來侵。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人若通天地，俱蒙道炁存。藏根深固蒂，滅魄返安魂。得悟長生路，須開久視門。全真神自化，無上法王尊。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頌註

（丁培仁點校）

006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

經註

都梁參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註

經名：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元代道士李道純註。一卷。底
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
訣類。參校本：杜光庭等諸家
注本。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纔言可道，即非常道。既不可道，何以名道？咦，只這道之一字，已道了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可既。惟惚惟恍，不屬聲聞；曰希曰夷，無有定體。若作聲聞，會不足以成；若作定體，求不足以應變。道雖無形，因天地生

育，其形可見；道雖無情，推日月運行，其情可察；道雖無名，窮萬物長養，其名可立。《易繫》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道之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道本無名，聖人強立名道者，通天下萬變，歸天下之殊途，坦平驀直、大路之謂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鴻濛未判，動靜之理已存；清濁既分，動靜之機始發。清而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地一闔闢、一陰陽，互動互靜，機緘不已，四時成焉，百物生焉。天地之性，人為貴，人於物之最靈。男法天，女法地，男清女濁，即天地昇降也；男動女靜，即天地闔闢也。天地絪縕，萬物化生。降本流末，生生化化，而無有休息。

太上始言無形、無情、無名，天地之始，次言有動、有靜，謂有名萬物之母也。若復有人知此兩者同出異名，則知清濁本一，動靜不二；流雖濁而其源常清，用雖動而其體常靜。清靜久久，神與道俱，與天地為一。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有道之士，常以道制慾，不以慾制道。以道制慾，神所以清，心所以靜，至道與神炁，混混淪淪，周乎三才、萬物，應變而無窮，至廣大，盡精微矣。苟以慾制道，失道者也。失道之士，欲心一萌，無所不至，權利牽於外，念慮煎於內，心為物轉，神為心役。心神既不清靜，道安在哉？常能制慾則歸心不動，歸心不動則自然澄澄湛湛，絕點翳純清，復其本然清靜之大矣，何慾之有？《易傳》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其斯之謂歟？

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

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太上云：清靜為天下正。所謂正者，至公無私也。惟天理之至公，為能勝人慾之至私。世人所以不能造道者，非不能也，為物慾之所眩也。絕欲之要，必先忘物我。忘物我者，內忘其心，外忘其形，遠忘其物。三者既忘，復全天理，是名大，即良止之義也。《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艮其背，即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也。不獲其身，即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即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也。無咎即無欲也。太上云，咎莫大於欲得，即此義也。至於物慾見空，則清靜之天復矣。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①，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攸攸萬事不是空，一以貫之，終歸元物。此遣慾之要也。以空遣慾，慾既不生，和空亦無。空既無矣，無亦無也。無無既無，湛然寂然。湛寂亦無，是名真靜。湛然常寂者，凝神入空寂也。寂無所寂者，融神出空寂也。所謂真靜，非不動也。若以不動為靜，則是有定體也。有定體，則不足以應變。所以真常應物，真常得性者，動而應物而真體不動也。作如是見者，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寂然不動為體，感而遂通為用，是名真靜。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真常之道得矣。得之一字，亦是強名。若謂實有所得，則不足以為道。聖人惟恐世人不知有無相生之理，落斷常邪見，故以得道委曲成全，使其積漸而至頓成也。至於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聖道可造也。所謂傳者，不傳之傳也。聖道者，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也。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遵儒書不爭之言，行釋經無爭之行。此一法出於無法，洞觀冥契，是名上士也。下士則不然：下士之心好勝，常自滿自見，是自矜伐，致爭之由也。纔有微善，執為己德，吾必謂之無也。上士返是：上士晦德以謙，自牧不自見，是不自矜伐。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太上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此義也。執著之者，德尚不明，何以明道哉？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下士好爭執德，為有妄心，所以然也。古德云：常滅妄心，不滅照心。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妄想一萌邪正

分，樞機一發榮辱判。可不勉哉？妄心不止，生種種差別因緣，至於涉穢途、觸禍機、落陰趣，未有不始於妄心也。學道之士，固當謹始，始若不謹，焉得有終？妄念始萌，不自知覺，神為心役，心為物牽，縱三尸之熾盛，為六慾之擾攘，豈得不著物耶？著物之故，貪求心生。既生貪求，即是煩惱，妄想種種相緣無由解脫，至於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良可悲哉。所以妄想之心，輪迴之根本也。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妄想心不滅，所以然也。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見在此身，亦從妄想中來。身生而後有情緣，情緣而後有憂苦。妄增緣起，直入輪迴，前無始而後無終者，舉世皆然。惟悟道者照心常存，照破種種緣相皆是妄幻，勿令染著。照心既存，妄心無能為也。久久純熟，決定證清靜身。作是見者，真常

之道得矣。所謂照心者，即天心也；真常者，即無妄也。了悟此心，則有妄之心復矣，無妄之道成矣。無妄所以次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到這裏，纖芥幽微，悉皆先照。至於如如不動，了了常知，至覺至靈，常清常靜。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聖人之能事畢矣。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①「真常應物」，杜光庭、侯善淵、劉通微等注本同，白文本作「真靜應物」。

（丁培仁點校）

007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經名：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南宋道士白玉蟾分章正誤，元終南山道士王元暉註。據後記稱，書成於皇慶元年（1312）。書前有序記及圖象數篇（原誤題《清靜經註》）。正文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清靜經註〔序〕

大道淵源老氏聖紀

《神霄經》云：妙無天帝出生三炁三寶天君，玄炁天寶君，元炁靈寶君，始炁神寶君，即三清也。玉帝爲祖，在太空之元。又云：元始下化爲玉宸大混，居紫玉寶闕，號北極大帝。北極是元始第五

化身。赤明開圖之初，爲上清神公；開皇之後，爲北陰大帝。平定功成，居中天紫微之庭，望之不動，謂之辰極。或化在星，爲天皇帝；在教，曰太上老君；在天，爲諸天之主；降世爲百王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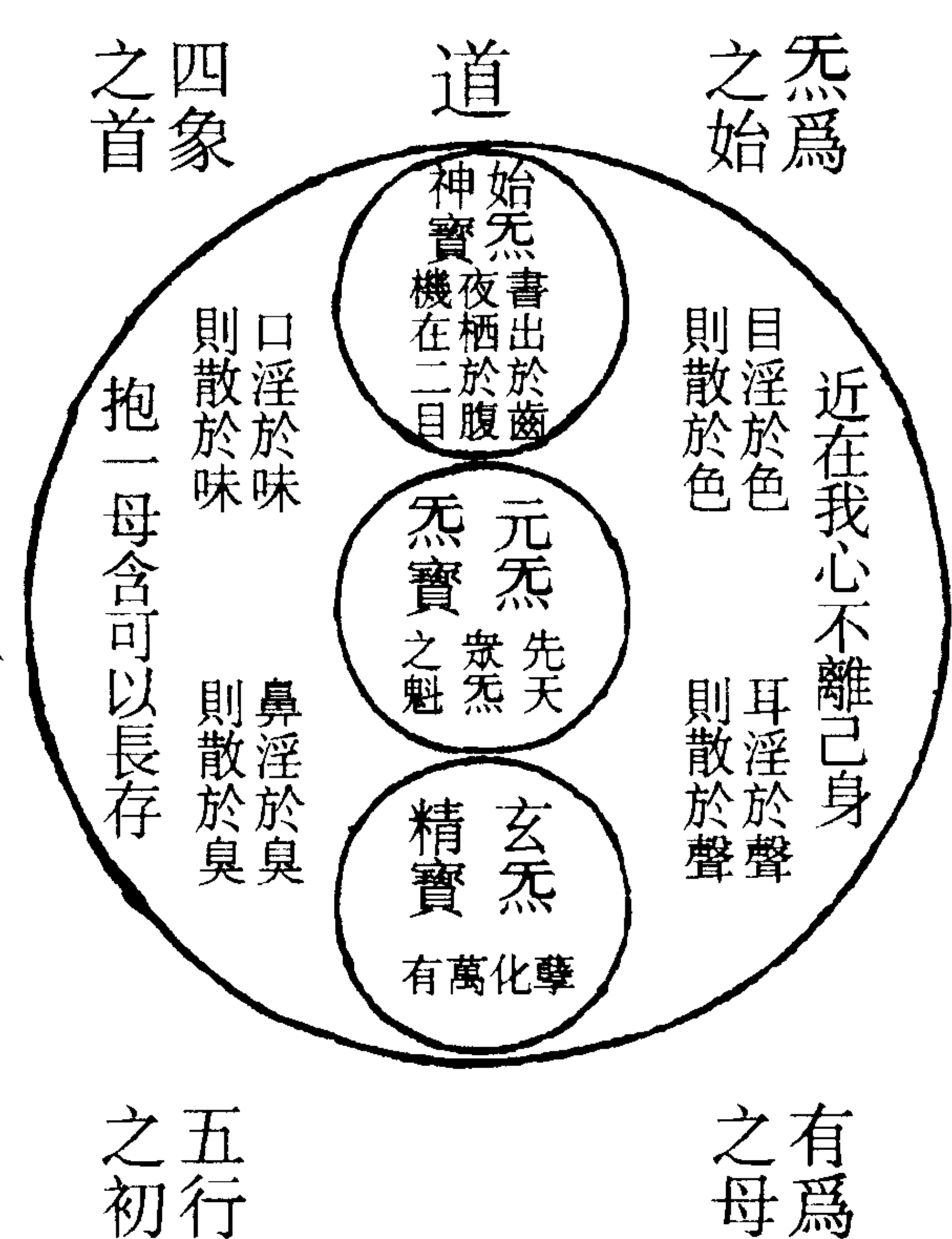
《混元圖》云：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一云通玄天師，又云玄中大法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或曰，女媧氏時化身號鬱密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化，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第十八王陽甲時，分神化炁，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第二十二王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

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以二十五年，降于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至穆王時，復還中夏。至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至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禮於老君，退有猶龍之歎。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曆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陝河之濱，號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授道安期生。前漢文帝好老子之旨，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須臾，公即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丈餘，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之，知是神人矣。方下輦稽首禮

謝。授帝《道德》二經旨。成帝時，降曲陽泉，授于吉《太平真經》。漢章帝時，授于吉《一百八十大戒》。安帝時，降劉圖《罪福新科》。順帝時，降授天師三洞經錄。桓帝時，降天台，授葛孝先《上清》《靈寶》《大洞》諸經。魏明皇時，降嵩山，授天師寇謙之新科符籙。大唐高祖時，降羊角山，語吉善行唐公受命符。明皇天寶元年，降丹鳳門，帝親享之興慶宮。又降語田同秀，以函谷所藏《金匱靈符》。又降語王元翼《妙寶真符》。宋政和二年，降華陽洞天，授梁先生《加句天童護命經》。又云：老君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無為自然，永劫綿綿。陰翊皇度，玄之又玄。普度天人，不可具述矣。

崇真子云：論長生養性之旨，其要在於存三抱一。三者，精炁神也，是名三寶。象川翁曰：精能生炁，炁能生神，榮衛一身，莫大於此，實修真之本也。

混元三寶之圖



譚景昇云：存三抱一者，鍊精化炁，鍊炁化神，鍊神合道，洞妙自然。經云：天有三寶，日月星；人有三寶，精炁神。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嗅；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動一神，萬神皆動；開一竅，九竅齊開。一關要鎖百關牢，轉身一路真容易。

初真內觀靜定之圖



金丹大道之圖



白玉蟾云：無心之心無有形，無中養就嬰兒靈。學仙學到嬰兒處，月在寒潭靜處明。

傳經證道品



仙人葛玄曰：吾得此道者，曾誦萬

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為天官；中士悟之，南宮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入金門。

左玄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灾障不干，衆聖護門，神昇上界，朝拜至尊，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傳經

蘇上卿云：童子傳經問至人，無心對境永安身。侍經終有風雲日，他日乘鸞步玉宸。

開經

丘長春云：夫人出家，法語有云：上忠君王，下孝父母是也。上不拜

君王，下不拜父母，乃不忠孝也。是自高自貴的言語不合大道，難入仙宗，是自忘本矣。

尹真人云：仙經萬卷，忠孝為先。天上人間，方便第一。

知覺

白玉蟾云：桑田成海海成田，一剎那間又百年。撥轉頂門關捩子，阿誰不是大羅仙？

明師

悟真子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強猜。只為金丹無口訣，教君何處結靈胎？

口訣

了真子云：大藥三般精炁神，天然母子互相親。迴風混合歸真體，煅鍊工夫日日新。

行功

了真子云：無功功裏要勤功，功外無功合聖功。鍊得丹田成至寶，任他烏兔走西東。

成道

畢元樞云：一粒金丹何赫赤，大如

彈丸黃如橘。人人分上本圓成，夜夜靈光常滿室。

超凡

陳泥丸云：一載胎生一箇兒，子孫孫子又孫枝。千萬億化最妙處，豈可容易教人知。

入聖

呂洞賓云：獨上高山望八都，黑雲散盡月輪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海南瓊瑄子白玉蟾分章正誤
終南隱微子王元暉註

○无極 大道

太者，無也；上者，極也；說者，開化也。常清靜者，虛無大道，自然生成，三才萬物，古猶今同也。經者，心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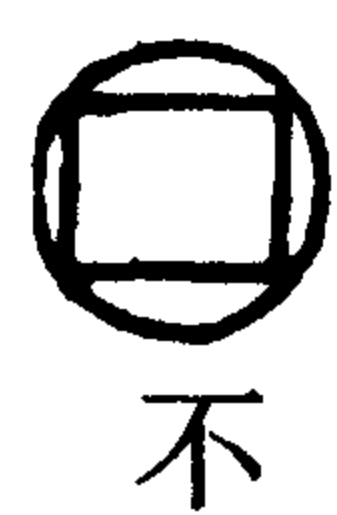
先天大道章第一

太上老君曰：老君註，見前《淵源》。今本無太上二字。

《道德經》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羲皇上人云：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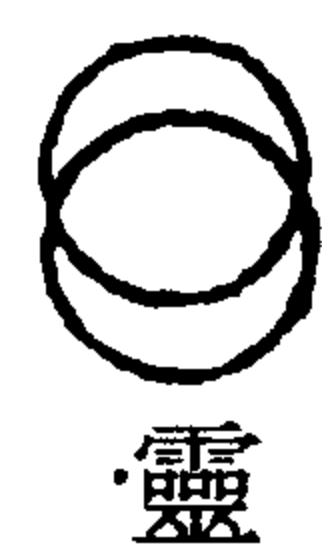
大道無形，無之始也。生育天地。



待安排，自然而然。

《神霄經》云：空洞無形，神炁為真。神非恍惚，炁非氤氲。神生萬神，炁生萬炁。萬神歸一，萬炁合一。神為道機，炁為道樞，機變樞化，三界乃生。元始祖神，變生萬真；元始祖炁，化生諸天。

大道無情，有之始也。運行日月。



寶淨明，普照無窮。

《晉天文志》云：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棋局。天盤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漢渾天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形如倚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夏至日行赤道之北二十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謂之黑道。從夏至日

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謂之黃道。自冬至以後，日又漸北矣，又，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月道裏，半在日道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漢志》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日本陽也，月本陰也。月不能以自明，資日而後明，故交會於日，則為晦，為朔，其生明為有序焉。是以三日而載生明，因謂之朏。凡八日，月行八十度四分而生明已半，因謂之上弦。十有五而謂之望，蓋與日對望而明也。十有六日而生魄，是陰魄之生而明退之漸也。二十三日而生魄已半，因謂之下弦。二十七日有半，而月行三百六十五度，已及周天之次，而日之行已遠於二十七度。故月復行二日有半，而再會於次辰之朔也。

又云：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
上為晝，在地下為夜。此日月運行
之道也。《神霄經》云：混沌既析，
梵炁乃張，大為日月，細為星辰。雲
房云：日月者，陰陽之精，生成萬
物。東出西沒，以分晝夜；南北往
來，以定寒暑。朱子云：崑崙大無
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
互來往。

大道無名，萬象始也。長養萬物。 二炁

氤氲，萬物化醇。

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母。《易》曰：地道含弘光大，萬
物資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朱子云：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
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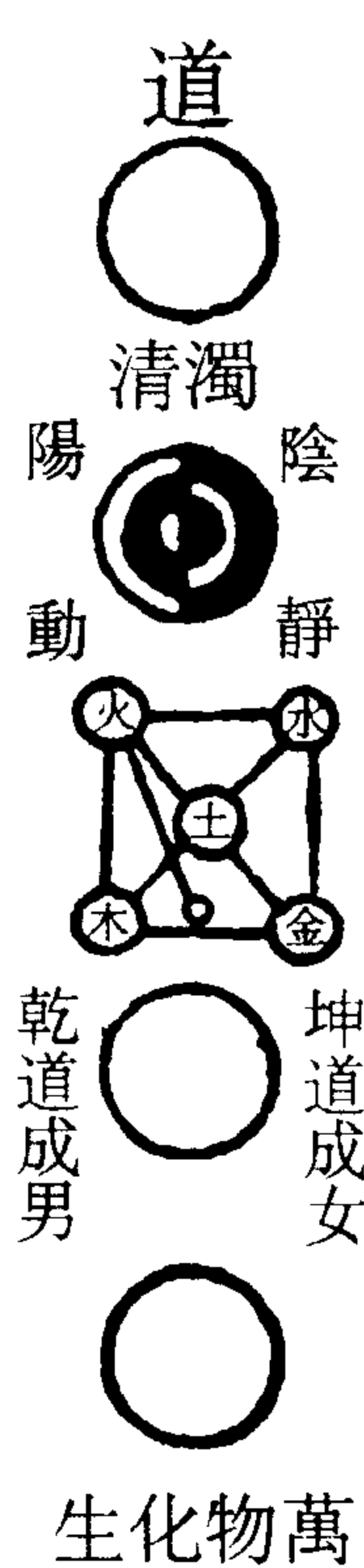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太極左仙公云：無極者，與大道而
淪化，為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
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
也。故老子謂之道，《春秋》謂之元，
《易》謂之太極。張子謂，由炁化，有
道之名。又云，由炁化，有天道、地

道、人道之名。

陳子昂云：仲尼推太極，老子貴窈
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無明。

造化自然章第二



夫道者，未見炁也有清、陽炁始也。有濁，陰
炁始也。有動有靜。陽動陰靜而生三才。天

清地濁，清炁為天，濁炁為地。天動地靜；

○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靜而方，處乎天中。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乾男坤女，配合相

生。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三才生萬物。

《管子》云：虛而無形，謂之道。《漢

律歷志》云：太極元炁，函三為一。

即天地人也。《列子》云：元炁輕清者

為天，重濁者為地，沖和之炁為人。

朱子云：天地之炁合，所遇寒暑、燥

濕、風火勝復之變、之化。故人炁從

之，萬物化生，悉由三炁合散，生化

無窮。悟真子云：道自虛無生一

炁，便從一炁產陰陽。陰陽配合生

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邵子云：無極而太極，沖漠未分。

陽動陰靜，只在太極裏。陽動陰靜，

循環不窮。太極本體，只在陰陽裏。

釋氏云：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一本作靜者動之基。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大洞經》云：人生天形。李少微

云：我即天地，天地即我。劉天師

云：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

心，道自歸之。玉谿子云：為甚此

心關大造，只因元自道中來。

全神合道章第三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道本無魔，人心自障。

玉谿子云：自道分為我之元神，我

之元神即大道也。王襄師云：心寧

神靈，心荒神狂。孔子問於老聃

曰：敢問至道？聃曰：疏淪於心，

澡雪於精神。西王母云：聲色不止

神不清，思慮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兮

神不靈，神不靈兮道不成。

人心好靜而欲牽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天猷真君曰：日月雖明，浮雲蓋

之；江河雖清，沙石混之；人心雖靜，嗜欲牽之。梓潼帝君云：白雲本是無心物，風送悠然出岫中。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意暢心寬，炁壯神安。

《了真經》云：寡欲心靜，忘情累輕。

老子云：其居也淵而靜，其惟人心乎。《水火真經》云：欲從心起，息從心定。心息相依，息調心靜。

澄其心而神自清。泰宇生光，魔王束首。

煙蘿子云：澄其心也。心澄神靜，亂想不出，邪妄不侵，憂患咸消。虛

室生白，惟在澄心也。呂洞賓云：

一日清閑一日仙，六神和合自安然。

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陰魄潛消，陽神自現。

白玉蟾云：君不見虛無生自然，自然生一炁。一炁結成物，炁足分天地。天地本無心，二炁自然是。萬物有榮枯，大數有終始。會得先天本自然，便是性命真根蒂。《道德》五千言，《陰符》三百字。形神與性命，身心與神炁。交姤成大寶，即是

金丹理。世人多執著，權將有作歸無作。猛烈丈夫能令略，試把此言閑處嚼。若他往古聖賢心，立法化人俱不錯。況能薦直徑路行，一條直上三清閣。虛靖天師云：上士得之能保守，飛昇元是此工夫。

所以不能者，財炁亂性，酒色感情。

稽康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喜怒不除，聲色不去，滋味不絕，神慮消散。劉海蟾云：學仙甚易而人自難，脫塵不難而人未易。

清虛真人云：三歲孩兒也說得，八十老公行不得。

爲心未澄也，活潑潑、轉淥淥。

《度人經》云：人道者心，諒不由他。王知遠云：急水上打毬子相似。韓湘云：波渾性海，雲掩心天。昔馬丹陽子隱終南山，一日劉處玄至，望庵外牆而拜。時丹陽知劉心未灰，隔牆謂之曰：可去河南府參劉仙姑，去三年後却來。劉即往之。時仙姑預知其來，盛粧以待之。劉一見心動，仙姑謂之曰：特試子耳。

除了此心，汝事即了。劉即自悔，乃於洛陽花巷瓦子打坐，日化飯喫。暨三年心灰，覺有所得，遂再見丹陽。丹陽見之曰：可矣。乃授道。今全真派長生劉真人是也。華陽子云：一旦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

欲未遣也。耳隨聲走，眼被色瞞。

上元夫人謂武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祠神，亦為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為陰德，救度死厄，不泄精液，當有冀爾。曹先生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分明不見人頭落，暗裏教賢骨髓枯。

能遣之者，萬事付之一笑。

魏元君云：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黃石公云：絕嗜禁欲，所以除累；貶酒闕色，所以無污。文子云：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又黃石公云：朝臣待漏五更殘，鐵甲將軍

夜度關。隱士日高眠未起，筭來名利不如閑。

內觀於心，回光返照，本作其心。心無其心。

●

莊子云：道為太極。心為太極。又云：心無逆順，即無心也。三茅君云：靈臺湛湛似冰壺，只許元神在裏居。若向此中留一物，豈能證道合清虛？

外觀於形，以道觀之，無貴無賤。本作其形。形無其形。●

朱子云：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太極左仙公云：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太玄真人云：一點圓明等太虛，只因念起結成軀。若能放下迴光照，依舊清虛一物元。父母生前一切靈，不靈只為結成形。成形罩却光明種，放下依然徹底清。

遠觀於物，若以物觀之，自貴而物賤。本作其物。物無其物。●

白玉蟾註《老子》云：道之為物，○

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

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

有信。○自古及今。呂洞賓云：此

中真妙理，誰道不長生？《神霄經》

云：上無復神，下無復炁。務成子

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

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

函三為一，貴乎

自然。

《天保長生經》云：遠觀應化無應

化，無物也。內觀元神無元神，無心也。

外觀法界無法界，無形也。自然應靜

而靜，靜中有神；無中生有，精能生炁。

應寂而寂，寂然而真。空中不空，炁能生

神。逍遙子云：不知有此理，只為太

分明。

觀空以空，空無所空。○道無象。

許旌陽《石函記》云：翫真空，顯仙

蹤，莫言來世再相逢。太愚蒙，休談

妙，有說真空說真空。事非同空即

是色，色非空，其色花花照耀紅。與

君說破我家風，太陽移在月明中。

月明太陽天上藥，人服之時跨鸞鶴。

石杏林云：不知丹訣妙，終日翫真

空。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神無方。

《淮南子》云：大丈夫恬淡無為，與

造化逍遙。了真子云：大道元來一

也無，若能守一我神居。此心瑩若

潭心月，不滯絲毫真自如。

無無既無，湛然常寂。○性無體。

《上乘無礙經》云：心生則性滅，心

寂則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常寂。

丘長春云：道德元無象，丹青畫不

真。聖賢潛濟物，今古默通神。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炁無形。

老子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

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

而民自朴。悟真子云：善惡一時忘

念，榮枯都不關心。

欲既不生，即是真靜。○霧開日瑩，塵盡鑑

明。

魏元君云：道生於安靜。昔施肩吾

慕道年久，修持無功，夙夜自思，如

負芒棘。因覽《三清經》云：夫修鍊

之士，當須入三靜關，淘鍊神炁，補續年命。大靜三百日，中靜二百日，小靜一百日。發志試之以小靜，閉戶不出，克期百日，方出靜室。未踰月，而神光耀目；百日，精神清健；三百日，眼如點漆，膚如凝脂，宿疾普銷，身心輕爽。則知仙經妙訣，言不虛矣。石杏林云：心天無點翳，性地絕塵飛。夜靜月明處，一聲春鳥啼。

真靜應物，圓陀陀，光燦燦。一本作真常應物。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劉海蟾云：只明真性不修丹，萬劫應知變化難。王輅師云：炁止則神聚，神聚則丹成。《石函記》云：夫丹道者，非人間五金、八石、朱砂、水銀之所為也，是元形合虛，曠然虛無，是謂真虛。真虛之體，還丹之基，大藥之母。大藥之母何形容，形容體貌緣何質。質者混成中有物，有物來居象帝先，帝先真虛合自然。真虛自然合色象，色象因神而運轉。

運轉真虛虛不空，不空之妙有神通。丘真人云：丹轉一，冥冥海底生紅日。祥雲煙靄遍三田，種出玄珠如黍粒。丹轉二，炎炎朱雀燒天地。霞光入鼎虎龍蟠，一粒黃芽如犬齒。丹轉三，三才混象結成丹。形容妍醜隨人意，天質生身已造端。丹轉四，蓬壺靈戶常關閉。靜中暗轉長生輪，無限靈光照真子。丹轉五，靈真日日修仙所。重重道炁添光明，還為增長神明主。丹轉六，晝夜河車馳聖軸。靈泉直上崑崙巔，一輪月在瑤池浴。丹轉七，無為光裏藏靈質。主持道炁有真官，千神降福來神室。丹轉八，鍊得胎仙如滿月。同行同坐又同眠，雖在塵中人不識。丹轉九，聖功圓滿胎仙就。已證虛無自在身，此後不須行火候。

真常得性。一靈妙有，三界圓通。

李華陽云：不明真性只究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夫性者，是心如一箇器皿，器中盛得底，如一箇寶珠，珠中光明底，是性。性發現，在胎為

身，在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手之運掉，足之舉措，散滿六合，斂之方寸。識者明為真性，迷者喚作精魂。《石函記》云：父母元胎不可論，浩浩生生萬種魂。種孕胎生卵濕化，人獸禽蟲幾萬般。人獸禽蟲各稟性，性命相連魂係命。原夫人與動物，皆稟炁於父，受形於母。潛符天地之理，炁足而生，各正性命。此理甚明。今人言修行人坐化，臨行念差則失身，入別胎殼中。誠可戒也。虛靖天師云：道不遠，在身中，物即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炁住，炁歸元海壽無窮。

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郝真人云：定體無念，慧照無邊，定慧混融，妙用無窮。曹先生云：混合為一復忘一，可與元化同出沒。透金貫石不為難，坐脫立亡猶倏忽。如此清靜，漸入真道。○心性無染，入衆妙門。

漢天師云：虛無大道，清靜希夷，不

染曰清，不動曰靜，不視曰希，不聽曰夷。此四者勤而行之，三年之外，方免輪迴。又云：六根清靜，方寸澄徹，久而行之，可以坐役鬼神，呼召風雨。豈可忽哉？薩守堅云：寒潭秋夜月，碧澗水無痕。

既入真道，名為得道。心同虛空，虛空非心。

赤松子云：復性入虛無，凝神入混沌。古云神仙只是凡人做，是名得道。薛道光云：蓬萊三島客，元不在西邊。

雖名得道，顯法不真。

劉海蟾云：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悟真子云：項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為仙。

實無所得。○真法不顯。

視之不見，○無色也。聽之不聞，○無聲也。搏之不得，○無形也。玉谿子云：他心求覓也徒然，不在中間與內外。視之不見聽無聲，廓然瑩徹周沙界。仙經云：窈冥之內，恍惚元真。周紫陽云：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陶弘景云：但可自怡

悅，不堪持寄君。

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萬化俱通，道本無名。

淮南子云：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所以太上隨機立教，以顯其道。然萬法千門，終致於一，其名雖異，同出乎心。《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

能悟之者，可得聖道。○思曰睿，睿作聖。

張子云：真識根源，謂之知道。朱子云：自古及今，恁地袞將去，只是箇一陰一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邵子云：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疏。自從悟得環中意，閑炁胸中一點無。

賢愚見識章第四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性天廣大。下士好爭。○慧力無邊。

老子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仙經云：守道一日，可奪天地一年之正炁。薩守堅云：孤雲長自在，野鶴任縱橫。

上德不德，無為。下德執德。有為。

顏子云：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

智。文子云：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張九成云：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西王母云：瞻星禮月，苦己勞形，色見聲求，慕仙療病。《史記》扁鵲云：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之奈何也。執著之者，不名道德。逐妄迷真。

《九子丹經》云：人之可保者命，可惜者身，可存者炁，可貴者精。夫按摩導引，服炁餐霞，閉門行炁，御女採陰，存思舉意，絕穀休妻，諸旁門等法。蘇之瞻云：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應現無方章第五

太上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貪其所愛，不知休息。本無太上二字。

《了心經》云：心為道宗，心為禍本。前真云：夫人身賤羅綺，口飫珍饌，目惑邪色，耳亂鄭聲，所慕者榮華富貴，日就沉溺，焉知天地間有玄妙乎？尹壽子云：迷雲鎖慧月，業風

吹定海。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眼觀心動，耳聽神移。

漢天師云：心生法亂，炁散神離。曹先生云：此物何曾有定位，隨時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即為汗，在鼻感風即為涕，在腎感情即為精，在眼感悲即為淚，縱橫流轉炁血中，到頭不出於神炁。虛靖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迴。如此朝朝與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

既驚其神，即著萬物。○道生之。

鍾會曰：神炁散而為萬物。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白玉蟾云：此道常在萬物內，何物不在此道中？悟真子云：草木陰陽亦兩齊，若還缺一不芳菲。初開綠葉陽先唱，次發紅花陰後隨。常道只斯為日用，真源返覆有誰知？報言學道諸君子，不識陰陽莫強嗤。

既著萬物，○德畜之。

尹真人云：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邵子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須知萬

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即生貪求。○日日新，又日新。

許旌陽云：吾丹既成，變化自在。所不足者，上帝之詔未至。於是積功以期真命焉。丘真人云：丹轉足愛養，三年防殆辱。濟人利物積陰功，躡景凌空膺帝籙。

既生貪求，只是煩惱。○十二時中，守滿持盈。

《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炁乃成真。莊子云：不離於精，則謂之神。雲房云：下手工夫易堅心，守道難焉自然云。金液還丹因此識，只在人身体外覓。自有黃婆匹配伊，金鼎鍊成丹赫赤。自家修，自家惜，陽日起頭陰在脊。只此便是水中金，餘外萬般休用覓。金丹只此百日功，功成永作蓬萊翁。

煩惱妄想，念中境像，夢裏精神。

許旌陽云：靜定棲神，無生雜想。雲房云：定中見境像繁華，有諸快樂，皆不得認，乃妄想也。李仙君云：存神養炁精，清靜心光明。妄

想不虛起，求真道乃成。

憂苦身心，○行住坐卧，如護嬰兒。

王子喬云：心無為而身自安。曹國舅云：勸君惜取身心。邵子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便遭濁辱，流浪生死，貴賤高低，死生平等。

裴清虛云：濁辱者，貪癡也。老子云：知足不辱。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王盤山云：一念無生即無死也。李華陽云：生死特一炁聚散而已。郭璞云：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玉谿子云：夫人心上有情，性上有塵，塵情般弄，生死不停。前真云：不生不滅本來真，無價夜光人不識。凡夫虛度幾千生，雜在鑛中不能出。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精竭炁亡，炁亡神滅。

《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失。昔

許旌陽與衆徒弟至一市，今名炭婦市也。日晚，化炭為衆美女試之。惟時周等十人無染，盡皆昇天；餘衆皆動心迷戀，沉於慾海。天明視之，乃炭也。各知失道，慚愧而散。陰君

曰：莫辭得失，一志而修，還丹可冀矣。安期生云：千日養不足，一旦害有餘。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若向此玄玄裏得。

許旌陽云：夫真常之道者，忠孝為百行之源，方便為萬善之本。水丘子云：不變不妄，謂之真常。《玄帝本傳》云：忠全孝盡，保舉昇仙。《淨明經》云：但願我赤子，孝順長在心。居家奉父母，在朝忠於君。不為貪淫行，泄散精與神。福來如流泉，派派自然明。梓潼真君云：日用常行皆是道，不退轉皆是道。白玉蟾云：平常心是道，不用生分別。廣成子云：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處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門，遊無極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

我獨存矣。會麼？丹陽子云：一點靈光晃太虛，丹青妙手莫能模。休將明月閑相比，有缺因緣怎類吾？

得悟道者，○此玄玄外更無玄。

莊子云：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烝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以立乎北極；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漢天師得之，三代飛昇，七代尸解；許旌陽得之，拔宅凌空；魏元君得之，位登紫虛；葛仙翁得之，昇仙，其妻尸解，女亦尸解；劉洞天師得之，昇仙，其妻尸解，女亦尸解。此略舉其一二。至於列仙得悟大道者，莫知其終。

常清靜矣。○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尹真人云：但使心長御炁，炁與神合，中既有主，形乃長存。若日月之週迴，同天河之輪轉，壽命無窮無極

也，乃證虛無道，得聖智圓通，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遙雲際，昇入金門，形神同妙，與道合真。《中黃經》云：十方彩女執旌麾，百靈列駕玉童隨。前有龍幡後有旗，羽服飄飄上太微。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

說經既畢，末後一句玄妙，怎生道麼？呂洞賓云：道妙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三千行滿，獨步雲歸。白玉蟾云：為君說此末後句，末後一句親分付。普為天下學仙者，曉然指出蓬萊路。道本虛無，無中運有。故云妙有，亦曰真空。混茫莫測，奚以經為？然非經則不能明道也。故元始開圖，敷落五篇，真文誕敷，發揚秘密，允為梯筏，溥接衆生。惟《常清靜》一經，實為要妙，還丹大道，至理昭然。夫所謂清靜者，一塵不染，故謂之清，萬緣俱息，故謂之靜。人能常清靜，自然與道玄同，直超彼岸。噫，

世人著種種相，苦惱無邊，雖欲超脫，耽玩此經，徒能誦言，而終莫能悟明其義也。一生狐惑，了無是處。

大叙嘗獲紫清白真人《分章證誤》，司馬子微《解註》之本，言言造微，句句明理，實乃修真之指歸。切懼斯文之漫滅，輒繡梓以廣其傳。若遇有眼睛漢，便能徹視玄機，打翻關棧，何異披雲睹曦日、覲面見老聃？既到此際，則又清濁兩忘，動靜惟一，行住坐卧皆清靜也。白雲流水，青山明月，掀髯而長嘯者，無不清靜也。活潑潑地，如盤走珠，豈徒滯於枯木死灰耶？由是為清靜之說。句曲山人王大叙謹識。

《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一陰陽也；陰陽，一天地也。《易》乾為天玄，坤為地牝。類此天地之玄牝，人一身一乾坤，命腎左右分陰陽，此人之玄牝。命腎之間其門歟？其天地之根歟？《清靜經》原動靜即是理也。白玉蟾釋經，為作圖像于前，顯

明是義。蓋會此經於方寸，非徒口耳之學也。嘗謂儒者性命之說、釋氏胎息之說、老氏玄牝之說，名雖殊而理實一。第慨夫世之人假儒者之名，心圖進取，託佛老之言，而愚人心福田利益，豈立教之初意哉？觀白玉蟾傳此經若圖，當顏厚汗下，非獨師老氏者。王大叙、史大聞得是經，繡之梓，其志可尚。遂為之書。皇慶初元上已後。金壇四清翁蔣華子敬書。

（丁培仁點校）

008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經名：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元代道士王玠（字道淵）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序

竊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化之不測之謂神。夫太上老君之神聖，居混沌之始，爲萬炁之宗，變化不可測也。於傳考之，初三皇時爲萬法天師，中三皇時爲盤古先生，後天皇之世爲鬱華子，神農時號大成子。至軒轅時爲崆峒山人，號廣成子，授道與軒轅氏。少皞時化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

子，商湯時號錫則子。雖累世化身而未誕生之跡。至商王陽甲時分身化炁，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至武丁時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母攀李樹，從左脇降生，鬚髮皓然，其顏如童，遂以李爲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號曰老子。至周文王時爲守藏史，武王時遷柱下史。見素抱朴，少思寡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隱道不彰，謙德不顯；內則固真養命，外則遠害全身；博古知今，無理不澈。東訓尼父，故有如龍之歎；西化金仙，大地作獅子吼。述《道德》五千言，授之尹喜。歷代變現，以道弘化。爲見世人貪迷不悟，自失元真，故說《清靜經》一卷，爲諸經之首。其言簡而道奧，垂示生死之因，開化玄風，誘人向道，領悟三生之理、不死萬劫之真。余嘗參究其經，未得其趣。近因師點開心，易得造化真常之宗，始識羲皇畫卦之妙，方知孔聖贊《易》之音，究其金仙般若之道，若合符節。夫太上之聖，超生死而獨立，亘今古而無

雙，是以百王取則，累聖攸傳。人或以爲虛無異端之教者，便是非聖人者無法。道本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得之者，愚可以智，濁可以清；修之者，石可以金，凡可以聖，出乎三界之外，永爲上仙，豈不玄哉。余以管窺之見，將是經逐節引先聖先賢之語，解註于下，而又纂圖貫通經註，曲暢旁通，一覽澈見，言辭雖鄙，無非直解其義。未敢爲是，其與我同志者鑒諸。混然子王玠道淵叙。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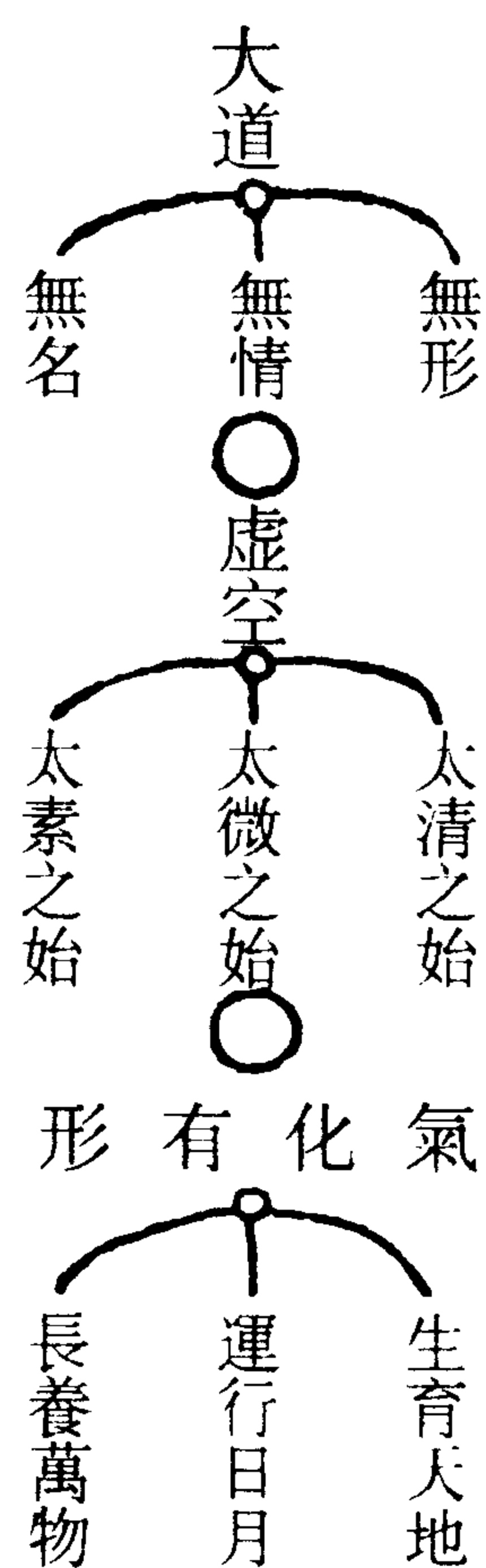
混然子王玠道淵纂圖解註

太者，無大可謂之太也。上者，無極可極謂之上也。老者，道尊德貴亘古今也。君者，主也，一靈為萬物之主宰也。說者，開化也。常者，真常之道，不變不易也。清者，至虛無體也。靜者，至潔無雜也。妙者，玄之又玄也。經者，天道之常、人之有心也，又言人人共行之徑路也。太上見世人生居劫濁之中，貪著物欲，昧了本初之性，憂道之失也，不得已，故說《清靜經》開化世人，誘引知其本末。言人初生是為赤子，赤子之心未嘗有不善，只因年漸長成，眼中見色，耳中聞聲，鼻中嗅香，舌中知味，貪愛不息，習染漸深，是以情牽欲蔽，與道相違。人若能清其心，靜其性，明其善，復其初，一念不生，諸塵不染，自然清靜，與道合真矣。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道生，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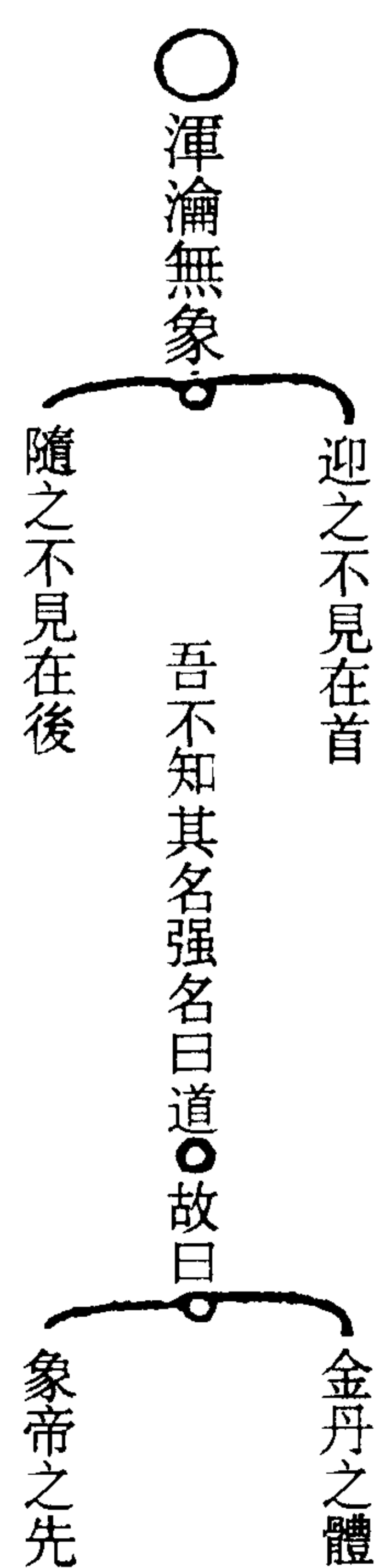
大道者，至虛無體，本無形、無情、無名也。當浩劫之始，已有梵清景三氣，太清、太微、太素，隱而無象，溟溟淅淅，遼廓無光，一混沌而已。渾是陰氣，裏外虛中，有箇乾健不息之理，蟠旋而極，是有一陽初動于中，便生奇耦，分陰分陽，生育天地。清氣上而為天，濁氣下而為地。天地既判，萬物居其中。陰氣出地，而復上昇於天，陽炁從天，而復下降於地，陰陽往來，循環不已。是以日月運行，五炁順布，四時行焉，故能長養萬物。大則天地，小則微塵，無一物不是道之化育。善參究者，反身求之，我身即天地。道雖生我無名，我故名之道也。《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而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已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

大是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言道者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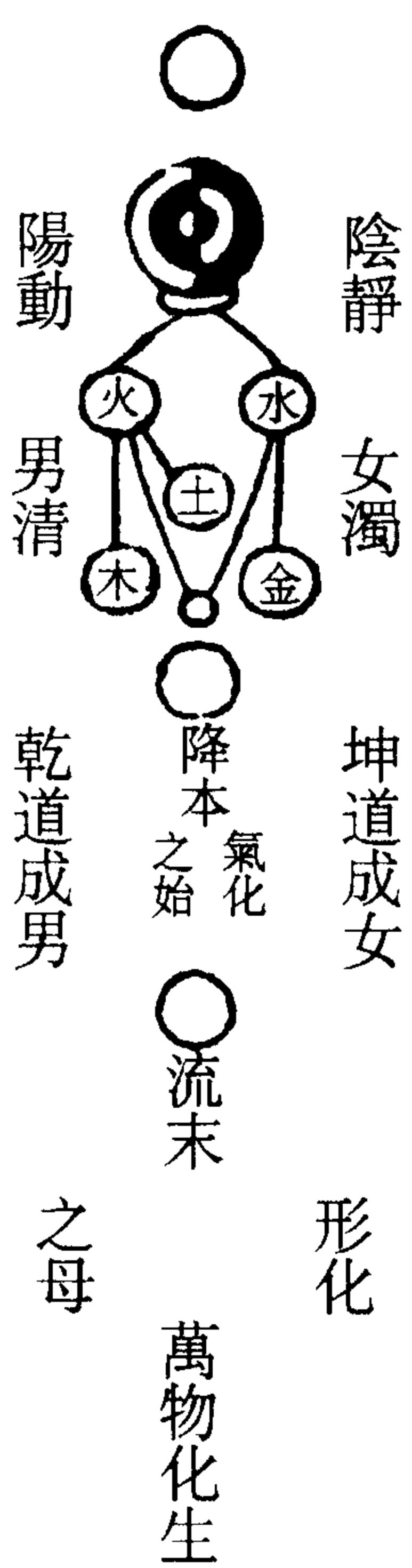
太上言道大沖虛，本無名喚，因不虛立，假形而用。且夫人身之生也渾淪，是箇太極，則天地萬物之道總在我身。心之虛靈，道自歸之。靜為性，動為情。性主乎內，為體；情運乎外，為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乃曰道。道之為言，精氣化形，神虛今妙，豈可以知其名也？若不言道，何以呼之？是不以已，強名稱之曰道也。《道德經》云：道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以易存無體，神化無方，此之謂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氣化，生形。

夫道之為物，虛而無象，因氣化而有道之名。道生于一，一生于二，二氣感合而生萬物，理自然也。道居天地之先，包含覆載，寂靜無名，乃曰無極之真也。無極之中道因虛極而已，陽發而遂通，無極而太極，是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清而為天，主於動；陰炁濁而為地，主於靜。天覆於地，地載於天，天動地靜，二氣互交。陽氣先者為陽道，陰炁先者為陰道。《易繫》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體天故清，故動，女體地故濁，故靜。男女相感，陰陽翕暢，泄其真精，降本流末，而生萬物。萬物之生，同此之理，炁質化行，各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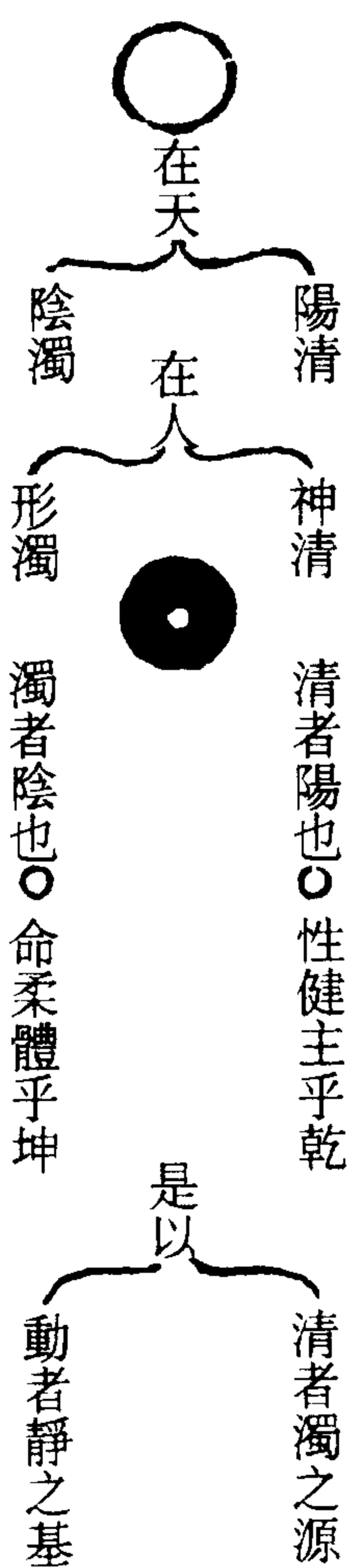
類，生生化化，則道無不一焉。孔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以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佛、成仙。周子作《太極圖》，深得其旨矣。是故斯經尊妙，只此數語，已了一本《周易》。以丹道言之，天地喻爐鼎，男女喻坎離，以乾剛運陽火不息，乃曰天清、男動；以坤柔退陰符而混藏，乃曰地濁、女靜。因陰陽有動靜之機，故用抽坎填離，返本還源而復道，是降其本而流其末，生養吾身之萬物也。有何疑哉？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返本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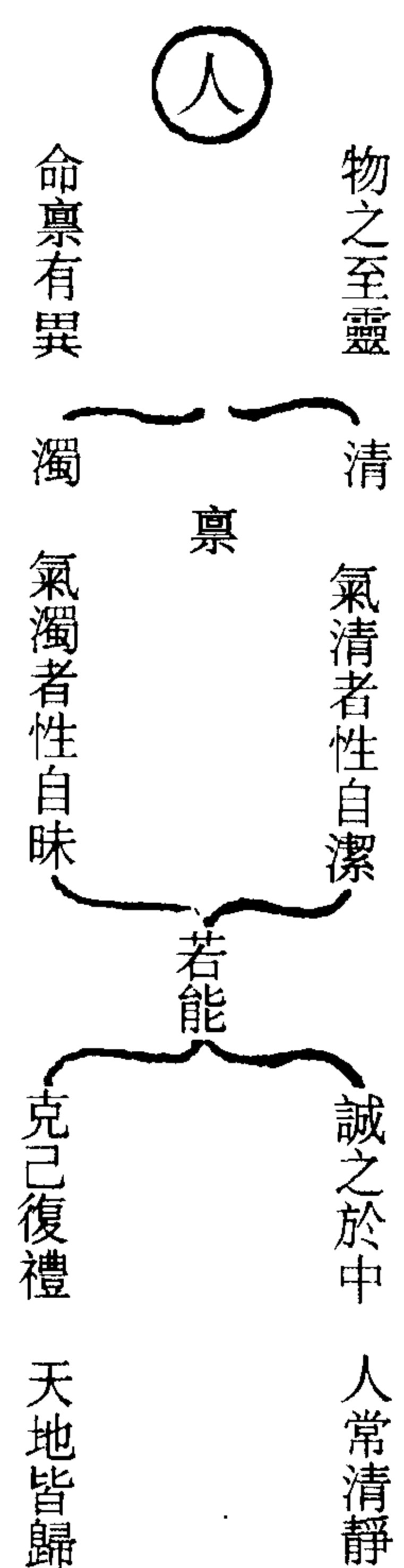
清者，元陽祖氣也；濁者，幻形陰氣也。動者，陽之靈也；靜者，心之地也。言人之生也，四大一身皆屬陰，唯有此一點元陽祖氣在人身天地之正中，乃曰命蒂。有蒂則有根，根深

而蒂自固，精乃為根，氣乃為蒂，神為根蒂之主靈。達斯理者，可以全真，自然精全而能化氣，氣全而能化神，神全而能化虛，虛空獨立而無死生。當作丹之用，以性內運，以情外移，乃曰清者濁之源。以戊己二土攝回十方之氣而臻靈，乃曰動者靜之基。此妙存乎口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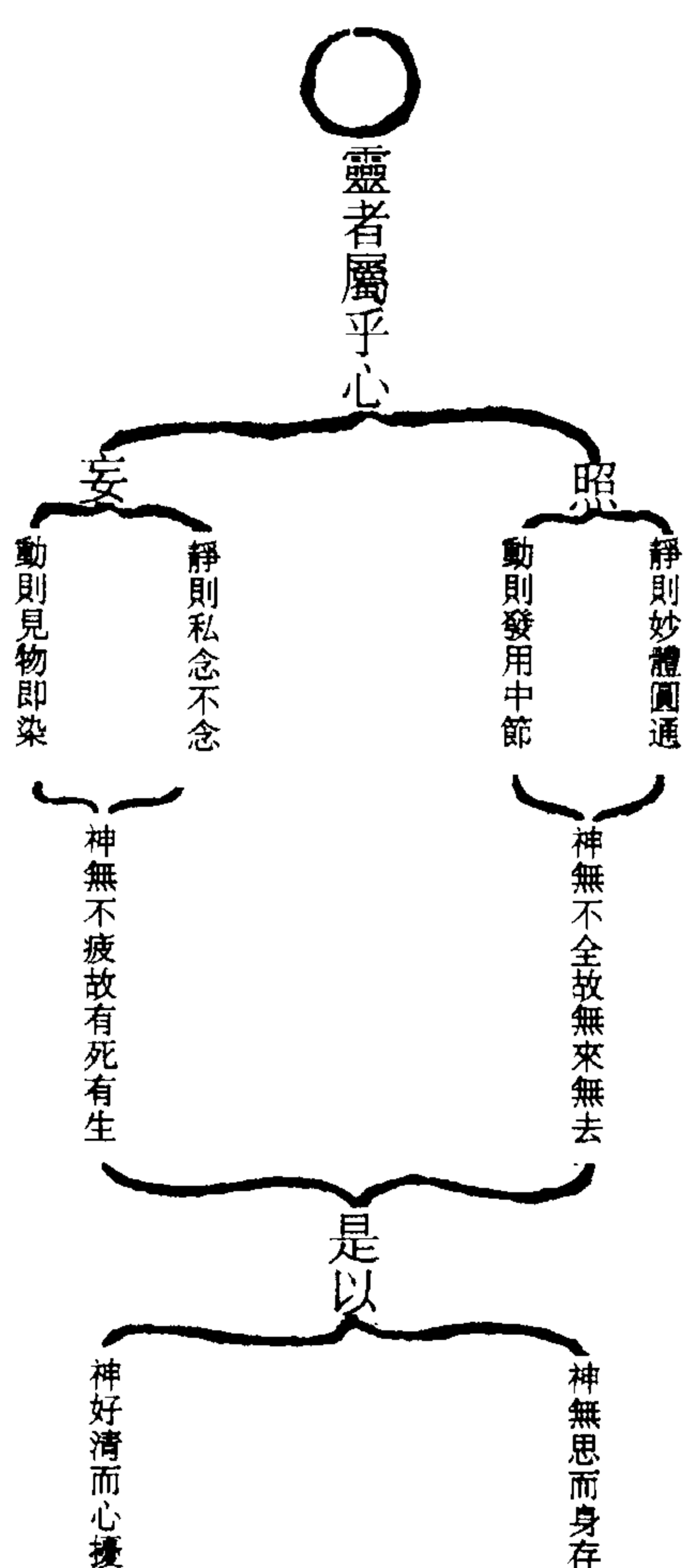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心要在腔子裏。

常者，平常也。清者，萬緣頓息也。靜者，一念不生也。言人能於每日平常二六時中行住坐卧，收其放心，存其良心，內不出，外不入，一心空澈，唯道為身，自然慾念不生，神自清而氣自靜，性自住而命自停，則天地之道總歸於我身矣。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語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堯授道與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也。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動念即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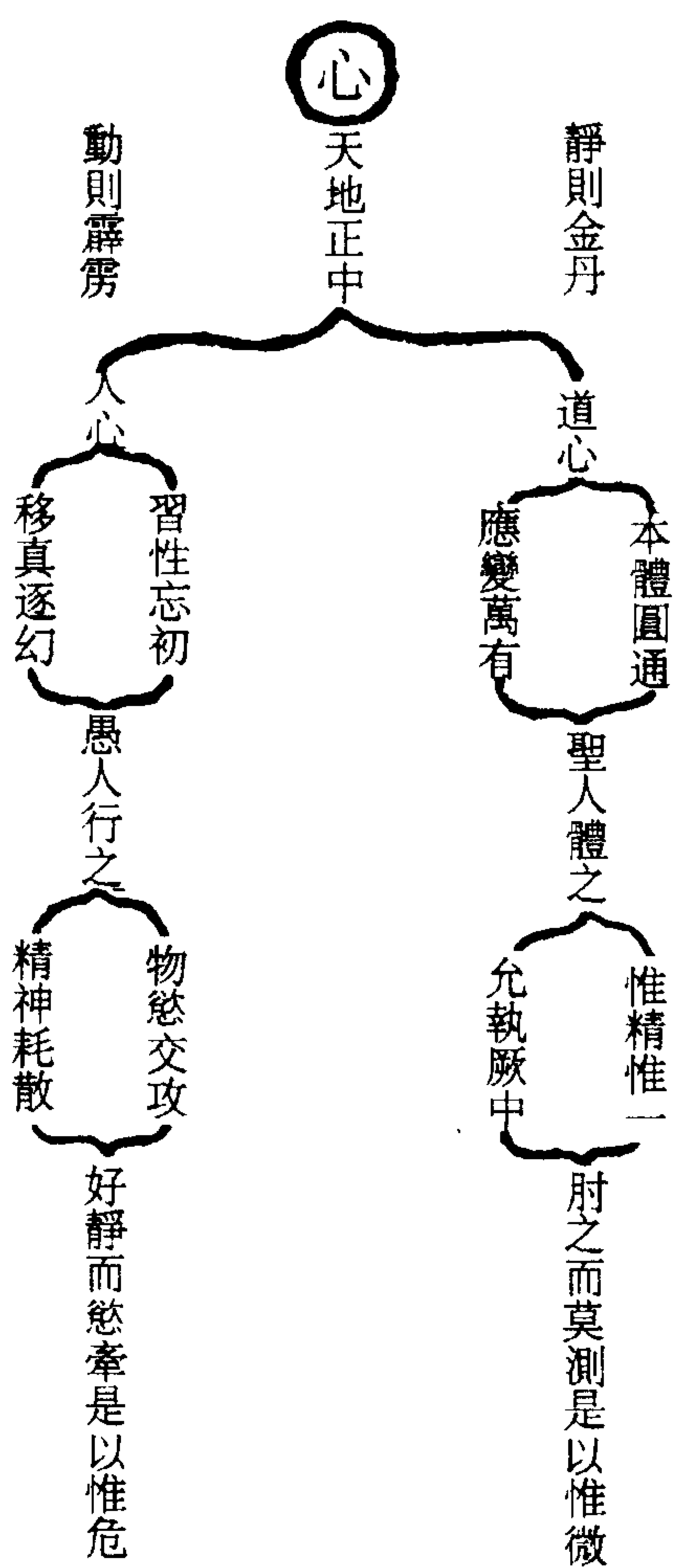
神者，人身中之元神也。神為萬物至靈，虛含洞妙。自曠劫至今不曾添些，不曾減些，本無其清，亦無其濁，是自然之妙也。白紫清真人曰：此神非是思慮神，乃與元始相比肩。大則包地包天，小則藏諸一粟，朗朗澈澈，豈可以有清也。若以神思神，便非神也。何況神去好清，却不知被清字縛住，則心地愈生雜念，擾之不寧也。《道德經》云，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也。



人心好靜而欲牽之。法出好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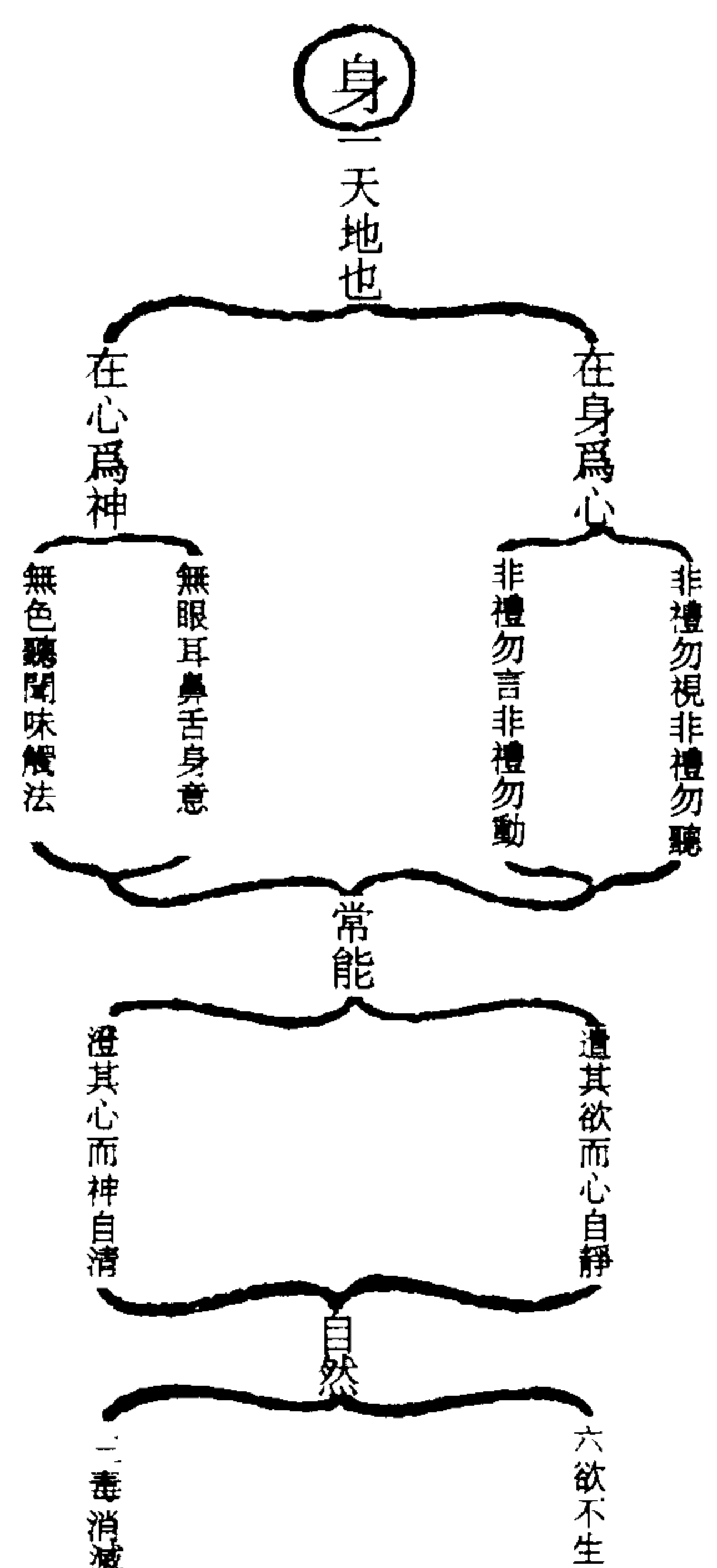
心即神也，神即心也。欲者，私念也。牽者，引去也。言人之良心本

來空寂之妙，不動不靜，非思非言。一法不立，萬法昭然，有何靜可好？達磨曰：不思善，不思惡，只恁么地。孔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以聖人得心法相傳，故能安心如是，渾然天理，無有罣礙也。人雖有賢哲之資，不得真師口訣，則心無棲泊之地。存之則有，不存則無，只是把捉其心，私意揣度。聖人之道亦以其心好靜，被靜縛住，却不知衆欲已牽引良心出於萬里之遠矣。豈聖人三返回靈，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哉。於此宜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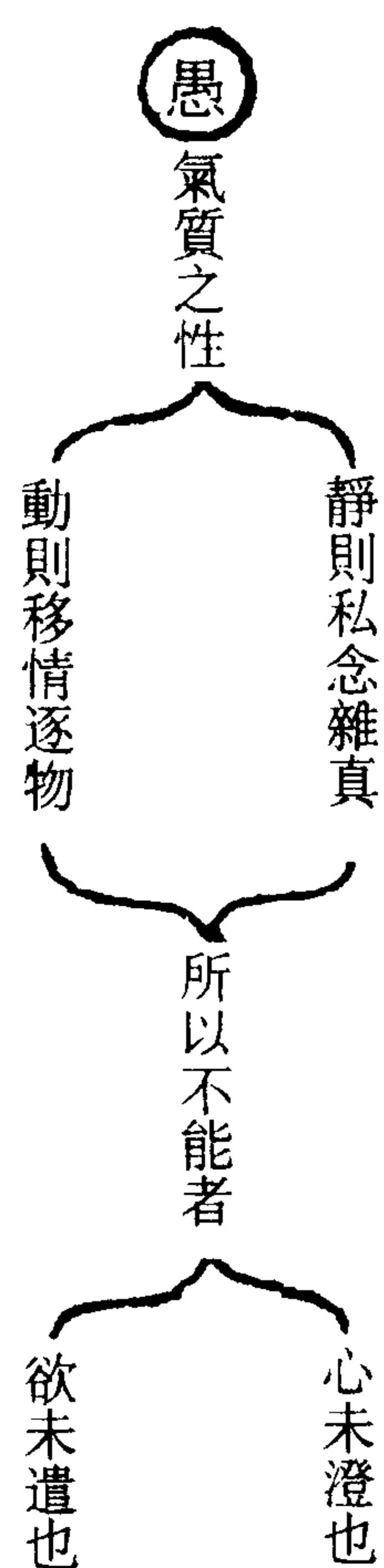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克己復禮。六欲者，眼、耳、鼻、舌、身、意也。三

毒者，貪嗔癡也。人身之中有三尸之神，其名曰彭琚、彭躋、彭蹻，是為三魂。人有念頭不正者，魂神即令人馳聘錯亂，貪著邪淫，入於鬼道，喪本迷真。《度人經》所云，鬼道易邪是也。世人若能解悟四大一身，是地、水、火、風假合而有此幻形，到頭終有敗壞，睹其萬物之有形者，無不同此之理，我則從今不貴其物，唯究一心。心為一身之寶。心是地，性是君，君來心地上居住，主宰萬機，常存淵默之真。此靈不隨世變，一切物欲盡能遣之，自然心自靜而神自清，六欲不生而三毒自消滅矣。《道德經》云，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是也。



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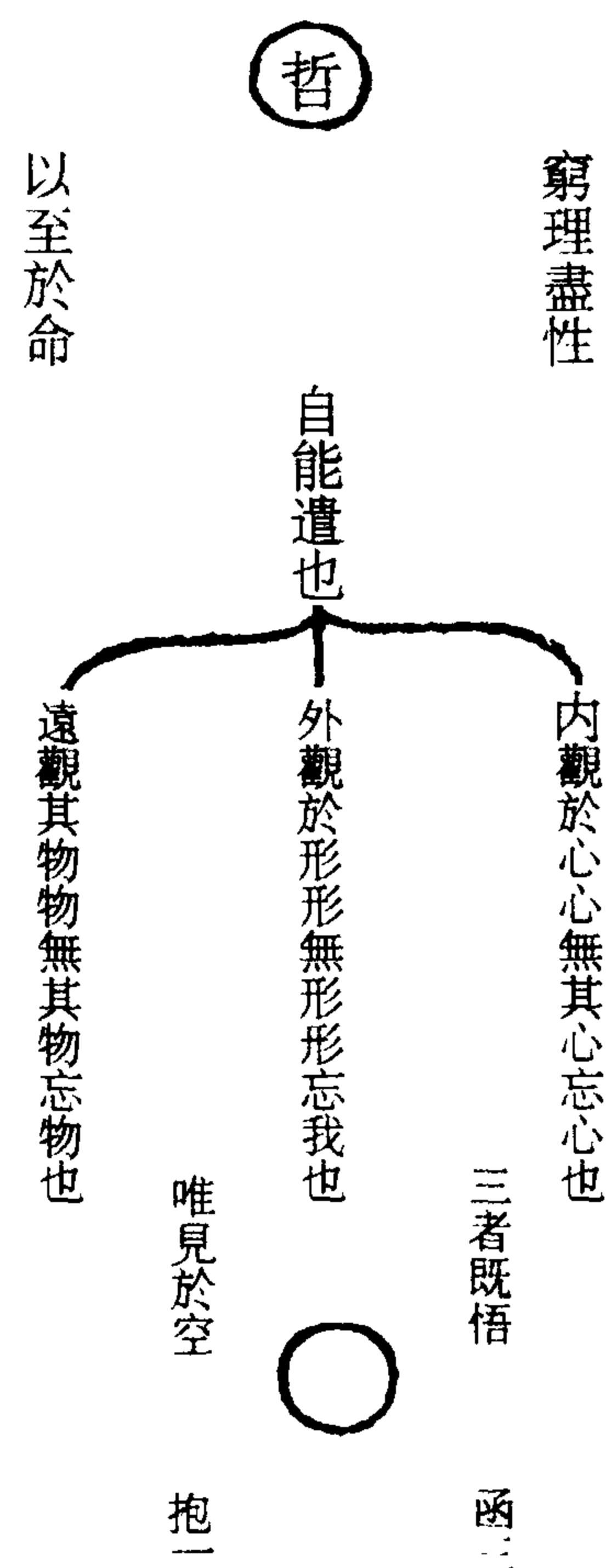
人生天地之間，風土不同，則命稟各有殊異。性非不靈也，蓋因受氣之濁性，天常如黑雲之蔽，所以眼見、耳聽、鼻聞、舌味，對境觸物，隨窮所漏，放其心而不知返也。元神昏散，故不能復其本真，而自墮冥劫者，乃為心不能澄也，欲不能遣也。



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虛靈不昧。

此一節言學人能直下悟見，絕欲清源，立志如山之不動，雖傍柳隨花倚染於我，內則觀於心，心亦忘也；外則觀於形，形亦忘也；遠則觀於物，物亦忘也。既悟三者都忘，唯見吾身中是一箇太虛，清清明朗，廣大無邊，不知天地為我，亦不知我為天地。行功至此地位，方見其空之妙。是謂案非可象，物非可物。《道德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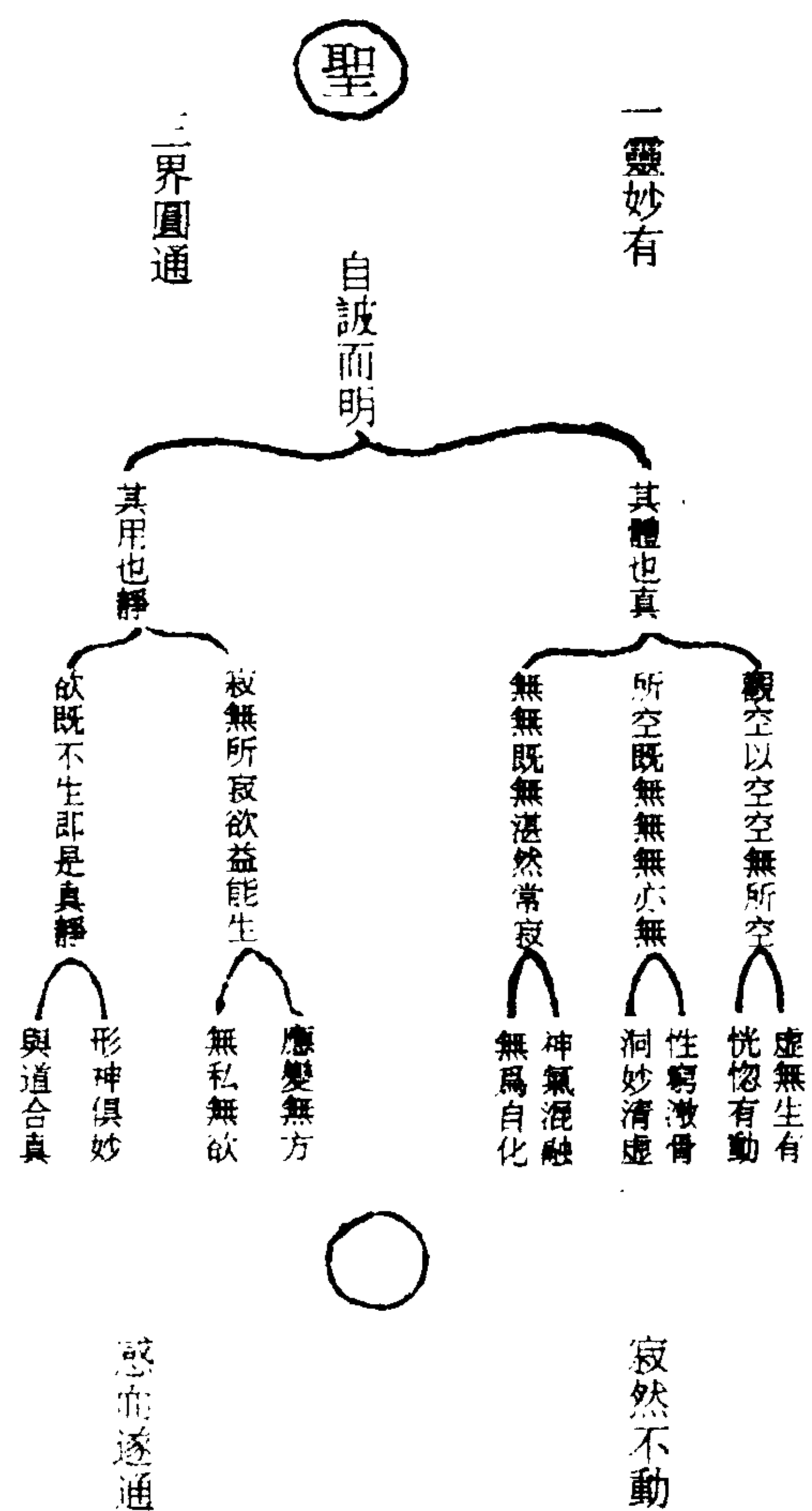
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易·艮卦》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也。



觀空以空，空無所空；虛無生有。所空既無，無無亦無；大道無形。無無既無，湛然常寂；神氣合一。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易相無體。欲既不生，即是真靜。與道合真。

此一節乃承上云，三者既悟，唯見於空，恐人著在頑空上存意，故於此發明觀空以空，空無所空，乃謂要人活潑潑地，當性天無欲之時，吾以觀其妙；有欲之時，吾以觀其微。《道德經》所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也。所空既無，無無亦無者，此言既得復道還空，空清氣朗，廣大虛含無際，實無象之可觀也。無無既無，湛然常寂者，此言既得一切忘盡，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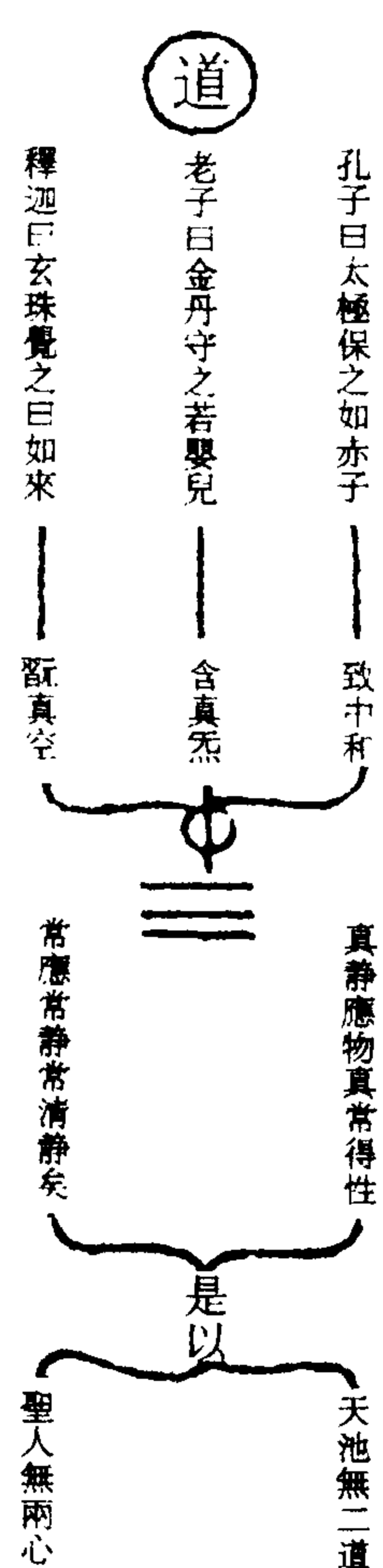
吾身自然真一常存也。寂無所寂，欲豈能生者，此言性非死寂，我但隨機應變，無住於相，如是降伏其心，欲豈能生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者，此言勤行符火之道，已得梵氣臻靈，結成金胎聖賢，陰濁消滅而真道純陽，打成一片，客塵自不相干，智慧發現，性剛潔如山之巍然，真靜不搖也。到此田地，方是超凡入聖，與天齊年，豈虛語哉。



真靜應物，應物無染。真常得性。一念不生。常應常靜，萬緣頓息。常清靜矣。智慧圓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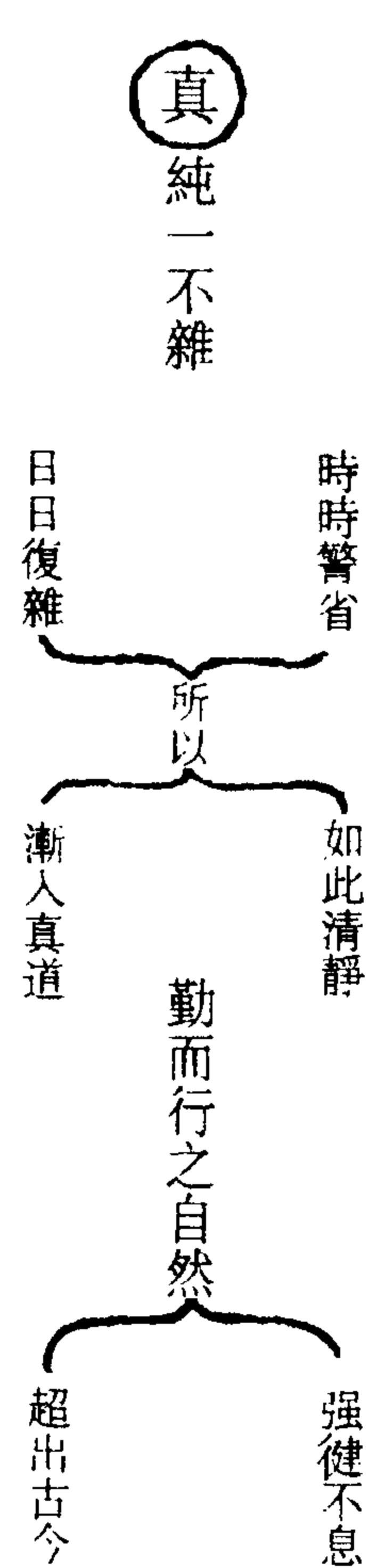
此一節承上云，欲既不生，即是真靜，故次之以真靜應物，真常得性。所謂聖智圓滿，性自真靜。凡物之來，隨物轉應，如盤走珠，圓陀陀地，

轉漉漉地，則此心坦蕩無礙，自然應物無染而得性矣。《道德經》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金剛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尹喜真人曰：凡物之來，吾皆應之以情，而不對之以心。孔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以此言之，豈不是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道者以誠而入。

此以下為化衆生向道，或有愚可以智，濁可以清，豁然頓悟種性者，故告戒如此清其心、靜其性，不與萬緣作對，只恁麼修去，革其舊染之污，而日新其德，自然漸入真道矣。



既入真道，名為得道。我即元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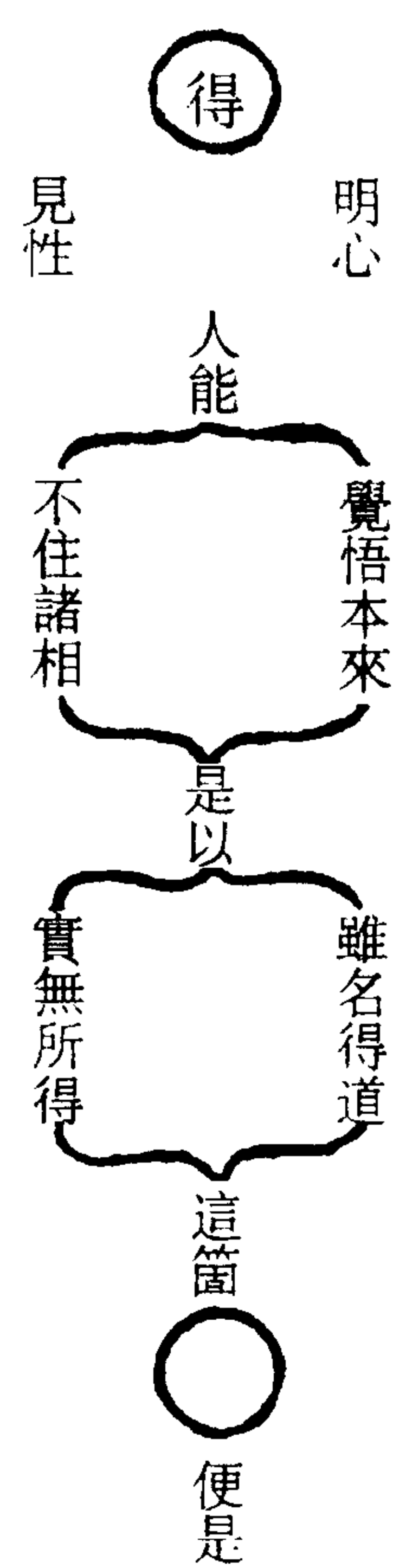
此承上云漸入真道，乃謂學者已得覺性之理，於未得師授口傳其秘，於此故啓喻既入真道，名為得道者，此言真道非是聰明廣記，口須三昧講說之道，實乃是身中三真三全之妙，必拜真師，耳畔一語，直下安心，方入真道。養性不失其中，修命而運橐籥，不失其節，自然性命混融，金液流注，是故名為得道也。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本來空寂。

此承上云名為得道，恐學人明理未澈，著在得字求想，則道反背矣，故次之以雖名為得道，實無所得，直欲學人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夫道之為物，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方無隅，實無名喚。人身四維上下纔著一處存思，便不是也。又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別求。不可思，不可議，亦非動，亦非靜。一體萬殊，萬殊一

體。頭頭物物，總皆現前到這裏，轉得一語，則鐵壁銀山，驀直透過，方是得道。得之無得，不被相惑，但吾一靈真性覺照，常居象帝之先，朗朗分明處，乃曰真得。正丹家所謂不見中親見，見中不見；不聞中親聞，聞中不聞。透得這箇破，參學事畢，何得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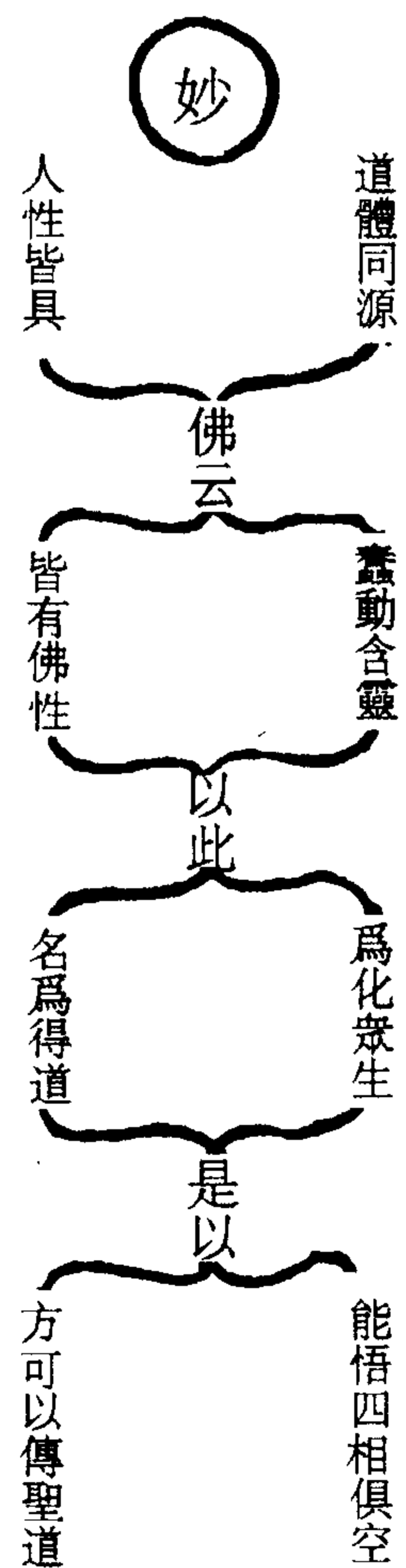
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一以貫之。

化者，開發也。衆生者，貪著之人也。此結前云如此清靜，漸入真道。太上以謂天下人物之多，聖凡混雜，是種性難見，其中豈無有根器者，故以道曲折引喻，開化其理，或有利器之人聞吾此說，直下悟見，即得頓脫根塵，唯道為身，向我道中參究不怠，勤而行之，乃曰為化衆生，名為得道。得之為言，本無所得，但為他人說此得字，誘衆人必是將心想道

而不忘也。《道德經》曰：善人不善

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是以人本具，無不與我同性，只因貪著其事，乃名曰衆生。若能真箇領悟之者，皆可以傳於聖道也。如六祖盧慧能本廣東獐狍，一聞客人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次後竟至馮母山拜見五祖，問其由，答言如湧泉。故見其根器大利。恐人謀害，叱令舂碓，人不為意。後五祖故令大衆作偈，能明心見性，見即付之衣鉢。衆皆讓首座神秀作偈，神秀述偈四句，未盡其善。惠能一聞，即次其韵曰：菩提無有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暗點頭，約其夜半付中堂，以袈裟圍繞其身，將《金剛經》誦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於此印傳心法，授與衣鉢，而復送之過江，遂為一代祖師。此所以人不可以形觀，當以志看。如馬丹陽度任屠，始則為凶人，一旦醒悟，即為善人。以此論之，豈不是能悟之者，可

傳聖道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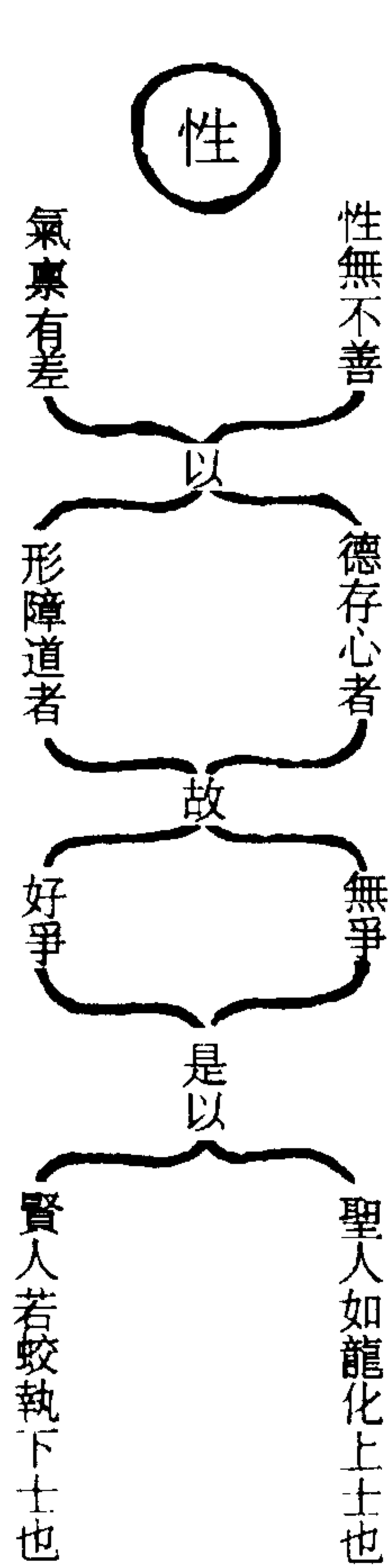
太上老君曰：

此名太上者，乃真人稱述之辭。前之所言道也，於此以下又起箇名喚，所言者德也。《道德經》所謂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故有上士、下士之不同也。學者宜具隻眼看。

上士無爭，下士好爭；各見不同。

上士者，聖人大德之謂也。下士者，賢人執著之謂也。聖人之心，渾同天理，無分賢愚皆包之，和光混俗，與衆同塵，謙躬處於卑下，銚銳埋鋒，不露圭角。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行不言之教，處無為之事，與人無辯無爭，乃曰上士也。賢人之心有所執著，以謂人之學皆不如己之學，自是自彰，自矜自伐。論其古之賢哲，則謂其曰長，某曰短；論其今之人，孰曰是，孰曰非。成仙成佛之聖，猶非其虛無寂滅異端之學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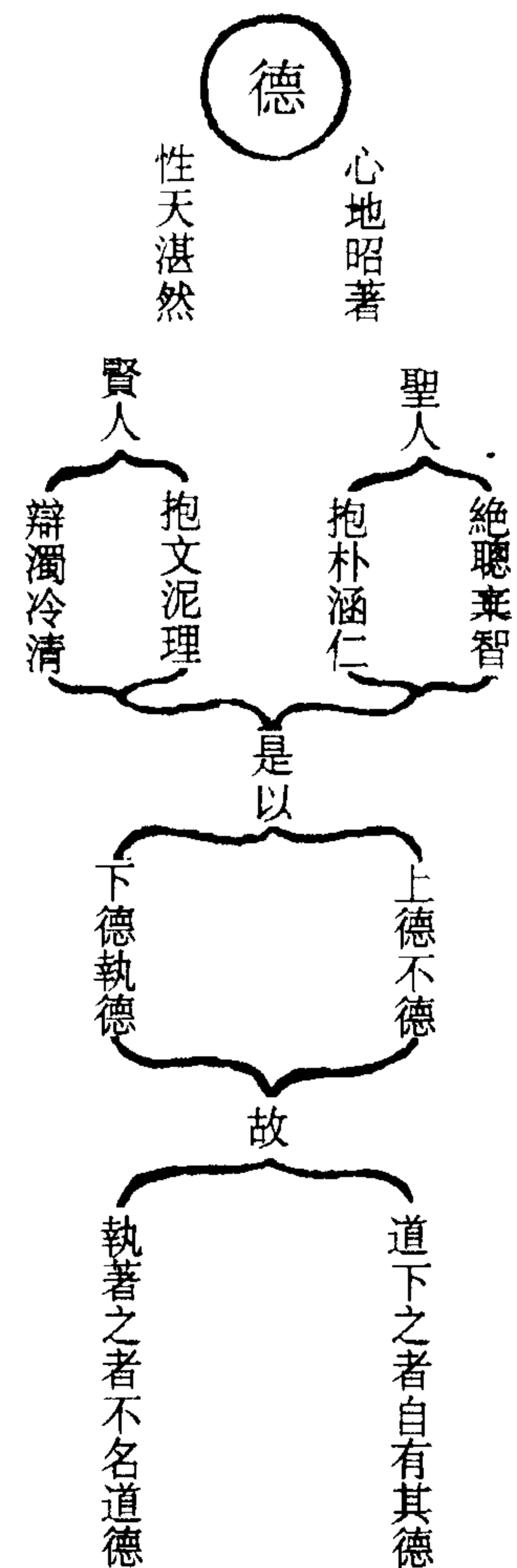
是好爭，乃曰下士也。尹喜曰：聖人龍之，賢人蛟之，龍能化蛟，蛟終不能化龍，此之謂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謙德者全，執德者偏。

上德者，無為之道也。下德者，有為之道也。執者，執著不通之謂。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開物成務之理也。此言上德之聖人未嘗顯己之有德，藏身潛迹，抱朴含光，專氣致柔，如嬰兒也。下德之賢人執著其事，唯於世情是非，得失之場理論，揚於己德，以被聰明所蔽，故分其彼此貴賤、高低，如是執著，故不明其有道德也。《道德經》不云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故太上所謂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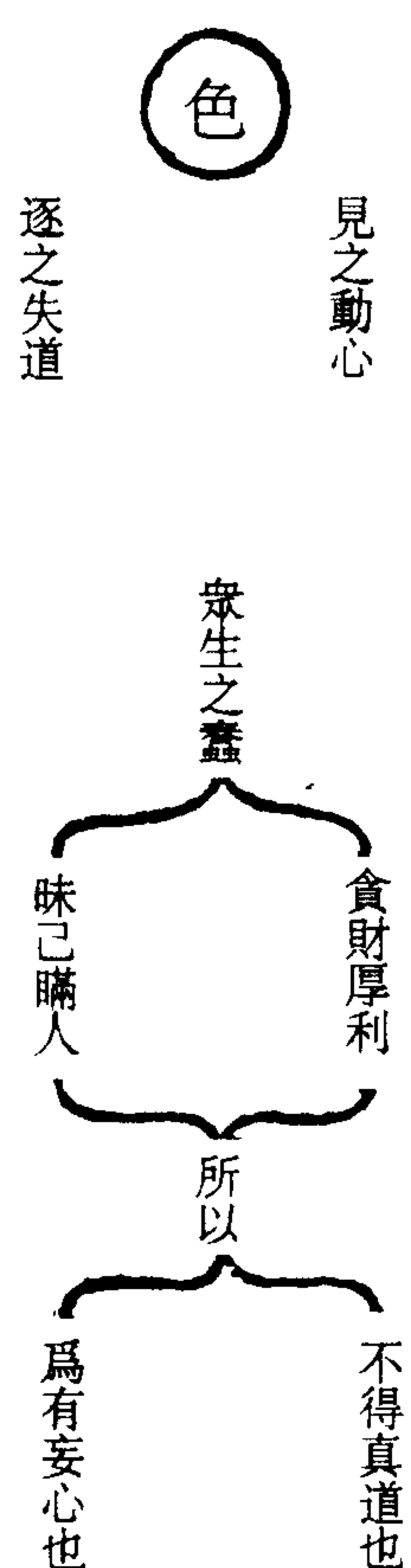
曰：聖吾不能，我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終不曾言自己之有德。以此言之，豈不是上德不德也。下德執德之人，著形所見，其於政事、文章、詩詞、方術有能其一者，便自高大、誇逞其能，執著一偏之見，豈可以明道德也。以堯舜之聖，善與人同，以大禹之明，聞一善言即拜，何嘗執著？學人宜於此詳味。



太上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何以故？爲有妄心。求生之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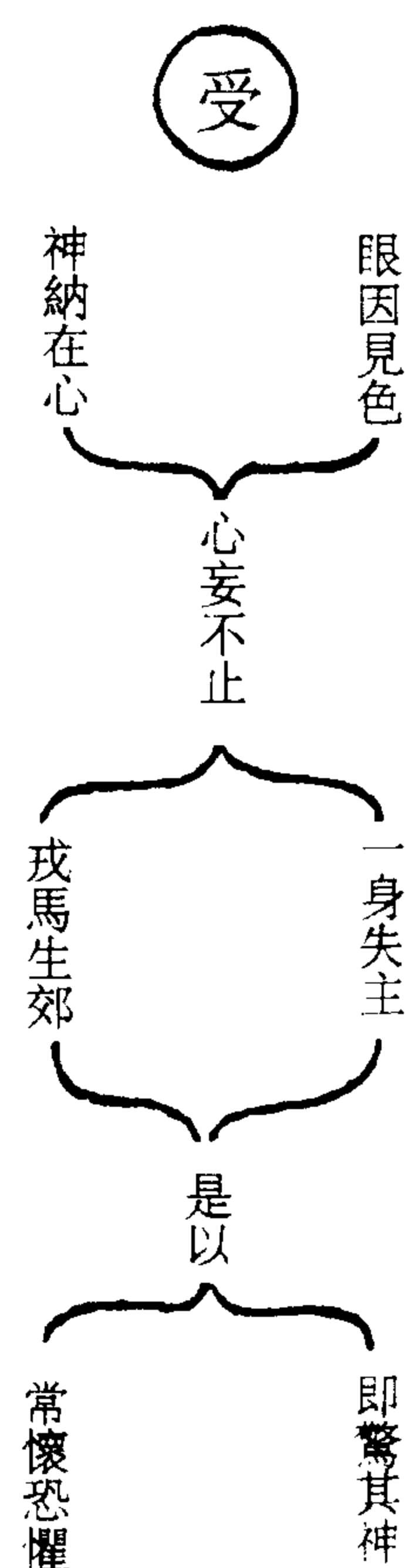
此一節又題太上之名者，乃真人稱述，警戒世人，於此著眼看衆生所爲之事。所謂衆生者，乃愚昧貪著之人，形須人身，心實乃是獸，性海黑暗，逐浪貪生，全無一分德行。上不畏君王之法，下不惜父母之身，盜竊

奸欺，靡所不至。所以不得真道者，爲其有妄想之心，私慾交蔽，則道愈失之矣。《道德經》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如是之徒，至死不悔，其心猶念未足，輾轉作下輪迴種子，皆由一箇妄心迷失真道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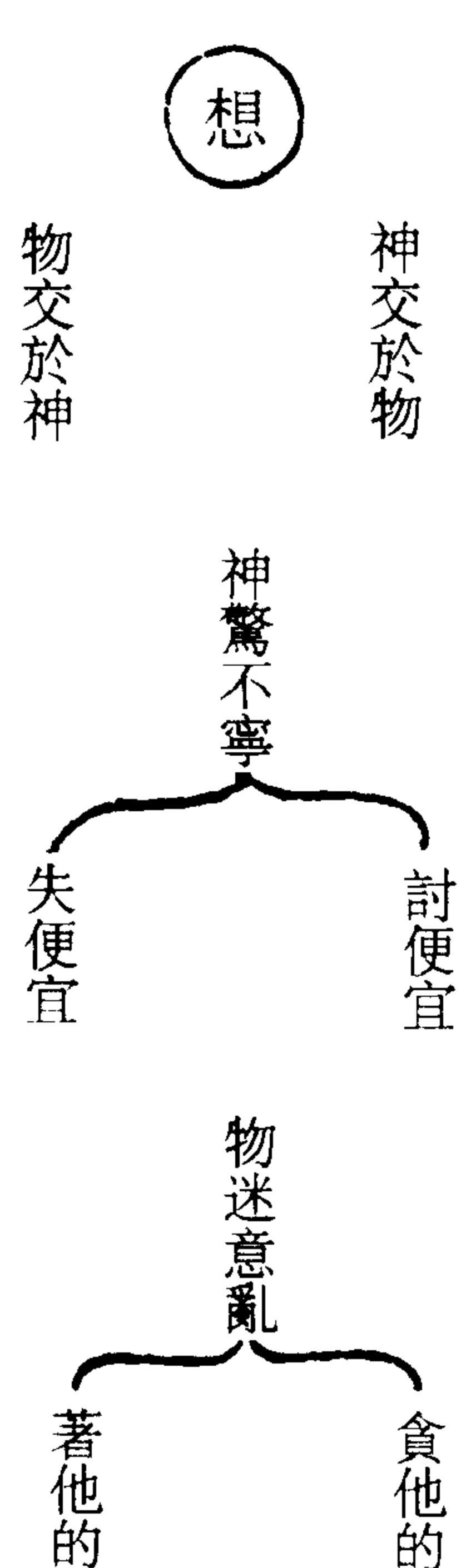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被他欺下。

此承上云，因眼見於色，神即領受在心；心既領受，遂起妄念，本身元神化為識神；神隨境亂，意逐情迷。《道德》云：所謂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即驚其神也。皆因心君不能為主，被色相眩惑，耗散其真道，則夢寐亦不安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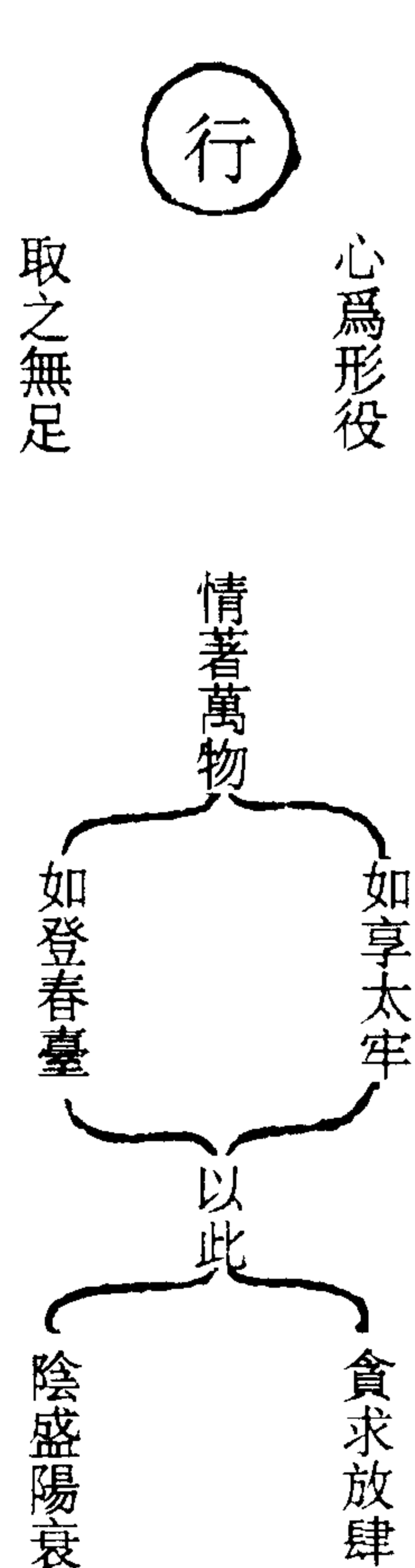
既驚其神，即著萬物；衆欲交攻。

此言神想於物則心地自不安神，故有驚見一物而著愛於物，被物牽引放縱，不知其鄉，是以著萬物而不知其厭足也，舍身履險亦不知危也。



既著萬物，即生貪求；認賊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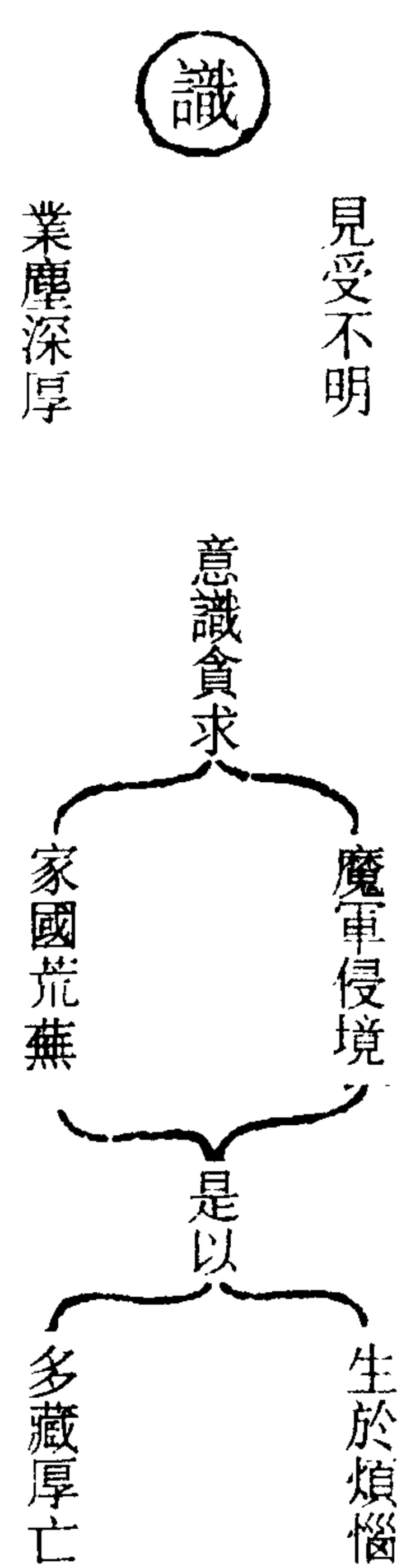
此言神著萬物，蔽隔真性，隨陰魄之營。營則流情，落於醉生夢死之場，貪求入於愛河欲海之地，無休無息，萬緒千頭，則終身不救也。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自詞枷帶。

此謂貪求乃入邪道之源矣。今日貪求，明日貪求，見之者即貪，聞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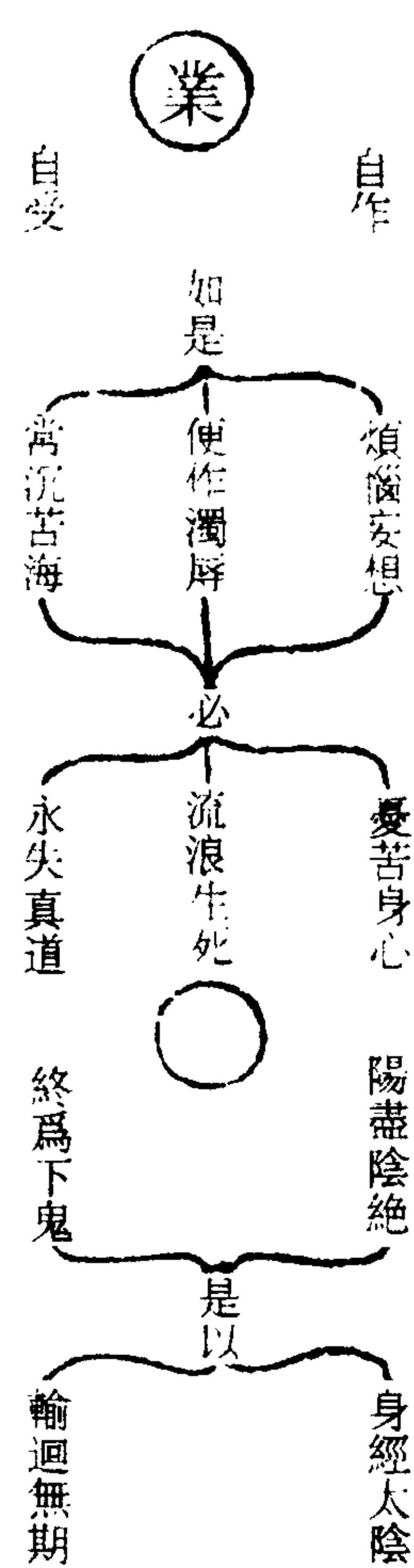
即求。每日種種所得，而心終不知止，却不知已造下煩惱根業，家雖豐足而生賊盜，百計千謀，心放不下。古人所謂財多累身，所以被他縛住，添箇煩惱，而禍起隕身，因自取之也。



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著形害了。

此一節總結上云，衆生為有妄心，不得真道之故，舍死貪生，作下煩惱種子。衆生之為心，唯求利以厚其生，只圖目前家道豐富，沉滯色聲香味之場，迷惑有無愛欲之趣，是自取於煩惱妄想，憂苦身心。平日所為，不忠不孝，欺天瞞人之罪，鬼神暗錄其尤。一旦天災罪己，禍害刑身，或陽報其惡，或陰罰其愆，是以遭於濁辱，流浪生死，一靈不知，所自化生，異類之中，百千萬劫，難獲人身，常沉苦海，永失真道也。世人若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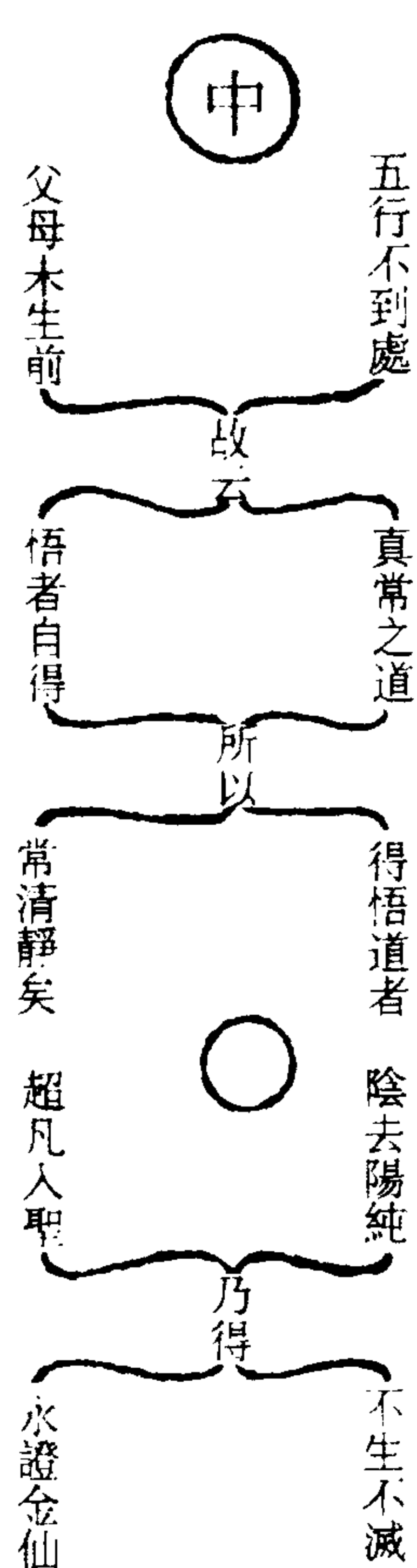
頭鑒此為戒，早參至道之宗，免墮輪迴之苦，聖人豈欺我哉？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與太虛同體。

真常者，不生不滅也。無始劫來只恁麼也。悟者，覺悟此理也。自得者，親聞見也。清靜者，湛然無染也。此言人能覺悟自性，本來圓成，不假修合。始因氣化，結形真靈，入殼被形，所罩靈性，於此隨氣質發現。故聖賢愚之不同，雖大智不能無下愚之心，然下愚不能無上智之性。此所以要悟要修。悟者，性也；修者，命也。性命雙修，方是自得真常之道。既得性命混一，道大沖虛，吾心自然清靜，無有往而不知，無有來而不應；內則了證死生，外則能盡人事。此乃總結斯經一篇首尾之妙。前言曰道，後言為德，實發《道德經》五千言之骨髓，直欲世

人明此道德之理，明道者不有德，乃曰上士，執道者不失德，乃曰下士，安心貪求者乃曰衆生。故此經末言真常之道，悟者自得，乃太上好生，慈憫衆生之苦，多方曲喻，令人早早回頭，領悟此道。或有豁然貫通悟見者，即得常清靜矣，豈不玄哉？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真人讚

仙人葛玄曰：吾得此道者，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授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授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授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爲天官；中士悟之，南宮列仙；下士悟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謁金門。

此章乃仙翁葛玄讚太上說經之妙，此經非是文字之經。自曠劫至今，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爲道之徑路也。人身玄關謂之經，行道工夫謂之誦。誦非口誦，乃用乾坤闔闢之機關，運坎離顛倒之妙用。昔仙翁感授道之後誦萬遍者，行此道也。萬遍乃工夫，行運不絕，綿綿若存也。得其一粒黍米之珠，落于黃庭，結爲空氣金胎，如母之育嬰，兒神澆灌，十月胎完，天門迸破，陽神出現，千變萬化，乃曰真人。是此經之功

德，大不可思議，天人所習之文不可輕傳於下士也。傳道傳經，傳之有德忠孝之人。輕傳之者，必遭天譴。張紫陽三度非人，三遭天譴是也。仙聖每每隱秘此經，唯以口口相傳，不記文字，恐天魔之泄慢。因後人不及古人純朴者多，若不以文字開化，則衆生何由而悟，不得已筆錄其經，傳流于世。上士悟之者，勤功修證，昇爲金闕之仙；中士悟之者，久久修證，乃爲南宮之列仙；下士悟之者，亦爲地仙，在世長壽，隱顯莫測，可以遊行三界，昇謁金門也。

左玄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仙翁重讚此者，老婆心功，剖露是經之祕，實金丹大道之宗，學道之士者，乃誘後來學仙之人也。所謂持誦者，信受奉行之也。十天者，流戊就己，戊己二土各五，共成十數，乃曰十天也。玉符者，符火也。金液者，神水也。當其一陽初動之時，便

以神歸炁，炁歸竅，沉下海底，去抱出日頭來。是持誦此經也。流戊土，迫逐金精，上昇南宮，繼此後用己土斂陽退陰符，同歸坤中之位，乃曰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人也。神安隱，鎮氣發火，沖逼出其身玉漿金液流注，乃曰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也。形曰命，神曰性，性合一乃曰道。故言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若以世法言，凡有道之人，自有十天善神長擁護其人，豈虛言哉？《道德經》云：入甲兵不被刀刃，入虎兇不被爪牙，是也。

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灾障不干，衆聖護門，神昇上界，朝拜高尊。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此篇乃祖天師張道陵稱讚之詞。所謂人家者，非人家之家，乃指人身正中之心也。此經者，即寶珠也，寶珠即道也。悟解者，親得見聞之妙，理當鉛見癸生之時，懸寶珠於空中，去地五丈，飛輪旋轉諸天星宿，盡入珠

口，化煉為丹，此真悟解也。既得丹凝成片，浩氣純陽，自然灾障不干，乃得諸天衆聖暗加神護其身。是以一身萬神也，一氣萬氣也。丹成之日，脫胎換鼎，移神上居泥丸玉山上京之上，而有三清所居，則吾身朝謁高尊，直待功成行滿，乃感帝君而錄籍。身常清靜，潔戒精嚴，行此道誦持不退者，自有天頒勅詔，來徵身騰紫雲，而白日飛昇天闕也。如漢祖天師誅妖馘崇，葛仙翁祭鍊鬼魂，許旌陽斬蛟誅蟒，皆得大功行於世，舉家飛昇。學仙之道，誠有之也。

（丁培仁點校）